

新 月

第 三 號

第 一 卷

上 海 新 月 書 店 發 行

民 國 十 七 年 五 月 十 日



新月書店出版

死	水	聞一多著	實價五角五分
再版 翡冷翠的一夜	(詩集)	徐志摩著	甲種六角五分 乙種五角五分
印 志摩的詩	(詩集)	徐志摩著	日內出版
若 逸久嫺新彈詞	(戲劇)	鄧以甄譯	實價一角二分
再版 巴黎的鱗爪	(文集)	徐志摩著	實價六角
自 剖	(文集)	徐志摩著	實價六角
再版 寸草心	(文集)	陳學昭 女士著	實價六角五分
再版 浪漫的與古典的	(批評)	梁實秋著	實價五角五分
文學的紀律	(批評)	梁實秋著	實價五角五分
西 滢閒話	(批評)	西滢著	日內出版

新月月刊第一卷第三號

目錄

- 伊卜生畫像……………江小鷗
- 一個行乞的詩人……………徐志摩
- 伊卜生的藝術……………余上沅
- 「羅斯麥的家庭」之一景……………戈登克雷
- 伊卜生的思想……………張嘉鑄
- 廬山遊記……………胡適
- 德日民族性相肖說……………潘光旦

卞昆岡……………徐志摩
陸小曼

哈代塑像……………優力味齊

見哈代的四十分鐘……………郭有守

詩

哈代八十六歲生日自述……………徐志摩譯

回來……………聞一多

殘春……………徐志摩

雲雀曲（雪梨）……………李惟建譯

塑像……………梅 樂

阿麗思中國遊記……………沈從文

西京通信（幾種並不科學的統計）……………西 滢



新月書店出版之小說

阿麗思中國遊記	再版 少年哥德之創造	再版 瑪麗瑪麗	再版 留西外史	花之寺	小雨點	聖徒	再版 柑
沈從文著	西澄譯	陸志摩 沈性仁合譯	陳春隨著	凌叔華著	陳衡哲著	胡也頻著	沈從文著
下月出版	甲種七角五分 乙種六角	實價六角	實價五角	實價五角五分	實價六角	實價四角五分	實價五角

新月月刊第一卷第三號



作 鶴 小 江

像 畫 生 卜 伊

一個行乞的詩人

徐志摩

1. Collected Poems of William H. Davies
2. Autobiography of A Super Tramp
3. Later Days
4. A Poet's Pilgrimage

(一)

蕭伯納先生在一九〇五年收到從郵局寄來的一本詩集，封面上印著作者的名字，他的住址，和兩先令六的價格。附來作者的一紙短簡，說他如願留那本書，請寄他兩先令六，否則請他退回原書。在那些日子蕭先生那裏常有書坊和未成名的作者寄給他請求批評的書本，所以接到這類東西是不以為奇的。這一次他却發見了一些新鮮，第一那本書分明是作者自己印行的，第二他那住址是倫敦西南隅一所碩果僅存的「佃屋」，第三附來的短簡的筆致是異常的秀逸而且他那辦法也是別致。但更使蕭先生奇怪的是他一着眼就在這集子小詩裏發見了一個真純的詩人，他那思想的清新正如他音調的輕靈。蕭先生決意幫助這位無名的英雄。他做的第一件好事是又向他多買了八本，這在經濟上使那位詩人立時感到稀有的舒暢，第二是

他又替他介紹給當時的幾個批評家。果然在短時期內各種日報和期刊上都注意到了這位流浪的詩人，他的一生的概況也披露了，他的肖影也登出了——他的地位頓時由破舊的佃屋轉移到英國文壇的中心！他的名字是惠廉苦微士，他的火伴叫他惠兒苦微士（Will Davies）。

（三）

苦微士沿門托賣的那本詩集確是他自己出錢印的。他的錢也不是容易來的。十九鎊錢印得二百五十冊書。這筆印書費是做押款借來的。苦微士先生不是沒有產業的人，他的進款是每星期十個先令（合華銀五元），他自從成了殘廢以來就靠此生活。他的計畫是在十先令的收入內規定六先令的生活費，另提兩先令存儲備作印書費，餘多的兩先令是專為周濟他的窮朋友的。他的住宿費是每星期三先令六（在更儉的時候是二先令四，在最儉的時候是不化一個大，因為他在夏季暖的時候就老實借光上帝的地面，在涼爽的樹林裏或是寬大的屋檐下寄托他的詩身！）但從每星期兩先令積成二三十鎊的巨款當然不是易事，所以苦微士先生在最後一次的發狠決意犧牲他整半年的進款積成一個整數，自己蹺了一條木腿，袋了一本約書，不怎樣樂觀却也不絕望的投向蕩蕩的「王道」去。這是他一生最後一次，也是最辛苦的一次流浪，他自己說：——

「再下去是一回奇怪的經驗，無可名稱的一種經驗；因為我居然還能過活，雖則我斷沒有勇氣討飯，又不甘心做小販。有時我急得真想做賊；但是我沒有得到可做的機

會，我依然平安的走着我的路。在我最感疲乏和饑慌的時候——我的實在的狀況益發的黑暗，對於將來的想望益發的光鮮，正如明星的照亮襯出黑夜的深蔭。

我是單身趕路的，雖則別的流氓們好意的約我做他們的旅伴，我願意孤單因為我不許生人的聲音來擾我的清夢。有好多人以爲我是瘋子，因為他們問起我當天所經過的市鎮與鄉村我都不能回答。他們問我那村子裏的「窮人院」是怎樣的情形，我却一點也不知道因為我沒有進去過。他們要知道最好的寓處，這我又是茫然的因為我是寄宿在露天的。他們問我這天我是從那一邊來的，這我一時也答不上；他們再問我到那裏去，這我又是不知道的。這次經驗最奇怪的一點是我雖則從不看人家一眼，或是開一聲口問他們乞討，我還是一樣的受到他們的幫助。每回我要一口冷水，給我的却不是茶就是奶，吃的東西也總是跟着到手。我不由的把這一部生活認作短期的犧牲，消麼去一些無價值的時間爲要換得後來千萬個更舒服的；我祝願每一個清朝，它開始一個新的日子，我也拜禱每一個安息日晚上，因為它結束了又一個星期。

這不使我們想起舊時朝山的僧人，他們那皈依的虔心使他們完全遺忘體膚的舒適？苦徵士先生發見流浪生活最難堪的時候是在無蔭蔽的曠野裏遇雨，上帝保佑他們，因為流浪人的行裝是沒有替換的。有一天他在台風的鄉間檢了一些麥柴，起造了一所精緻的，風侵不進，露零不着的臨時公館，自幸可以暖暖的過一夜，却不料

「天下雨了。在半小時內大塊的雨打漏了屋頂，不到一小時這些雨點已經變成了洪流。又祇能耐心就着，在這大黑夜如何能尋到更安全的蔭蔽。這雨直下了十個鐘頭，我簡直連皮張都浸透了，比沒身在水裏乾不了多少——不是平常我們叫幾陣急雨給零潮了的時候說的「浸透了皮。」我一點也不沮喪，把這事情只看作我應分經受的苦難的一件。到了第二天早上我在露天選了一個行人走不到的地點，躺了下來，一邊安息，一邊讓又熱又強的陽光收乾我的潮濕。有兩三次我這樣的遭難，但在事後我完全不覺得什麼難受。

頭三個月是這樣過的，白天在路上跑，晚上在露天寄宿，但不幸暖和的夏季是有盡期的，從十月到年底這三個月是不能沒有蔭蔽的。一席地也得要錢，即使是幾枚銅子，苦徵士先生再不能這樣清高的流浪他的時日。但高傲他還是的，本來一個殘廢的人，求人家幫助是無須開口的，他祇要在通衢上坐着，伸着一隻手，錢就會來。再不然你就站在巡警先生不常到的街上唱幾節聖詩，滾圓的銅子就會從住家的窗口胡蝶似的向着你撲來。但我們的詩人不能這樣折辱他的身分，他寧可忍凍，寧可挨餓，不能拉下了臉子來當職業的叫化。雖則在他最窘的日子，他也只能手拿着幾副鞋帶上街去碰他的機會，但他沒有一個時候肯容自己應用乞丐們無恥的慣技。這樣的日子他挨過了兩個月，大都在倫敦的近郊，最後為要整理他的詩稿他又回到他的故居，虧了舊時一個難友借給他一鎊錢，至少寄宿的費用有了着落。他的詩

集是三月初印得的，但第一批三十本請求介紹的送本只帶回了兩處小報上冷淡的案語。日子飛快的過去，同時他借來的一點錢又快回了，這一失望他幾乎把辛苦印來的本子一起給毀了！最後他發明了寄書求售的法子，拚着十本裏賣出一兩本就可以免得幾天的凍餓，這才蒙着了蕭先生的同情，在簡短的時日內結束了他的流浪的生涯。

(三)

但這還只是杏徵徵先生多曲折的生活史裏最後的一個頓挫，最逼近飛昇的一個盤旋。在他從家鄉初到倫敦的時候，他雖則身體是殘廢，他對於自己文學的前途不是沒有希望。他第一次寄稿給書舖，滿想編輯先生無意中發見了天才竟許第二天早上就會趕來求見他，或是至少，爽快的接受他的稿件，回信問他要預支多少版稅。他的初作是一篇詩劇，題目叫「強盜」。郵差帶回來的還是他的原稿，除了標題，竟許一行都不會瀏覽！他試了又試，結果還是一樣，只是白化了郵資，污損了稿本。他不久就發見了緣故。他的寓址是乞丐收容所的變相，他的題目又不幸是「強盜」，難怪深於世故的書店主人沒有敢結交他做朋友！但是他還得嘗試。他又脫稿了一首長詩，在這詩裏他蓄集了山林的走獸，空中的飛禽，甚至海底的魚蝦，在一處青林裏共同咒罵人類的殘忍，商量要秘密革命，乘黑夜到隣近的一個村莊裏去謀害睡夢中的居民！這回他聰明了另換了不露形跡的地址，同時寄出了兩個副本，打算至少一處總有希望。一星期過去沒有消息，我們的作者急了，不為別的，怕是兩處同時要定了他的

非常的作品。再等了幾天一份稿件回來了，不用，那一份跟着也回來了，一樣的不用。苦徹士先生想這一定是長詩不容易銷，短詩一定有希望，他一坐下來又產生了幾百首的短詩，但結果還是一樣的爲難，承印是有人了，但印費得作者自己担負。一個靠銅子過活的如何能拿出幾十個金鎊？但爲什麼不試試知名的慈善家？他試了。當然是無結果。他又有了主意，何妨先印兩千份一兩頁的「樣詩」，買三個辦士一份，自己上街兜賣去，賣完了不就是六千個辦士，合五百個令令，整整二十五個金鎊，恰巧印書的費用！但這也得印費，要三十五先令，他本有一些積蓄，再熬了幾星期的餓，這一筆款子果然給湊成了。二千份樣詩印了來，明天起一個大早，滿心的高興和希望，苦徹士先生抱了一大捲上街零售去了。他見了人就拉生意，反復的說明他想印書的苦衷，請求三辦士的帮助。他走了三十家，說乾了嘴，沒有人明白他是什麼意思，也沒有人理會他，一本也賣不掉！難得有一半個人想做好事，但三辦士換一張紙，似乎太不值得了。詩，什麼是詩？詩是幹什麼的？你再會說話他們還是不明白。最後他問到了一所較大的屋子，一個女傭出來應門。他照例說明他的來意，那位姑娘瞪大了眼望着他。「瑪麗，誰在那裏？」女主人在樓梯上面問。她回說有人來買字紙的。「給他這個銅子，叫他去吧」，一個銅子從樓梯上滾了下來。苦徹士先生到手了一個銅子，但他還是夾着瑪麗拿這張紙給她主人看。竟許她是有眼光的，竟許她賞識我，竟許她願意出錢替我印書，誰知道！但是樓梯上的聲音更來得響亮而且凶狠了：「瑪麗，不許拿他什麼東西，你聽

見了沒有？」在幾分鐘內苦微士先生站在已經關緊的門外，掌心裏托着一個小獨的辦士！得，餓了肚子跑瘦了腿說乾了嘴才到手了一個銅子，這該幾十年才募得成二十五個金鎊？而況回去時實在跑不動了還得化三辦士坐電車！苦微士先生一發狠把二千份的樣詩一口氣給毀了，一頁也沒有存。

(四)

爲了這一次試驗的損失，苦微士先生爲格外節者起見遷居到一個救世軍的收容機關。他還是不死心，還是想印行他的詩集。這回的靈感是打算請得一張小販的執照，下鄉做買賣去。這樣生活有了着落，原來每星期的進款不是可以從客積聚起來了嗎？況且販賣鞋帶針釦鈕扣還難說有可觀的盈餘。這樣要不了半年工夫就可以有辦法。苦微士先生的眼前著實放了一些光亮。但要實行這計畫也不是沒有事前的困難。第一他身上這條假腿，化他十幾鎊錢安上的，經了兩三年的服務早已快裂了，他那有錢去另買一條腿？好容易他探得了一處公立的機關，可以去白要一隻「錐脚」。但這也有手續。你得有十五封會員的薦信。苦微士先生這回又忙着買郵花信了。在六星期內他先後發了一百多封信（這是說化了他一百多分郵花外加信紙費），但一半因爲正當夏天出門的人多他得到的回信還是不夠數。在這個時候一個慈善機關忽然派人來知照他說有人願意幫他的忙。他當然如同奉到聖旨似的趕了去，但結果，經過了無數的手續，無數的廢話，受了無數的悶氣，苦微士先生還是苦微士先生！不消說那

慈善機關的貴執事們報告給那位有心做好事的主，說他是一個不值得幫助的無賴！如此過了好些時日才湊齊了必需的薦信，錐脚是到手了，但麻煩還是沒有完。因為先前薦信只嫌不夠，現在來得又太多了。出門人回了家都有了回信，苔微士先生又忙着退信道謝，又白化了他不少的郵花！

錐脚上了身，又進齊了貨，針，骨簪，鞋帶，鈕扣，我們的詩人又開始了一種新生活。但他初下鄉的時候因為口袋裏還剩幾個先令，他就不急急於做生意，倒是從容的玩賞初夏的風景：——

「第一晚到了聖亞爾明斯，我在鎮上走了一轉，就在野地裏拿我那貨包當枕頭仰天躺下了。那晚的天上彷彿多出了不少星，擁護着，慶祝着一個美麗而亮月的成年。肢體雖則是倦了的，但爲貪着這夜景又過了三兩小時才睡。我想在這夏季裏只要有足夠的錢在經過的鄉村裏買東西喫，這還不是一種光榮的生活？如此三四天我懶散着走着路，站在溝渠上面看那水從黑暗衝決到光明；聽野鳥的歌唱；或是眺望遠處夠高的一個尖頂，別的不見，指點着在千樹林中隱伏着的一個僻靜的鄉村。」

但等他化完了帶着的錢，打開貨包來正想起手做生意，苔微士先生發見那包貨，因爲每晚用做枕頭，不但受飽了潮溼，並且針頭也鑽破了包衣發了鏽，鞋帶有皺有破的，全失了樣，都是不能賣的了！他只能聽天由命。他正快餓暈的時候在路邊遇見了一個窮途的同志，

他，一個身強血旺的健全漢子，問得了他的窘況，安慰他說祇要跟他一路走不然沒有飯喫。這位先生是有本事的。喝飽了啤酒，啃飽了麪包，先到了一條長街的尾梢，他立定了脚步，對苦微士先生說，「看着，我就在這兒工作了。你只要跟在我後背檢地上的錢，錢自會來的。」「你只管檢銅子好了，只要小心不要給銅子檢了去！」他意思是只要小心巡警。這是他的法術：僕了背，搖着腿，順着嗓子，張着大口唱。唱完了果然街兩邊的人家都擲銅子給他們，但那位先生剛住口就伸直了身子向後跑，詩人也只得跟了跑，——果然那轉角上見過了一位高大的「銅子」來！

在這一路上苦微士先生學得了不少的職業的秘密，但他流浪到了終期重復回到倫敦的時候，他出發時的計畫還是沒有實現，三個月產息的積蓄只夠他短時期的安息，出書的夢想依舊是在虛無飄渺間。窮困的黑影還是緊緊的罩住他，憑他試那一個方向，他的道是沒有一條通達的。但在這窮困的道上，他雖則檢不到黃金，他却發見了不少人道的智慧，那不是黃金所能買，也不是僅有黃金的人們所能希冀。這裏是他的觀察：——

「家當全帶在身上的人的最大的對頭，是雨。日光有的時候他也不怎樣在意，但在太陽西沈後他要是叫雨給帶住了，他是應受哀憐的。他不是害怕受了潮溼在身體上發生什麼病痛，如同他的有福分的同胞，但是他不喜歡那寒顫的味道，又是沒有地方去取錢。這種尷尬的感覺逢空肚子更是加倍的難受。本來他禦寒的唯一保衛就只是一個銅

肚，只要腸胃不空他也不怎樣介意風雨在他體膚上的侵襲。海上人看天邊有否黑點，天文家看天上有否新光，這無家的苦人比他們更急急於看天上有否雨兆。爲躲避未來的泛濫他托蔽於公共圖書館，那是唯一現成公開的去處；在這裏空坐着呆對着一葉書，一個字也沒有念着，本來他那有心想來念。如其他一時占不到一個空座，他就站在一張報紙的跟前施展那幾乎不可能的站直了睡着的本領，因爲只有如此才可以騙過館裏的人員以及別的體面人們，他們正等着想看那一張報紙。要能學到這一手先得經過多次不成功的嘗試，呼吸疎了神，腦袋晃搖，或是身體向着報櫃磕碰，都是可能的破綻；但等得工夫一到家，他就會站直在那裏睡着，外表都明明是專心在看一段最有趣味的新聞。……往往他們沒有得衣服換，因此時常可以見到兩個人同時靠近在一個火的跟前，一個烤着他的濕襪子。還有那烤着他那種乾的麪包……就在這下雨天我們看到只有在極窮的人們中間看得到的細小的恩情；一個自己祇有一些的幫助那亦無有的同胞。一個人在市街上攢到了十八個銅子回去，付了四個子的床費，買過了喫，不僅替另一個人付床錢，他還得另請一個人來分喫他的東西，結果把餘下的一個銅子又照顧了一個人。一個人上天生意做得不好，就慷慨的這裏給那裏給直到他自己不留一個大。這樣下來雖則你在早上祇見些呆鈍與着急的臉，但到中午你可以看到大半數的寓客已經忙着弄東西喫，他們的床位也已經有了着落。種種的煩惱告了結束，他們有的吹，有的哼，也有彼此打

越常開着口笑的。」

這些細小的恩情是人道的連鎖，它們使得一個人在極頹喪時感到安慰，在完全黑暗的中心不感到恐懼。但我們的詩人還是捫索不着他成名的運道。如其他在早上發見一絲的希望，要不了天黑他就知道這無非又是一個不可充饑的畫餅。他打聽着了一個成名的文學家，比方說，他那獎掖後進的熱心是有多人稱道的，他當然不放過這機會，恭敬的備了信，把文稿送了去請求一看，但他得到唯一的回音是那位先生其實是太忙，沒有餘閒拜讀他的大作，結果還是原封退回！這類泡影似的希望連着來刻薄一個時運未濟的天才。但苔微士先生是不知道絕望的。他依舊耐心的，不怨尤的守候着他的日子。

(五)

上面說的是他想要在文學界裏佔一席地的經過的一個概況，現在我們還得要知道苔微士先生怎樣從健全變成殘廢，他回到英國以前的生活。因為要不為那次的意外他或許到如今都還不肯放棄他那逍遙的流浪生涯，依舊在密西西比或是落磯山的一帶的地域款留他的踪跡。非到了這一邊走到了盡頭，他才回頭來嘗試那一邊的門徑。他不是一個走半路的人。

他是生長在英國威爾斯的，他的母親在他父親死後就另嫁了人，他和他的兩個姊妹都是他祖父母看養大的。他的家庭，除了他的祖父母，一個妹子，一個癡呆的弟弟，還有「一個女用人，一狗，一貓，一鸚鵡，一班鳩，一芙蓉雀。」他從小就是大力士，他的親屬十分期

望他訓練成一個職業的「打手。」所以每回他從學校裡回來帶著「一個出血的鼻子或是一隻烏青的眼睛」，他一家子就顯出極大的高興，起勁的指點他下回怎樣報復他敵手的祕訣。在打架以外他又在學校裏學到了一種非凡的本領——他和他的幾個同學結合了一個有組織有計畫的「扒兒手團。」他們專扒各式的店舖，最注意的當然是糖果舖。這勾當他們極順利的實行了半年，但等得我們的小詩人和他的黨羽叫巡警先生一把抓住頸根的日子，他挨了十二下重實的肉刑，他的祖父損失了十來鎊的罰金。在他將近成年的時候他的二老先後死了，遺剩給他的有每星期十先令息金的產業。他已然做過廠工，學習過裝製畫框，但他不羈的天性再不容他局促在鄉里間，新大陸，那黃金鋪地的亞美利加，是他那時決定去施展身手去處。到了美國，第一個朋友他交著的，是一個流浪的專家，從加拿大的北省到墨西哥的南部，從赫貞河流域到太平洋沿海，都是他遨遊無礙的版圖。第一個本領他學到的，是怎樣白坐火車：最舒服是有空車坐，貨車或牲口車也將就，最冒險是坐軌頭前面的擋梗，車底有並行的鐵條，在急的時候也可以蜷着坐，但最優遊是坐車的頂蓬，這不但危險比較的少，而且管車人很少敢上來干涉他們。跳車也不是容易，但為要逃命三十哩的速度有時都得拚着跳。過夜是不成問題的，美國多的是菁密的森林，在這裏面生起一個火還不是天生的旅舍？有時在道上發見空屋子，他們就爬窗進去佔領（他們不止一次佔到的是出名的鬼屋！）

「做了三年叫化子，連皇帝都不要做了。」但如其我們的乞兒要過三年才能認清此中的

滋味，苔徹士先生一到美國就狠聰明的選定了這絕對無職業的職業。在那時的美國餓死是幾乎不可能的事，因為誰家沒有付餘的麵包與牛乳，誰人不樂意幫助流浪的窮人？只要你開口，你就有飯吃，就有衣穿。不比在英國，爲要一碗熱湯吃，你得先立多少時候才拿得到一張湯券，還得立多少時候才能拿那券換得一碗湯。那些湯是「用不着調匙的，喫過了也沒有刷牙的愉快；就是這清清的一汪，沒有一顆青豆，一瓣葱，或是一粒蘿蔔的影子；什麼都沒有，除了蒼蠅。」他們叫化可紀錄的一次是在鮑爾鐵穆，那邊的居民是心好的多，正如那邊的女人是美的多。只要你「站定在大街上飽餐過往的秀色，你就相信上帝是從不會虧待你的」。他們是三個人合作的，我們的詩人當然經驗最淺。他的職司是拿著一個口袋在街角上等候運道，他的兩個同志分頭向街兩邊的人家「工作」去。他們不但是有求必應，而且連著吃了三家的晚飯；在不到一個鐘頭，不但苔徹士先生提著的口袋已經裝得潑滿，就連他們身上特別博大的衣袋也都不留一些餘地。這次討飯的經驗，我們的詩人說，是「不容易忘記的。」因爲他們回得家清理盈餘的時候，他們又驚又喜的發見不僅他們想要的東西應有盡有，而且給下來的沒有一個紙包是僅僅放着麵包與牛油。「煎熟的蛤蜊，火鷄，童子雞，牛排，羊腿，火肉與香腸；愛爾蘭白薯，甜山薯與香芋苜；黑麵包，白麵包；油煎薄餅，各種的果糕，各式花樣的蛋糕；香蕉，蘋果，葡萄與橙子；外加一大堆的乾果與一整袋的糖果」——這是他們討得的六十幾包的內容簡單的清單。祇有三家沒有給的，但另有兩家分付他們

再去。

到了夏天他們當然去「長島」的海濱去銷夏。太陽光，涼風，柔軟而和暖的海水，是不要錢也不須他們的寡化。他們不是在軟浪裏拍浮，就在青蔭下倦臥，要不然就踞坐在盤石上看潮。但如其他們的銷夏計畫是可羨慕，他們的銷寒辦法更顯得獨出心裁。美國北省的冬天是奇冷的，在小鎮上又沒有像在英國鄉裏似的現成的貧人院可以棲息或是小客寓裏出四五個銅子可以買一席地。但如其這裏沒有別的公開寓所，這裏的牢獄是現成的。在牢中的犯人不但有好飯吃而且有火可以取暖，並且除非你犯的是謀殺等罪，你有的是行動的自由，在「公共室」裏你可以唱歌，可以談天，可以打哈哈，可以打紙牌。苦徹士先生的同志們都知道這些機關，他們只要想法子進牢獄去，這一冬天就不必擔心衣食住的問題了。但監牢怎麼進法？當然你得犯罪。但犯罪也有步驟，你得事前有接洽。你到了一個車站，你先得找到那地方的法警，他祇要一見就明白你的來意，他是永遠歡迎你的。你可以跟他講價，先問他要一餅的板烟，再要幾毛錢的酒資。你對他說你要多少日子，一個月或是兩個月，這就算定規了。回頭你只要到他那指定的酒店去喝酒玩兒，到了將近更深的時候乘著酒興上街去唱幾聲或是什麼，聲音自然要放高一些。法警先生就會從黑暗裏走過來，一把帶住了你，就說「喂，夥計，怎麼了？在夜深時鬧街是擾亂平安，犯警章第幾百幾十條，你現在是犯人了。」到了法官那裏，你見那法警先生在他的耳邊囑付了幾句話，他就正顏的通知你說你確然是犯了罪，

他現在判決你處七元或十五元的罰金，罰不出的話，就得到監牢裏去住一個月或兩個月（如你事前和法警先生商定的。）從這晚上起你什麼都有了，等到滿期出來你還覺得要休養的話，你只須再跑幾里路到另一個市鎮裏再「犯一次罪。」你犯了罪不但自己舒服，就連看守監獄的，法警先生，乃至堂上的法官，都一致感謝你的好意；因為看監牢的多一個犯人就多開一支報銷，法警先生提到一名犯人照例有一元錢的獎金，法官先生判決一件犯罪也照例另得兩元錢的報酬。誰都是便宜的，除了出租稅的市民們，所有的公衆機關都是他們維持的。但這類腐敗而有幽默的情形，雖則在那時是極普通，運命是當然不久長的。

但苦徹士先生有時也中止他的泊浮的生涯，有機會時也常常歇下來做幾天或是幾星期短期的工。鄉裏收穫的時候，果子成熟的時候，或是某處有鉅大的建築工程的時候，我們的詩人就跟着其他流氓的同志投身工作去。工作滿了期，口袋裏盛滿了錢，他們就去喝酒，非得喝癩了才完事。他最後一次的職業是「牲口人」，從美國護送牛羊到英國去。他在大西洋上往還不止一次，在這裏他學得了不少航海的經驗與牲畜受虐待的慘象，這些在他的詩裏都留有不磨的印象。

在這五年內，危險是常有的，困難經過不少，但他的精神是永遠活潑而愉快的。在賊徒與流丐們的中間他虛心的承受他的教育。在光明的田野間，在馥郁的森林中，在多風的河岸上，在粉嫩的酒屋裏，他的詩魂不躊躇的吸收它的健康的營養。他偶爾唯一的抱憾是他的生

活太豐滿，他的詩思太顯屯積，但他沒有餘閒坐定下來從容的抒寫。他最苦惱的一次是他在奧林斯得了一次熱病。

「我不知道爲什麼我不上火車，却反而向着鄉裏走去，這使我十分的後悔。因爲我沒有力氣走了，路旁有一大塊的草沼，我就爬進去，在那裏整整躺了三天三夜，再也支持不起來走路。這一帶常見餓慌的野豕，有時離我近極了，但它們見我身體轉動就嗷吼着跑了開去。有幾十隻餓鷹棲息在我頭頂的樹枝上，我也知道這草地裏多的是毒蛇。我口渴得苦極了，就渴那草沼的小潭裏的死水，那是微菌的淵藪，它的顏色是天上的彩虹，這樣的水往往一口就可以毒死人的。我發冷的時候，我爬到火熱的陽光裏去，輪着寒戰；冷過了熱上了身，我又癡回到樹蔭下去。四天工夫一口沒有得喫，到這裏以前的幾天也沒有喫多少。我望得見火車在軌道上來去，但我沒有力氣喊。很多車放回聲，我知道它們在離我不到一哩路停下來裝水或是上煤。明知在這惡毒的草沼裏躺下去一定是死，我就想盡了法子爬到那路軌上，到了隣近一個車站，那裏車子停的多。距離不滿一哩路，但我費了兩個多鐘頭才到。」

他自以爲是必死了，但他在醫院裏遇到一個同鄉的大夫用心把他治好了。這樣他在他理想中黃金鋪地的新世界飄泊了五年，他來時身上帶着十多磅錢，五年後回家時居然還掏得出三先令另幾個辨士。但他還不死心於他的黃金夢，他第二次又渡過大西洋，這回到加拿大去

試他的運道。正好，他的命運在那裏等候着他。他到了加拿大當然照例還是白坐火車，但這一次他的車價可付大了！他跳車跳失了腿，車走得太快，他踹了一個空，手還拉住車，給拖了一程，到地時他知道不對了，他的右脚給拉斷了。經過了兩次手術，鋸了一條腿，在死的邊沿停逗了好多天，苦微士先生雖則沒有死，却從此變成了殘廢。他這才回還英國，放棄了他的黃金夢，開始他那（如上文敘述的）尋求文學機緣的努力。

（六）

這是苦微士先生從窮到通的一個概狀。他的自傳（The Autobiography of a Super tramp）不是一本懺悔錄，因為他沒有什麼懺悔的。他是一個急性的人，所以想到怎麼做就怎麼做，謹慎的美德不是他的。在現代生活一致平凡而又枯索的日子念苦微士先生自傳的一路書，我們感覺到不少「替代的」快樂，但單是為那個我們正不少千百本離奇的偵探案與聳動的探險談。分別是在苦微士先生的不僅是身親的經驗，而且他寫的雖則是非常的事實，他的寫法却祇是通體的簡淨，沒有鋪張，沒有雕琢，完全沒有誇飾的存心。最令我們發生感動的尤其是這一點：他寫的雖多是下流的生活，黑暗，骯髒，苦惱的世界，乞兒與賊徒的世界，我們却只覺得作者態度的尊嚴與精神的健全。他的困窮與流離是自求的，我們只見他到處發見「人道的乳酪」，融融的在苦惱的人間交流著。任憑他走到了絕望的邊沿，在逼近真的（不是想像的）餓死與病死的俄頃，他的心胸只是坦然。他不怨人，亦不自艾。他從不咒

詭他所處的社會，不嫉忌別人的福利，不自誇他獨具的天才，不自傷他遭遇的屯遭，不怨恨他命運的不仁，——他是一個安命的君子。他跌斷了一隻腿，永遠成了殘廢，但他還只是隨手的寫來，蕭伯納先生說他寫他自己的意外正如一隻龍蝦失了一根鬚或是一隻蜥蜴落了他的尾過了陣子就會重長似的。不，他再不浪費筆墨來描寫他自己的痛苦，在他住院時他最注意最發念的是那邊本地人對待一個不幸的流浪人的異常的恩情。

有了苔徹士先生那樣的心胸，才有苔徹士先生那樣的詩。他的詩是——但我們得等另一個機會來談他的詩了。

伊卜生的藝術

余上沅

"Art has no other object but to remove the practical useful symbols, the conventional and socially accepted generalities, so as to bring us face to face with reality itself." —— Bergson.

Art is useless; "to be useless is the mark of genius, its patent of nobility.

All other works of men are there for the preservation or alleviation of our existence; but this alone not; it alone is there for its own sake; and is in this sense to be regarded as the flower, or the pure essence, of existence.

That is why in its enjoyment our heart rises, for we are thereby lifted above the heavy earthen atmosphere of necessity." —— Schopenhauer.

拿功利和效用的眼光去看藝術品，那是對藝術沒有相當的品味的表徵。藝術的可貴，却正是因為它能夠超越功利和效用之上。古今第一流的藝術家沒有一個肯犧牲他自己的欲望之滿足，而拿藝術品當工具去做任何的宣傳。在各項藝術品裏面，音樂算是最抽象的了，所以

它還沒有十分被人誤解。越接近人生的藝術，它受誤解的機會就越多。因此往往以描寫人生批評人生為內容的戲劇，遂不知不覺的引誘了多少人去鑽那支功利和效用的牛角。近代大戲劇家伊卜生，便是這樣遭受厄運的一個。

有人說過，戲劇是用動作表現的思想。道德，功勳，言論，都是思想的表現，可它們不是藝術。聲音，形象，線條，顏色，文字，都可以表現思想，構成藝術，可它們不一定構成戲劇。要在這些原素之上加以動作，那末戲劇的輪廓才能確定。和其他各項藝術品一樣，戲劇也是內容和形式兩件化合而成的。內容和形式假使有一件偏重了，藝術的根本必不免發生動搖。一部分的歐洲近代劇是偏重內容的，中國舊戲是偏重形式的，所以它們的不健全已經是漸次顯著。沒有一件內容和形式不相稱的藝術品能夠維持它的健全；沒有一個不能做出健全藝術品的作者可以算是真的藝術家。

假使伊卜生是社會革命家，是理想家，思想家，哲學家；那末他為什麼不直接的做社會革命事業，做哲學著作，而單單走上這戲劇家的道路呢？這難道不是因為他有了戲劇的天才和劇場的訓練嗎？蕭伯納說他自己寫戲劇是因為一般人只願意進劇場不願意進教堂，那是他說漂亮話的慣技；伊卜生決不是拿劇場做講台來宣傳什麼主義鼓吹什麼運動的人。他不生在古希臘，不生在伊利沙白時代，否則他的思想也許與莎福克里士和莎士比亞沒有多大的出入。一百年或是五十年以後的人看伊卜生正與十九世紀的人看莎福克里士和莎士比亞一樣，

他的思想除了歷史的價值之外，宣傳鼓吹的方面必定是不成問題。藝術品的價值，不在它內容所代表的思想，而在它能用相當的形式來表現思想。藝術不是理論，藝術是實施 (Practice, treatment, execution)。藝術與非藝術就在這裏分野。

我們且把伊卜生的妙處提出幾點來證明他能用相當的形式表現思想，他的作品是真藝術。

對未成的劇本得到一個抽象的概念不難，把這個概念凝結成中心題旨，並且把它擴而充之，使它演為故事，而這個故事又具有動作和情緒便難了。伊卜生經過的困難，比莎士比亞還要大。莎士比亞有現成的意大利，西班牙，法蘭西的小說等等做藍本，一用他的鬼斧削改，就能蔚為奇觀。伊卜生則不然，他的大多數劇本都是獨立創造的。往往他用一個中心的概念去演出若干故事，若干劇本。他的概念在先，故事在後，這是與莎士比亞不同的地方。理想者 Brand 失敗了，Peer Gynt 和 Julian ("Emperor and Galilean") 便受到同樣的失敗。再進一步，Gregers ("The Wild Duck"), Rebecca ("Rosmersholm"), Wangel ("The Lady from the Sea"), Hedda Gabler 也受到同樣的失敗。在「社會的柱石」裏從個人方面寫了他的憤慨還不夠，在「國民的公敵」裏又從社會方面寫。他以為如果 Nora ("A Doll's House") 不有她的決心，將來也許逃不了 Mrs. Alving ("Ghosts") 的苦痛。在同一中心概念之下，他會給我們各盡其妙異曲同工的故事。這是伊卜生的藝術手腕。

伊卜生的故事之所以各盡其妙異曲同工，在乎他能夠在得到了材料之後，悉心體會這件材料的根本意義；考慮運用它的方法，使它有秩序，有聯貫；把它重新整理過，看全篇的動作應該從那裏起頭；應該重描的情境怎樣用筆，不應該描寫的地方怎樣放過；修改一遍，再改一遍，直到它成功一件具生命的有機整體，毫無破綻。

達文賽說，「科學是藝術的南針。」戈登克雷說，「藝術是科學的智識。」詩人雖有了一個抽象的概念，假使他不能表現，不會實施，那末他只好做詩人，決不能做詩。從詩料到詩，中間是非經過科學智識的運用不可的。我們且拿「傀儡家庭」做例，來看伊卜生是怎樣的琢磨錘煉，從生的概念，一步一步做到純熟而完美的藝術。

伊卜生寫「傀儡家庭」以前，只有這樣一個概念；他在筆記裏說：

.....

劇中的妻最終失去了辨別是非的能力；一方面是自然的感覺，一方面是權威的信仰，她猶豫於二者之間，莫所適從。

女子在今日的社會裏是身不由己的，因為這社會完全是男性的，它的法律是男人訂的，它的審判制度又是用男人的眼光去斷定女子的行爲。

她冒簽了字，她以為得意的；因為她爲的是愛她的丈夫，救他的性命。但是這個尊重平常的榮譽之原則的丈夫要守法，並且用男人的眼光來看這個問題。

……最後的結局到了，不可移易的，不能阻止的。失望，衝突，破壞。

(Notes for the Modern Tragedy—Rome 19, 10, 78.)

然後他寫出一個很詳細的節略。從這個節略，他又寫出了一本初稿。伊卜生從來不以初稿爲滿足，譬如他說：「我剛寫完了一齣五幕劇，那就是說，草稿有了。現在正從事於修改，從事於人物之更充足有力的個性，從事於他們的表現之情感。」（均見 From Ibsen's Workshop。）不但如此，他還要字斟句酌，一筆不苟，直到畫龍點睛，毫無瑕疵，他才肯放手。我們試把「傀儡家庭」的初稿和現成的劇本互相對照，便容易明白伊卜生所謂之修改有多少進步了。貝克教授在「編劇術」百三四八至三五〇所列出的一段，很可以做例。

不僅「傀儡家庭」如此，伊卜生差不多沒有一本著作不是如此。威廉阿琪在 From Ibsen's Workshop 的序文裏，更替我們指出不少有趣味的明證，叫我們知道伊卜生對他的工作是如何忠實誠懇，如何求精不倦。像數學家求方式一樣，伊卜生把故事組織起來，人物刻畫出來，筆墨鍛煉出來，叫動作一步緊一步的逼出最後的關鍵。要這樣引人入勝才是戲劇的目的；這與宣傳主義毫不相干。我們且再用「傀儡家庭」做例。

娜拉愛她的丈夫（多弗德）；多弗德病了，不能不到意大利去講養；他們是沒有錢的；多弗德生性剛強，不願借債。結果是娜拉背着丈夫冒簽了字，那末她又不能不格外省儉；林登夫人求助於娜拉，要在銀行裏謀一位置，而這位置原是克羅斯達律師

的；林登夫人的進便是克羅斯達的退，所以克羅斯達又要求娜拉維持；娜拉不能不替他在丈夫面前說話，因為他指出了冒簽字的犯法；生性剛強的多弗德當然不受運動；那末挺而走險，克羅斯達便不能不恐嚇娜拉了；娜拉既受恐嚇，便不能不向丈夫苦求；因為生性如此，多弗德又不能不拒絕；結果是克羅斯達用通信告訴了多弗德那件冒簽字的秘密。娜拉自然又不能不設法叫她丈夫看不到這封信，不能不求救於林登夫人，求她去勸克羅斯達；林登夫人是代表犧牲的，遂不能不承認嫁給克羅斯達，那末那張字據才可以退回來；退回的遲慢把娜拉和多弗德逼到了全劇之最緊關鍵，叫娜拉看出她丈夫並不是像她一向所崇拜的那樣一尊天神；此時娜拉便不能不認清這打破了的偶像；她的幻象穿了；她不能不看出同居生活的不可能；她不能不碰上門揚長而去。（參看Malevinsky—The Science of Playwriting. Pp. 240—242.）

當然，這種結構嚴密，一步緊一步，一場逼一場的先例不自伊卜生始，從希臘悲劇以來，沒有一篇好戲不是如此（莎福克里士的「伊底濱斯王」尤其顯著）。

伊卜生的戲劇之所以這樣的結構嚴密有條不紊，能夠運用時間，地點，及動作的三個一律，也是個絕大的理由。自然，伊卜生的時間和地點，是絕不能與希臘悲劇比擬的；Peer Gynt 半世的經歷，有如一場大夢，可以說是違犯古典的條規，但在動作上他是始終一貫的。然而在這一點上我們看得到伊卜生的進步；試舉「Boernerholm」為例。Rebecca 之戲

心積慮，時間是如何的長久，伊卜生能夠用剝繭抽絲尋根究底的方法，把她的故事極有條理的講出來。這種妙處除了莎福克里士還有誰比得上伊卜生？地點與時間的集中，目的是要動作集中。像“Rosmersholm”的差不多完全做到三一律，固然很好，否則只要不妨礙動作的一律，時間與地點稍有通融也不會減低藝術的價值；所以“Peer Gynt”還是不失為伊卜生的重要著作之一種。

固然不是每齣戲伊卜生都像在“Rosmersholm”裏那樣的倒着敘事，可沒有一次他不是把劇中人的歷史及彼此的關係輕輕巧巧的表白出來。從“The League of Youth”數起，經過“Ghosts”，“The Wild Duck”，一直到“When We Dead Awaken”，那一篇不是叫已經成了死灰的過去在現在又變作如火如荼的生動。藝術家就有這種起死回生的手段。

因為要動作集中，便不能不把過去變作現在，更不能不把全部故事的「頭，尾，中段」重新布置一番——尤其是從什麼地方起頭。伊卜生的戲劇，妙在他善於起頭。他描寫人類的內心生活，描寫人類靈魂的臨到大節，所以他從“The Wild Duck”以後的故事，全是從結局入手的。娜拉與林登夫人的密談，那是沒有十分成熟的筆墨；我們且看「野鴨」裏弗雷父子的談話，且看「羅斯麥的家庭」裏賴百嘉與海爾塞斯夫人的談話，且看「海達盃勃勒」裏海達與提亞的談話 以及伊卜生 後四劇的第一幕。在這些成熟的劇本裏，現在的故事的起頭，實在是過去的故事的結局：因為有了那樣的結局，所以才引出這樣有力量，有動作的戲

劇來。不然，平鋪直敘，做到一個平常的歷史作者還無希望，又如何做到藝術兩個字呢？所以伊卜生真「社會的柱石」的時候說：

"In a few days I shall have the first act ready; and that is always the most difficult act of the play." (Letters of Henrik Ibsen.)

伊卜生用現在描寫過去完全是假手於對話。戲劇沒有電影那樣容易，它不能把過去的事蹟實際的表演出來，恐怕只除了「On Trial」那齣新戲（見 Brander Matthews —— The Principles of Playmaking 頁二三）。戲劇的可貴，正是因為它難能；藝術稍欠精到的作家，用對話來表現過去的時候，一定是呆板，乾燥，沒有動作；對話要做到既合身分，又有情緒，尤其是可以助成動作的進展，那才是藝術的能事。

在這一點上伊卜生的進步也是漸得到的：最初他還是免不了偏重修辭和抒情的成分。我們且先舉「Love's Comedy」的一段做例。

Falk: Well, let us keep the simile you choose.

.....

Say, then, what flower is love? Name me, who knows,

The flower most like it?

Miss Jay: Why it is the rose;.....

A Young Lady: It is the snowdrop;.....

An Aunt: It is the dandelion;.....

Lind: It is the bluebell,.....

Mrs. Halm: No, 'tis an evergreen,.....

Guldstad: No, Iceland moss,.....

A Gentleman: No, the wild chestnut tree,.....

Svanhild: No, a camelia;.....

.....

Strawman: No, love's a pear tree;.....

Falk: So many heads, so many sentences!.....

No, you all Grope and blunder off the line,

Each simile is at fault; I'll tell you mine;——

You are free to turn and wrest it as you please,

In the remotest east there grows a plant;

And the sun's cousin's Garden is its haunt.——

The Ladies: Ah, it's the tea-plant!

本外野史續編

point of grasping, but never grasped. Oh, there were hundreds and hundreds of them, and none of them understood in the least what was happening; but many bewailed themselves, and asked: "Whence can it come, this terrible storm?" Then there came the answer: "One Voice spoke, and the storm is the echo of that one Voice."

——"The League of Youth" Act II

這便和「愛的喜劇」不可同日語了。用花去譬喻愛情，那怕再說得有趣味，這趣味是在本身的。司登戈爾這一段話的趣味當然不在前面舉出之下，然而它能暗示劇中人的野心（在下文他自己毫不客氣的承認了），這是一大進步。

一八七四年一月十五伊卜生寫給 Edmund Gosse 的信裏有一段很重要的話：

你的意思以為戲劇須得用詩句寫，用詩句寫便宜些。這一點我與你不同意。你一定見到的，我的劇本是用最寫實的風格構成的；我要造成的幻象是真實的幻象。我要給讀者這樣一個印象，要他們覺得他們所讀到的事件是真正有過的；假使我用了詩句，那便是違背了我的初意而不能達到我所要達到的目的。我在劇本裏故意用的那些極平凡的角色，一定不能明白表現，一定彼此沒有差別，如果我讓他們依着一個同樣有節奏的拍子講話。我們不是生活在莎士比亞的時代。大概的說起來，風格一定得與劇本的

性質及其美化量的程度相當。我的新戲劇不是古代通行的悲劇；我所要描寫的是人，

所以我不要他們說「神話」。(Letters of Henrik Ibsen)

所以從一八七七年起他寫那八篇所謂之社會劇的時候，（一八六九年所寫的「少年同盟」是他變換作風的轉機）劇中人的對話遂完全遵守他上述的這個主張。

拿寫實的對話做起點，我們現在要看伊卜生對劇中人物的寫實，生活的寫實，背景的寫實這三點了。從此伊卜生所創造的人物沒有一個是浪漫的男女英雄，他們却都是形形色色的普通一般人。他劇中所描寫的生活自然也是日常實際生活，背景也是起居室一類的日常經見的環境。極平凡的人，在極平凡的環境裏，說極平凡的話，做極平凡的事；然而在這種平凡的背後，伊卜生卻指點出一個也許是極不平凡的意象來：這是藝術家點石成金的大手腕！

馬自然是一種極平凡的動物；爲什麼趙子昂畫的馬我們要承認它是藝術呢？我們如此承認至少有兩個理由：第一是畫鬼容易畫人難，畫日常經見的馬是不容易見到精采的；第二，馬雖是常見的東西，但那種用線條所組織成的形象就並不是能替馬寫照的人都可以辦到的了。伊卜生的戲劇正是如此。Bernick, Rorlund, Helmer, Mrs. Alving, Oswald, Hjalmar, Gina 等等，雖是隨時隨地可以碰到的，但是知人知貌不知心，非藝術家只能用肉眼看見他們，不能用慧眼看他們，至多只配描寫，不配刻畫。伊卜生則不然，擇定劇中人物之後，他能分析他們，一直到他們的肺肝畢露爲止；恰合身分，口吻逼真，猶其餘事。譬如，

薄爾茂接到克羅斯達的信和退回的字據之後，興高采烈時不覺流露真情：他說，「我有了救星了！娜拉，我有了救星了！」娜拉此時已是忍不住了；問道，「我呢？」他說，「你也是的，當然；我們兩人都有了救星，兩個人都有。……」這是何等筆力！又譬如，「野鴨」裏的亞爾瑪說不吹笛可馬上又吹，說不吃麵包啤酒馬上又吃，說要努力發明回頭又說發明都讓人家做完了，說藥家回頭還是不乘，撕了憑據回頭還是拿膠水補上，拒絕了的女兒等到她自殺了還是死她：前後矛盾，毫無主見，自圓其說，欲蓋彌彰，伊卜生一步緊一步的把他的人格表現得纖微畢露了。所以，伊卜生的人物不是在從口頭說話，乃是在從心頭說話；他最後四齣戲裏的主要人物甚至於肉身都要解脫了，只留下赤裸裸的心靈。我們詩人的觀察是如此精湛如此透闢，一切人類思想行爲的根本意義，背後動力都給他揭穿了，掘透了。

其次是他劇中所描寫的生活。除了早年帶浪漫色彩和晚年帶象徵色彩的戲劇之外，其餘大部分作品所描寫的生活，都是日常經見的。Bernick 同一個已婚的女演員發生戀愛是一件平常的事，Nora 在沒有碰上前所沒有的也是平常事，Mrs. Alving 做的是一般良妻賢母都做的平常事，「國民公敵」裏的國民也未嘗不是做的平常事，至於從「野鴨」起的八齣戲從表面看去依然是在描寫平常事。這些平易近人的材料，我們一看便覺親切；雖然隔着一道第四堵牆，劇中的動作能使任何人感發相似的同情節奏，叫劇中人與讀者或觀衆聯爲一體，發出共鳴。伊卜生的妙處就是能夠藉這點同情和共鳴，叫他自己情緒不期然而然的波

及了我們的情緒；我們的喜怒哀樂受過詩人的激發而趨於弛放，哭笑之餘，頓覺靈魂得到滋淨，渾身通泰。伊卜生寫那篇北歐之「浮士德」——「Peer Gynt」，便不及他作風變換後之能使我們一鼓就擒立受感動了。以淺出的寫實生活為媒介而使我們體會他深入的微妙意象，寫散文劇的伊卜生我們又豈能不承認他是詩人？

復次，我們要看他背景的寫實。一勺之水同無涯滄海本是同源的；在一顆沙礫裏詩人依然可以發現宇宙。大處着眼小處下手的伊卜生不用莎士比亞的皇宮森林市場，在他十分之九的戲劇裏我們只看得見起居室一類的背景。其實伊卜生與莎士比亞，易地也會皆然的：「風格一定得與劇本的性質及其美化量的程度相當」，否則戲劇便失去它統一的精神統一的印象了。用「Brand」和「Peer Gynt」裏的詩句，山神水怪，寺院冰山，野峒海角，伊卜生給了我們一種印象，統一的，整個的。他不進一步去寫「漢姆烈德」「馬克伯斯」，那是因為他處的時代不同；所以他便兜轉馬頭，從詩境裏走回紅塵萬丈的人間世來，告訴我們道在邇而未必求諸遠，有限裏可以看見無窮，起居室內正好尋出一個宇宙來。把人生和藝術打成一片，叫我們由此更能體會人生正是為藝術的這個精義：伊卜生最大的貢獻應該就在乎此。

沒有一個藝術家不是長於運用技術的，雖然善用技術的史克里白，阿西爾，沙多羅並不能算是大戲劇家。要推見伊卜生運用技術的精到，且舉「野鴨」裏一二點做例。伊卜生在第二幕裏點題時是何等可愛：從資主的寒暄起，一步緊一步，使 Old Ekdal 不能不請 Grogers

見識見識，及至已經推開棧門，還不指出野鴨，却委婉曲折——“Should think we did keep poultry;” “Sh——sh! don't say anything about it yet;”……“Don't you see a basket with straw in it?” “Yes, and I can see a fowl lying in the basket,” “Hm……‘a fowl’……;” “Isn't it a duck?” “Why, of course it's a duck,” “But what kind of duck do you think?” “It's not just a common duck……;” “Sh!” “And it's not a Muscovy duck either,” “No Mr.——Werle; it's not a Muscovy duck; for it's a wild duck!”——極生動活潑之能事；不但如此，而劇中人的個性，劇中的空氣，反因為這個跌宕而愈加分明。

第三幕中間老弗雷到亞爾瑪家去的時候，非得叫全場人避開，讓他們父子單獨談話——“Well, now we are alone.” 所以伊卜生便在這幕的起頭說明格雷格斯的住房之如何一場糊塗，“……the room won't be fit to live in till the afternoon.” 這種伏筆不但是單純的技術，因為格雷格斯之不能實事求是他的個性，猶其是在金納的眼裏。

自殺或殺人用手鎗給過不少戲劇試作家的便利，在抽屜裏在床脚下在褲袋中隨時可以拿出一支現成裝好子彈的手鎗來。伊卜生也有時用手鎗，可是他的手鎗不那樣的易如拾芥，在「野鴨」第三幕裏我們聽見砰然一聲：Hjalmar: (Showing a double-barrelled pistol) Oh only with this thing. 這樣我們一定還是不注意，於是下文叫金納認一個別字，拿

pistol 和 pistol，亞爾瑪帶着氣更正她，她說反正是那末一回事。隨後亞爾瑪把手鎗放到書架頂上一帶，說：“Don't touch the pistol, Hedvig! One of the barrels is loaded; remember that.”非但如此，亞爾瑪不久又講出這支手鎗的歷史，說它“has played its part in the tragedy of the house of Ekdal.”從此這支手鎗已經在我們心裏有了生命了。所以到第五幕海得菲格顛起腳伸直膀子去取它的時候，我們並不以為它是陌生的東西。因為金納進來，它又給還了回去。這是一頓。直等海得菲格決定了，她才最後取去了這支手鎗。不久亞爾瑪收拾東西，“……But give me the pistol! …… My loaded pistol.” “It's gone, He must have taken it in with him.”以為是那老頭兒拿去了。這又是一頓。最後亞爾瑪說到萬分絕情的時候，這才「砰！」的一聲，告訴我們那最後的結局到了，——而仍然抑揚頓挫，把我們的情緒捉住不肯放鬆，直到海得菲格的屍首擡出來了，我們看見她手裏還緊握着那支手鎗為止。伊卜生的技術已經同藝術參化了！

用人生做材料，寫實做手段，去達到藝術上的目的，這是伊卜生的偉大。用技術做介體，使思想與藝術，內容與形式勻稱相當，聯為一體，這是伊卜生的偉大。第一個人這樣畫葫蘆的是聰明，第二個依樣的人便是笨伯了；所以伊卜生的藝術在這過去的半世紀裏，已經得到如此光榮的一個地位。



Gordon Craig 作

景一之「庭家的麥斯羅」

伊卜生的思想 (Henrik Ibsen 1828—1906)

張嘉鑄

伊卜生是一個挪威國人。挪威，在歐洲的文化史裏，好像思想海中的一顆珠泡，進步劇中的一個配角。然而自莎士比亞，盧梭，哥德，幾人以後，挪威亦成了劇中的主角，海中的銀鱗。這個變化，緣由於伊卜生的發現，殆是公認的事實了。他的勇敢於自尊的偉大，改革劇烈的精神，實是挪威破曉的曙光。一國細小如葉如挪威，地居歐陸的北境，千餘年來，在國家的宗族裏，雖不認爲門外的異客，是無不視爲三千里外，一個貧乏的表親。誰知道，到了十九世紀的中葉，挪威，好像一位身穿紅袍，頭戴烏紗，欣幸歸鄉的狀元，猝然集中了全球的視線，激動了世界所有思想飢餓的學者。挪威，沒有伊卜生那種強大有威力的文筆，正直坦率的思想之表現，怎能享受這種老封君的榮幸。這個美譽，加之於伊卜生的身上，殆亦不可否認的了。在承認伊卜生爲二十世紀的一個新精神，西方近代的一個大文豪以外，我們還不能忘記，伊卜生是問題劇的始祖。

在十九世紀的初年，歐洲的劇藝，差不多到了枯槁的極點。斯克列白 (Schiller)。沙度 (Gardou)，等人的「技巧戲」(Well-Made Plays)，雖是備受社會的歡迎，但是程式化的技術，營業化的成分，把戲劇整個兒的糟塌了，連一層藝術的渣滓，都沒有餘存。就是有一

般的人，認戲劇爲「勸人爲善」，啓迪調育的工具，然而這般「技巧戲」派的表現，亦未見得足能鼓舞激勵觀衆的美感，或提高道德的觀念。所以歐洲的劇院，正在急需提神活血的補劑，急從意想不到的隅，來了一個挑戰的人。不五十年，把幾世紀以來，劇藝的權威，一起推翻沈沒，頓然創造了一種空前的戲劇。這種戲劇，我們就稱他謂「唯智戲」(Intellectualistic Plays)，觀念戲(Plays of Ideas)，或問題戲。真至今日，伊卜生戲劇的影響，還是像名家奏演後繞樑的餘韻，薄暮時光可愛的暖氣。

伊卜生離生到現在，僅一百年。一百年在攷古家或曆史學者的手指上，不啻是一剎那的時間。但是伊卜生的這一百年，好像是埃及的金字塔之幾千年。一百年中，伊卜生的思想和他的劇本，不要說那些小學校裏未婚的女教員，早都有無量神祕化的敬仰。就是像這位長鬚白髮，博學多能的老頭兒——蕭伯納(Bernard Shaw)，克魯奇(Benetto Croce)，白魯特斯(Georges Brantès)，高始(Edmund Gosse)，亦會鄭重的評論過，贊許過。伊卜生的偉大，不特曾經多少人的評論過，且由多方面的研究過——他的人，他的思想，他的道德，他的問題，他的哲學，他的藝術，他的影響，都有過專家的分析，蓋天才的偉大，好像一個水晶的圓球，可以由恆河沙數的方明去觀察，而每一方面，千萬人又可以千萬人不同的心眼去測量。結果呢，偉人成了緘默無語的偶像，讀者與觀衆變了盲從的虔敬者。伊卜生，結果呢，有的稱他爲詩人，哲學家，藝術家，戲劇家，有的認他爲宗教師，宣傳家，革命，女權運動

者。伊卜生確是一個偉大的思想家，確是一個成功的戲劇家，不過成功與偉大，經了時間的銳喙之噬嚼，空間的羽翼之展張，稱頌聲量的膨脹，有的不免失去平均合度的評衡，切實恭敬的企敬，蓋偉大有偉大的厄運，成功亦有成功的憂鬱。這百年紀念的時候，使我們想沈靜安眠在九泉之下的伊卜生，難免不感到這種憂鬱的胚珠，厄運的預徵。

伊卜生一生寫了二十八齣戲。在戲劇史裏看來，二十八本戲，真是很少的數目。第一齣「克梯列娜」(Ocellina)，出世於一八五〇年，末了一個，「我們死人再生時」(When We Dead Awaken)，於一九〇〇年。二十八個戲，以種類而論，可分二種：一是用韻文的曆史戲及神話劇。二是用散文體之寫實的社會劇。以時期而論，可分為四大個：(一)一八五〇至一八五六——(Ocellina 至 The Feast At solhaug，可稱謂嘗試時期。(二)一八五八至一八六七——The Vikings at Helsingland 至 Peer Gynt，可稱為浪漫的時期。(三)一八六九至一八八四——The League of Youth 至 The Wild Duck，可稱謂社會的時期。(四)一八八六至一九〇〇——Rosmersholm 至 When We Dead Awaken，可稱謂個人的時期。

這四大時期中，最足使伊卜生的聲譽，頓然鵲起盛傳的，就是這三個時期。二十八齣戲中，最足代表所謂伊卜生主義者，亦就是這第三時期。這第三時期中的戲，最可使人念念不忘的，亦就是那幾個社會劇。這幾齣戲，大多是取材於「文明中習慣的騙局」——Conventi-

tional Lies of Civilization，採一種破壞攻擊的態度，用一種極明顯，極有形的表現技術。

第一個時期的戲，既屬嘗試的作品，則祇在曆史上傳記上，有一綫的價值。第二時期的戲如——Brand與Peer Gynt，可謂歐洲劇藝中很有神威的表現，與第四時期的 Hedda Gabler，可謂伊卜生最偉大最客觀的創作，然反不如其餘純粹的問題戲之能博衆懷。伊卜生，到今日所有的偉大，在一般人的眼中，都以為建築在——「社會的棟樑」(The Pillars of Society)、「玩偶之家」(A Doll's House)、「羣鬼」(Ghosts)、「國民的公敵」(An enemy of The People)、「野鴨」(The Wild Duck)這幾齣戲的基石上。一般人的眼光，不論對於什麼事務，確是常有正確的時候。不過祇有那時光的正確罷了。這幾個戲，在技術方面，果然是希有創作。再者代表伊卜生的人與思想，這幾齣戲亦是最妙的存績。不過這幾個戲何以能獨博衆懷的原故，當然定有不易灼見的要素。這篇文章的目的，就是要略微討論這些要素。至於戲劇家的伊卜生，和問題戲之始祖的伊卜生，討論起來，更饒興味，再待待以後有機會并談了。

「社會的棟樑」描寫一位偽君子，名叫褒匿，自己犯了一樁姦情，反使他的兄弟，來身受這個惡名。惟恐社會上不能閉口無言，所以設法叫他兄弟出門去了。但是褒匿還要誣賴他兄弟偷錢遁逃。這還不夠，褒匿又雇了一只爛了底的船，送他兄弟出海，指望他和一船的

人，都沉沒在海中，這便可以完全滅口了。褒匿這樣一個大奸，社會上却還尊敬他，稱他做「公民的模範」，「社會的棟樑。」有一天本城幾千個公民，還替他慶祝，大呼「褒匿萬歲」不止。社會上像褒匿這種人，不要說是伊卜生最恨，是有半分天良的人，見了這種詐偽的事情，誰能不被觸犯，誰能不與伊卜生表示極熱誠的同情，誰能不企敬伊卜生的氣概。什麼人，在他的生命中，我想一定都遇過這種「面子上仁義道德，骨子裏男盜女娼」的人。所以有了伊卜生那種劇烈的精神，動人的文筆，具體的表現，來描摹這種虛偽的惡德，優柔寡斷的忍痛，使我們對於這種詐偽的人，發生教我們醒悟「文明中習慣的騙局」，更宜急起掃除。伊卜生真是一個忠順盡職的公民，勇敢挑激的改革思想家。

「玩偶之家」是一齣造世代的戲，是一齣世界的戲，亦是伊卜生在中國最流行的一齣。娜拉是一個人類中的人，一個日常的女人，一個有血有肉的妻子。她嫁了他的丈夫，郝爾茂先生以後，總是被待着好像公園裏的一只「小松鼠。」穿好，吃飽，安分，好玩，那就是郝爾茂先生的理想的妻子。但是這位娜拉，她想搽粉點胭脂，做個「小寶貝」，不是我的「天職」，住暖吃飽的「小鳥兒」不是我的理想。我雖是穿得好看，打扮得標緻，但是結果我做了你的玩意兒。郝爾茂祇要我使他喜歡，用不着我自己一點的思想，這不是我變了他的奴隸麼？娜拉爲了要救他丈夫的命，所以冒了他父親的名字，簽了借據去借錢。後來事體鬧穿了，他丈夫不但不替娜拉分擔冒名的干係，且痛罵她帶累他自己的名譽。這樣一個自私自利

的男人，當然使得娜拉覺悟，做妻子的人，被看得太是無足輕重了。後來這事和平了結了，那爾茂還對娜拉說，「一個男人救了他妻子的過犯，是很愉快的事。」娜拉聽了這種話，她想做女人的，做妻子的，為何要受這種無意識的侮慢，隱忍這種法外的悲痛；彼亦人也，我亦人也，所以娜拉打定主意捨家去遠。結果，娜拉「飄然而去」，從此後，娜拉想她應有一部分宇宙，歸她所有了。天賦的軀幹心手，亦都是她自己的了。這樣一個舒暢的戲情，誰能看了不覺得痛快，不對伊卜生表示真誠的敬意。女人已經做了幾千年的玩意兒，全地球的奴隸子，若是再沒有用刀用筆的人，用刀用筆的男人，來釋放久困的女性，造物真是太殘忍太無天理了。僅是對於女子解放，提高女性，這類的大爭點，伊卜生已有無限的貢獻，已是開闢我們這新世紀的一個巨擘，人類自由的大救星。原來彼此都是圓顛方趾，都是造物的玩具，為何我供為他的娛樂品，我忍受他縱性的醜惡。人類都是獨立自尊的動物。

娜拉這個人，狹義的看來，果是解放女性的一個模範。但是廣義的，「玩偶之家」這齣戲，可以說是弱者被強者陵辱的一幅神品，被壓迫的奴隸，豈可不謀反抗，解脫自私縱性者的羈絆。在反面，伊卜生表現給我們看，懦弱畏縮的人，服從謙恭的舊習慣，真是使人厭惡。所以我們身受這種舊習慣壓制的人，但願都有幾個這樣淵博的伊卜生，來宣示顯露他們的醜陋，鼓舞激勵我們謀叛的本能。在正面，像娜拉這樣一個勇敢的女子，這樣一個自尊的人類的標本，真能使我們遇見了感覺爽快。所以祇望多有幾個唯智戲派的文豪，鼓舞我們常

常仰視特立的山尖，邁步於自尊的道上。就是戲短序長，亦已足能興奮我們原有自重的天賦。伊卜生這種求個性發展，求獨立自尊，這種的精神與主張，祇有使我們緘默無語的欽佩。「玩偶之家」中的娜拉，使伊卜生頓然的轟動聞名於世實是意想不到的。若「以玩偶之家」不認為一個婦女的問題戲，不以娜拉當作一個女子，那我們認伊卜生是一個更偉大的思想家，更偉大的戲劇家。

「羣鬼」這齣戲，描寫一位阿爾文夫人，嫁了一個蕩子的丈夫。同住在一起，戴了十九年的假道德的假面具。身穿了一世的慘痛的甲冑。有次阿爾文夫人覺得，她再亦受不了他丈夫淫蕩的行爲，所以跑到了她心愛的牧師朋友家去。誰知道愛爾文夫人非特沒有受到他朋友一點的撫愛，反而被狠狠的教訓了一頓，且說她不守「婦道」。「阿爾文夫人由是爲了「天職」「婦道」，受了十九年不堪的苦難。丈夫活的時候，她在外面替他說些好話。就是對他的受了花柳病遺毒的兒子，亦說他父親是怎樣一個正人君子。丈夫死後，她又還花了許多錢，造了一所孤兒院，作他亡夫的遺愛。結果呢，兒子生了腦腐症，成了瘋子。孤兒院不幸亦被火焚燬。這樣愛爾文夫人變了一個更無倚靠——美德或惡德，永久慘痛的女子。這是顧面子，懼怯畏縮，不謀反叛，不求自重的結局。這種腐敗的家庭，真是不堪我們心神的猜模，更不堪我們肉眼的留連。不過聽說樹有根，病有藥，這種人類的慘劇，不是沒有引避的方法，不是絕無毀滅的能力。伊卜生大師告訴我們，祇要你不要顧面子，不寵愛假道德，

不是儘快畏縮，祇要你尊重你自己個人，不論事大事小，你就不會遭遇這種的慘劇。祇要你有娜拉未暮的那種精神，你就不會受一日與九小時的苦難。

伊卜生對於個人，對於社會，對於個人與社會，在上述的三個戲中，已經表示得很明顯，很有力。就是這三個戲，已足以代表他大部分的主張和教誨了。在「國民的公敵」裏，伊卜生才表示他的政治觀念。有一位醫生名斯鐸曼，從前發現本地的水，可以造成幾處衛生浴池。當地的人聽了有利可圖的話，就下了資本，實行起來了。不久養病避暑的人，云集而來，商業因此亦漸漸的發達。後來斯鐸曼醫生查出浴池的水管按得太低，上流的污穢，停積在浴池裏，所以使浴者都受了一種流行病症。斯鐸曼官醫提議，重行改造水管。不過改造耗費巨資，又須閉歇浴池。浴池閉歇以外，本地的商務間接還要受許多損失。所以當地的人，全體反對。結果斯鐸曼醫生，不許開口。他的報告，不准登載，不准翻印。斯鐸曼雖是設法了好久，開成了一個公民會議。結果呢，袴子撕破，驅逐回家，飽嘗拳石，窗門打破。後來商人不許他看病，廣東不許他賃居，在校教書的女兒，亦被校長辭去。這是什麼？這是伊卜生說的「多數黨總在錯的一邊，少數黨總在不錯的一邊。」誠然。一切維新的革命，都是少數人發起的，都是大多數人反對的。斯鐸曼醫生並不要做個「搗亂分子。」他為的是要盡忠於他的職業，為的是社會幸福，為的是人類健康，為的是主張公道，為的是毀滅黑暗。便是結果的結果呢，斯鐸曼醫生成了「國民的公敵。」——在「國民的公敵」裏伊卜生告訴我

們少，數人非特有主張的權利，且頻頻主張公道。要是祇有了一個人見到社會的黑幕，制度的失效，要求宜露，要求革新，我們就不應該當「他要開會演說，全城的人都不把空屋借他做會場」，「他要自己印刷，印刷局不肯替他印」，不敢替他印。人類的目的，就是在養成特立獨行自由的公民，那有以多數人的辯辭，來判斷少數人或一個人的罪狀呢？

「野鴨」這本戲類似他的「海上夫人」，不過前者是一種反面的表現，後者是正面的。「野鴨」本是一種海濶天空，逍遙自得的飛鳥，如今與人類同居，困守在玻璃封固的陽台上，久而久之，他亦就忘記了從前那種自由的樂趣，亦就漸漸的習慣了。個人在社會裏，亦是這樣，久而久之，黑暗的世界，虛偽的世界，亦就變了這個玻璃的陽台。伊卜生這齣戲，是一個超凡的創作，要是演得好，像聞一多先生看了哭的那一次，更可動人的靈魂。伊卜生寫這齣「野鴨」，並不教我們——天賜的我們，想法去適應人造的社會。要是你拿黑暗的世界習慣成了安樂窩，儒怯謙恭當作你生活的理想之規條，那你永遠像只「野鴨」，一世在樓頭的陽台上；原有海濶天空，來去自由的樂趣，從此背馳永別了。

以上詳述的戲情，是伊卜生最代表的，最著名的，最成功的幾個劇本。我雖然不是鍾愛立體畫，未來派藝術的人，但是對於講古典，說事跡，我是十分的無能。不過上述的幾個戲情的大概，足以傳授伊卜生的教誨，窺視伊卜生的思想與精神，及暗示我們去審量他的衆望。「社會的棟樑」的真正的主要人物，其實不是獲匿，乃是一位教師，名羅蘭(Roland)。

褒匿不過是變龍的理想，非非想的奴隸。褒匿的姦情，假竊案，強迫兄弟航海遠去，一切的壞事，都是變龍的理想主義之結果，諸如「社會的責任」，「社會的影響」，「體面」，「公眾的健康」，「淫蕩癡愚的行爲，果屬不可要的，但是遠不如虛敬虔誠，熱心體面的變龍爲危險。伊卜生這戲的結局，藉褒匿的話來承認真理與自由的精神，是社會的真棟樑。換言之，「社會的棟樑」的結論是：真理不是幼稚園式習俗的講實話；真理是不畏意的承認事實。理想的指令真理，祇承認幾種有體面成體統的神氣之事實，且有空間與時間限制的事實。伊卜生主張承認所有的事實。不差，禍福是我們人造的，黑白青紅是我們人染的，高下大小是我們人分的。是禍是福，是紅是白，是大是小，我們都得承認。誠實勇敢確是美德，但是有人說，誠實是蠢笨，蠢笨不是一種快感。勇敢是粗陋無禮，粗陋無禮不是名譽的酬償。美德根本亦是非非想，惡德不一定就是慘痛苦難的種子。有次有個朋友告訴我一樁事實的故事。他說他有一個十歲的兒子。他老不願意上學。所以老對他的母親說，「我肚子痛。」這位父親，雖然沒有讀過伊卜生的戲，倒亦受到過一點「承認所有的事實」的宣傳，和新式，西化，科學的教育，他就對他的婦人說，你得「承認事實」，小孩兒他不願意上學去，你不必勉強他，你就讓他待在家裏，你教教他好了。這位母親，對於這兒子是她親生的事實，她到並不否認，並且覺得母親教育她自己的兒子，似乎亦是應當的。不過她想，我的丈夫，從早至暮，在外工作，孤寂的，單性的困守在家裏，頗感日長的乏味。教教這個心散好玩的孩

子，使得我好不耐煩。我既是喜歡打牌，我就往李六嫂家去。我朋友家客廳裏挂着一盞偉路易十四時代的一種大玻璃燈，玲瓏燦爛，是我這位朋友認爲無價之寶。這盞燈確是可貴可愛，這個事實我亦得承認。小孩兒見他父親不在家，母親又出去了，他到反而覺得很快活。這小孩兒想，同傭僕們玩了許久，亦玩完了。我入想嘗試打碎這盞燈的慾望，今天不是我的機會麼？這幾根輝煌的玻璃的墜帶，經了我的擲擊，不知道會怎樣的灼燦。常是被風驚動了的玲瓏和音，會不會奏成一個樂隊的佳調？如其全燈碎在地上，不再飄蕩在空中，被父親見了，不知道又會怎樣。母親更愛我些，但是回來看我，非特方字沒有溫熱，並且違背了母親出門時的叮囑，同傭僕們玩了好久，並且把父親心愛的燈打破了，不知道她又將拿我怎樣。不過破壞後的這些事，他腦弱心小，管不了許多。（其實這是一個簡潔正直的心理。）這小孩兒定要享受那破碎時候一瞬間的刺感，所以結果他實現了他的理想。我那天剛巧去拜訪我的朋友，所以還看見那蓋巍巍堂堂的一件美品，好像大戰後場上的兵士；一件一片，都成了殘廢無生息的碎玻璃了，我見了想教訓這小孩兒一頓，打他一頓，但是我又不夠勇敢，我要尊重他的個性，所以我就嘆了一聲。自己對自己輕輕的說，這小兒天性不愛念書，真奇怪；天性頑皮，沒有辦法。其實這種情形，有何奇怪，這種事體，有何辦法之必要。我在上面說過我不善於講古典，說事跡，現在可是又講了一長篇。我不是要拿這種日常瑣碎的事實，來供給伊卜生，或伊卜生派的作者，來寫篇童話劇。我的這段事實，是我對於伊卜生主義一種懷

疑的表示！要借此日常瑣細的一段事實，來請問商榷於伊卜生，及伊卜生的宣傳者：社會的真正的棟樑，是否就是像伊卜生所表示的那種真理及自由的精神。真理自由的精神，是否為建設社會的秩序和安寧，及人類的快樂幸福？個人自由我想亦是神聖的。我亦常願我自己，狂飲真理的美酒，眺望徘徊於自由的山下。但是永遠達不到真理的仙洞，得着酩酊昏迷的機會。這當然不怪山高洞遠，祇怪我身體薄弱，沒有天賦堅忍的毅力，不撓的心志。有個小學校姓孫的同學，他亦嘗試過去探洞走山，但不及半途，他被嬌美的桃林，牽住了他的衣履，羊羔美酒，阻住了他的步行。蓋桃林美酒都是他天生心愛的東西。他嘗試這種富有勇敢性的行為，原來是受了我們同學的鼓勵，教師們的訓育。鑾龍教師這種人，亦許是伊卜生時代的同學教師。誠然。鑾龍教師害了不少他的同窗弟子。若是鑾龍這種人，活到今天，我們更文明，更進步的青年，一定早早「驅逐」「罷課」罷完了。社會愈文明當然愈複雜。社會愈文明愈複雜，我們愈加覺得我們瑣小羸弱，所以我們有了伊卜生這位教師，來督促我們求勇敢正真，訓育我們求特立自尊，我們可以不愁缺乏健康的社會，完滿了真理自由的精神了。

我們中國的婦女，恐怕是最被壓制，最受慘痛的女子。被壓迫的，受苦難的婦女，誰不羨慕「玩偶之家」，誰不想做勃娜拉。做人家的妻子，在中國的習俗傳統上，已是做了不平等的了。習俗傳統雖是一串時間的頸鍊，不過我們二十世紀以前的傳統，我們可以屏棄；二十世紀以前的習俗，我們能夠否認——雖然傳統習俗亦是一種宇宙的事實。做了不平等的了。

還要做人家的奴隸，人家的玩意兒，受人家的侮辱，隱忍虛偽的悲痛，不論那個女子，自然要捨家遠走，「飄然而去。」凡人都有手足耳目，婚嫁不一定是女子唯一的職業，離婚不一定就是婦女唯一賺錢的方法。伊卜生造出娜拉這種人物，雖不比更是幻想的，永久的，真正的 Hamlet, Othello, Peter Pan, 不過娜拉是伊卜生的結晶，伊卜生的號筒，這新世紀的一個代表精神。壓迫慘苦，不要說女子自己不能忍受，就是我們男子看了，心中亦有所不忍。生命的火星，緣由於思想的擦磨。若是夫婦兩人，思想上是南轅北轍，情感與膽量上有天涯之別，那麼這種同居的生活，還有什麼不厭的樂趣，見了懼怯畏縮的人，如同見了面黃飢瘦的病人；見了戴假面具顧面子的人，好像見了拐騙不可信任的陋人，所以要是那個女子，處於娜拉的境遇，不但要盼望她，並且要鼓勵她捨家遠去。娜拉在「玩偶之家」裏，飄然而去以後的生活，不知怎樣。這是一個極饒興味的問題。我們當然像伊卜生一樣，盼望她從此以後，享受原有特立自尊的幸福之機會。若是娜拉在急需撫愛的時光，忽然愛上了一個人面獸心的男子，或是一個殘忍粗魯的人，恐怕伊卜生的娜拉，一般人的娜拉，又要感到另一種不自由的苦痛。因為大半的女子，經了一次的失望心折，她的心志，就不如從前的高傲，整齊，且有約束性。不過若是像娜拉這樣一個女子，不幸而須賣淫爲生——其實這是常有的因果，我們亦須尊敬她一種自由特立的生活。不過萬一像在中國的社會裏，在中國青樓的職業裏，像娜拉賣淫爲生，那不免又須被妓院的資本家壓迫，被鴇婆們鞭撻，忍受選擇遊

客不自由的苦痛。妓院的女子，與大家閨秀，除了環境的因果關係，沒有一絲的區別，不比盜賊刑犯，有血統遺傳的要素。賈淫不一定是獸慾過甚的原因，乃是意志薄弱，知識缺乏的結果。總言之，壓迫侮辱，不是美德；虛偽懼怯，不是善良的習慣，我們人人負掃除的責任。不過要是天生意志薄弱的人，天生不易收受知識的人，假使在情感衝動的時候，解脫了羈絆，頓然釋放了自己，又走進了虛偽的門裏，跨上了不自由的道上，我們不能質問伊卜生，或伊卜生派的學者，我們祇能戴了一個YMOA的笑容，去問這個人自己。

「羣鬼」裏愛爾文夫人，嫁的不是娜拉那樣的丈夫，自私自利的理想家。愛爾文夫人根本亦不像娜拉，不願做一個女人的女人，不願過那種普通的，甜蜜的，理想的家庭生活。愛爾文先生做了一世淫蕩不堪的丈夫；愛爾文夫人一生犧牲於遮蔽浪子丈夫的荒謬之行爲，再沒法使她遺傳了梅毒的兒子快活自滿。相信伊卜生主義的人，都覺得愛爾文夫人爲了沒有胆子，要顧體面，才收獲這種結局，才痛受這種腐敗家庭的苦難。不差，愛爾文夫人都是爲了這些，才身受十九年的慘痛。伊卜生看來，這十九年的苦痛，都爲了她沒有自主勇敢的精神。但是這樣一個有血有肉的人，苦痛決不以爲甜蜜，「飄然而去」決未沒有想到過是何等容易快活的事情。家庭婚姻本是五十分與五十分的結合。要是愛爾文夫人，爲了慘痛，爲了自侮自欺，想捨家而脫逃，那麼愛爾文先生，雖是淫蕩的浪子，難免就找不到另一個女子，來做他的妻子。若是苦痛像宇宙裏的輕養，那麼不過愛爾文夫人使另一個女子，嘗受慘痛的

滋味，多曉得一點生命的意義。要是教育知識純然是爲了發展個性，爲了養成獨立自尊，不受調停，不拘中庸的精神，那麼我們很可以原諒愛爾文夫人，沒有受過這種的教育，才做了在伊卜生派人的眼中，一個無價值的標樣。愛爾文夫人假使是一個天生有忍耐性，肯犧牲，相信命理，有宗教觀念的人，那麼我們亦不必爲了她身受十九年的慘痛，忍淚吞聲，替他愁恨抱怨。伊卜生，對於婦女問題，根本是一個感傷主義的人。一個女子十九年在一個腐敗的家庭裏，受了爲母爲妻的苦難，我們看了「羣鬼」，似乎能不表示同情，產生怨憤。不過要是十九年的慘痛，被時間切斷了，被空間分散了，我們現代人眼淚雖多，亦決不會感到她的苦痛，那樣的劇烈。

伊卜生的政治思想，是近代政治思想革中的一個大動力。多數政治似乎是比较的有理，不過在維新革命的時候，多數人總是麻木不仁守舊反對的。欲求幸福進步，我們不能不打破「服從多數的迷信」，擁護少數的人，或一位先知先覺的個人。社會不是一個抽象的組織，政治不是思想上空樓閣的經營。少數多數，無關緊要；昌順與安寧，才是一切制度組織的正鵠。多數人爲了商業上的利益，借了政治的工具，把斯鐸曼醫生，成爲國民的公敵；借了「人民」，「社會」，「民主政治」，「多數政治」，這種的名義，判說斯鐸曼是「人民」的仇敵，「社會」的貼危，「民主主義」的逆賊，「多數政法」的變節者。「國民的公敵」發顯於一八八二年。伊卜生披露這種政治的，商業的，社會的黑幕，主張擁護少數維新革命

的分子，都爲的是社會的進步，人類的自由。自一八八二年至今日，類似這戲中的事跡，不知發生過多少，恐怕不斷的在發生。不過像斯鐸曼這種人倒是不常聽得，不常見著。不是社會裏沒有這種人，祇因爲我們的社會，比從前有進步，有教育，有組織，有效率，所以祇要有個人，或少數有什麼反對，社會先把多數人的主張，很客氣的勸進他或他們，或以登天成仙的澈底話，很莊嚴慎重的教道他，結果。不待他或他們成功國民的公敵，早已透過我們的肉眼，再亦用不著我們聽官的勞力。每次每種的革命，都是少數與多數的爭執。革命的原由，爲的是自由幸福。少數與多數的爭執，是一個見解相殊的問題，知感的時間問題。如革命者有堅強的意志，不撓的毅力，久而久之，少數總能戰勝多數。社會的思潮，像只駱駝的蹣跚，羣衆鑿別的速率，像只步履蹣跚的蝸牛。所以伊卜生大帥的訓言，「多數人總在錯的一邊，少數黨總在不錯的一邊」，真是對極。不過吞飲他這兩句話，我們有一種回味。一種疑問——今日的多數，還不是昔日的少數？今日的小數，不就是來日的多數麼？

蕭伯納(G. B. Shaw)在伊卜生主義的孝子。從 League of Youth 至 Hedda Gabler 止的九個戲，他稱爲反理想家的戲。「反理想家的」這五個字，足以表現伊卜生最著名的戲隱藏的思想。理想家是夢人。理想家的思想，理想家的劇本，能夠使我們做夢。你若是騙了給小孩兒糖吃，他一定不高興。一個處女夢到她的情人向她求救來了，十分的快活。不過待她醒來，就二十分怨憤。思想家不教我們實際的在地面上找生活，尋快樂，反使我們在空中感

到飄搖的苦痛。伊卜生感覺到人類的慘痛，一幕一幕描寫給我們看，一頁一頁訓道我們，叫我們跟他走、跟他到自由的道上，幸福的山巔。不要以為伊卜生是另一種的理想家，又一時代的理想家的戲劇家。亦再不要以為娜拉的離開郝爾茂，「飄然而去」，僅是她一生第一個表示；愛爾文夫人十九年的慘痛，僅是她那世的厄運；斯鐸曼醫生那社會的國民，無時無地沒有的人民。祇要你誠心誠意跟他去，聽從他，你一定能夠在社會裏看不見一個像褒匿的「社會的棟樑」；你亦有勇氣做「娜拉」，不做人家的玩偶；你永遠碰不到「羣鬼」，早就脫離愛爾文先生的家庭；你決不會到那浴池，傳着流行病症，亦不會像斯鐸曼醫生做成「國民的公敵」。

多才多藝的蕭伯納先生，惟恐這種美意真理失傳，所以他又把我們載在伊卜生旗下的船上，離開這理想家的河岸。當此風和氣清，天青日白的時光，但望這條流河，是個有盡頭的水道，能窺見真理的山尖，自由的平道。就不上沃田好地的岸上。在沙灘上我們亦許亦能種花造屋。

閏二月初一日範圍

中國戲劇社叢書之一

回國劇運動

實價五角半

余上沅編 (陳衡粹女士畫封面)

十五年夏天，中國戲劇社的朋友們借北京晨報附刊的地位，辦了一個「劇刊」。替它撰稿的有余上沅，趙太侔，張禹九，鄧以蠶，聞一多，徐志摩，顧頌剛諸先生。這些精心結構的文章，在戲劇藝術的理論，批評及技巧諸方面，都有相當的供獻；可作改良舊戲的張本，可作建設新劇的指南。

現由余上沅先生從劇刊選出了最有精采的文章二十幾篇，連同附錄，共計十餘萬言；余先生並為作序文一篇。中國戲劇社特與本店協商，定價低廉，以期普及。存書不多，購者從速。

新月書店謹啟

廬山遊記

胡適

四月三日的早晨，我走過沈崑三先生的門口，他見了我，便說，「適之，昨天晚上我同夢旦想來看你，我們想邀你逛廬山去。」我問何時去，崑三說，「明晚就行，船票都定好了，你去不去？」我問還有誰去。他說，「高夢旦，蔣竹莊，你和我。」

我想，要我自動地去逛廬山，那是不容易做到的事。我在北京九年，沒有遊過長城，我常常笑我自己。任叔永常說，「當趁我們腳力尚健時，多遊幾處山水」。我想起了叔永的話，便聯想到前十天我因脚上有一塊紅腫，竟有六天不能下樓。這雙腳從來沒有享過這樣清福，現在該讓他們鬆動鬆動了。

所以我便問崑三道，「我可以帶我的兒子去嗎？」他說，「帶他到船上再補票。明天晚上，太古碼頭，吳淞船上再見。」

十七，四，七

船到九江時，已一點一刻。

先到商務印書館，經理王少奎先生替我們招呼，僱人力車到汽車公司。九江表面情形同

我兩年前所見沒有什麼不同；除了幾處青天白日旗之外，看不出什麼革命影響。路上見兩個剪了髮的女子，這是兩年前沒有的。

汽車到蓮花洞，即由汽車公司中人替我們僱藤轎上山，經過斗笠樹。踏水河，月弓壑，小天池等處，到牯嶺。踏水河以上，山路很陡峻，很不易行。小天池爲新闢地，幾年前志摩散海都說此地很好，將來可以發展。我們今天不會去看此地，但望見其一角而已。

到牯嶺住的是胡金芳旅館。主人胡君給我們計畫三天的遊玩路程如下：

八日（上午）御碑亭，仙人洞，大天池。

（下午）五老峯，三疊泉，海會寺。

九日由海會寺到白鹿洞，萬杉寺，秀峯寺，青玉峽，歸宗寺，溫泉。

十日由歸宗寺到觀音橋，金井，玉淵，棲賢寺，含鄱口，黃龍寺。

夢旦帶有吳煒的廬山志（淮南李灃，歙州閔麟嗣大概是實際編輯人，書成於康熙七年），共十五卷，我借來翻看。這也是臨時抱佛脚的工作。此書篇幅太多，編輯又沒有條理，——二百多年前的路徑是不能用作今日的遊覽程序的，——故匆匆翻讀，很難得益處。

七點起程。因山志太繁，又借得陳雲章陳夏常合編的廬山指南（商務出版；十四年增訂四版）作幫助。

將起程時，見轎夫玩江西紙牌，引起我的注意，故買了一副來查考，果有歷史價值。此牌與福建牌，徽州牌，同出於馬弔，源流分明。一萬至九萬皆有水滸人物畫像。一弔至九弔，一文至九文，則都沒有畫像了。此二十七種各有四張，共百零八張。另有千萬四張，枝花（一枝花蔡慶）四張，「全無」（轎夫說，湖北人叫做「空文」，則與馬弔更合）四張，此則今之中發白三種之祖。空文即「零」，故今為「白版」。以上共百二十張。另有福，壽，喜，財，五種，各一張，則「花」也。共一百二十五張。

徽州牌有「枝花」五張，「喜」五張，「千萬」五張，「王英」（矮脚虎）五張。

到御碑亭。亭在白鹿昇仙台上。（此據舊志。今則另有一「白鹿昇仙台」，其實是捏造古跡也。）地勢高聳，可望見天池及西北諸山。亭內有碑，刻明太祖的周顛仙人傳全文。此文見廬山志二，頁三十六—四十一，敘周顛事最詳，說他在元末天下未亂時，到處說「告太平」，後來「深入匡廬，無知所之。」末又記赤脚僧代周顛及天眼尊者送藥治太祖的病事。此傳真是那位「流淚皇帝」欺騙世人的最下流的大文章。王世貞游東林天池記（廬山志二，頁二十八）論此碑云：

願聖凡不足論，天意似欲爲明主一表徵應，以服衆志耳。

這句話說盡明太祖的欺人心事。自明以來，上流社會則受朱熹的理學的支配，中下社會則受朱元璋的「真命天子」的妖言的支配，二朱狼狽爲奸，遂造成一個最不近人情的專制社會。

濟顛和尚的傳說似與周顛的神話有關。將來當考之。（小說英烈傳說周顛故事甚詳。）

御碑亭下爲佛手崖，更下爲仙人洞，有道士住在此，奉的是呂祖，神靈俗氣可厭。

由此往西，到天池寺。天池本在天池山頂，朱熹山北紀行所謂

天池寺在小峰絕頂，乃有小池，泉水不竭，（志二，頁七）

是也。今之天池寺似非舊址。寺中亦有池水；寺極簡陋；宋明諸人所游覽詠嘆的天池寺，今已不存片瓦。寺西有廬山老母亭，有鄉間小土地廟那麼大，時見鄉下人來跪拜。遙望山岡上有新起塔基，人說是舊日的天禧塔，舊志說是韓侂胄建的，毀於洪楊之亂，僅存五級；去年唐生智最得意時，毀去舊塔，出資重建新塔，僅存塔基，而唐已下野了。朱和尚假借周顛的鬼話，裝點天池，遂使這一帶成爲鬼話中心。唐和尚（唐生智迷信佛教，在他勢力所及的幾省大倡佛教）也想裝點天池，不幸鬼話未成立，而造塔的人已逃到海外。朱和尚有知，不知作何感想。

天池寺在明朝最受帝室禮敬，太祖在此建聚仙亭，祀周顛等，賜銅鼓象鼓；宣德時，恩禮猶未衰。王守仁於正德己卯擒宸濠，明年游天池，有詩三首，最有名。其中一首云：

天池之水近無主，木魅山妖競偷取，公然又盜巖頭雲，却向人間作風雨。

又文殊台夜觀佛燈一首云：

老夫高臥文殊台，拄杖夜掃青天開，撒落星辰滿平野，山僧盡道佛燈來。

此老此時頗有驕氣，然他的氣象頗可喜。今則天池已不成個東西，僅有赤腳鄉下人來此跪拜廬山老母而已！

我們回到旅館吃午飯，飯後起程往遊山南。經過女兒城，大月山，恩德嶺等處，山路極崎嶇，山上新經野燒，無一草一木，使人厭倦。大月山以後，可望見五老峯之背，諸峯打成一片，形如大盤芝，又如大掌扇，聳向鄱陽湖的方面，遠望去使人生一種被壓迫而向前傾倒的感覺。圖中所見五老峯皆其正面，氣象較平易，遠不如背景的雄渾逼人。

鄱陽湖也在望中，大孤山不很清楚，而鞋山一島很分明，望遠鏡中可見島上塔廟。湖水正淺，多淤地，氣象殊不偉大。

夢旦帶有測高器，測得山高度如下：

牯嶺（胡金芳旅館）

一一五〇公尺

女兒城

一三八〇

大月山

一五五〇

恩德嶺

一五五〇

廬山遊記

五

據此則大月山高五千〇三十八英尺。陳氏指兩說

大月山計高四千六百尺，較漢陽峯僅低百六十尺。（頁六十五）

不知是誰的錯誤。指南（頁四十一）又說

漢陽峯高出海面四千七百六十尺。

據牯嶺測量原工程師 John Berlin 說，他不曾實測過漢陽峯，陳氏所據不知是何材料。

途中看三疊泉瀑布，源出大月山，在五老峯的背面。這時正當水少的時候，三疊泉並不見如何出色。這也許是因為我們在對山高處遠望，不能盡見此瀑布的好處，也許是因為我會幾次看過尼格拉大瀑布（Niagara Falls）；但我看了此泉後，讀王世懋方以智諸人驚歎此瀑布的文字（廬山志九，頁十七，又十九），終覺得他們的記載有點不實在。夢且先生也說，此瀑大不如雁宕的瀑泉。

廬山多瀑布，但唐宋人所稱贊的瀑布大都是山南的一些瀑布，尤其是香爐峯雙劍峯一帶的瀑布。他們都不曾見三疊泉。方以智說：

閱張世南紀聞載水簾三疊以紹熙辛亥始見。（志九，頁二十）

廬山志又引范昶云：

新瀑之勝，其見知人開始於紹熙辛亥（一一九一）年。至紹定癸巳（一二三三），湯制幹仲龍品題之，以為不讓谷廉，有時寄張宗端曰……鴻漸但知唐代水，涪翁不到紹

豐年。從茲康谷宜居二，試問巽巖老詠仙。（九，頁二十一）

朱熹送碧崖甘叔懷遊廬阜三首之二云：「直上新泉得雄觀，便將傑句寫長杠」。自跋云：「新泉近出，最名殊勝，非三峽漱石所及，而余未之見，故詩中特言之。……」此可證三疊泉之發見在朱子離開南康以後。

過山入南康境，樹木漸多，山花遍地，杜鵑尤盛開，景色絕異山北。將近海會寺時，萬松青青，微風已作松濤。松山五老峯嵯峨高矗，氣象渾樸偉大。一個下午的枯寂乾熱的心境，到此都掃儘了。

到海會寺過夜。海會寺不見於舊志；即古代的華嚴寺遺址，後（指南說，清康熙時）改爲海會菴。光緒年間，有名僧至善住此，修葺增大，遂成此山五大叢林之一。（指南說，重建在癸卯）

寺僧說寺中有高閣可望見鄱陽湖與五老峯，因天晚了，我們都沒有上去。寺中藏有趙子昂寫畫的法華經，很有名；我們不很熱心去看，寺僧也就不拿出來請我們看。我問他借看至善之徒普超用血寫的華嚴經八十一卷全部。他拿出普賢行願品來給我們看，並說普超還有血書法華經全部。華嚴經有康有爲梁啟超兩先生的題跋，梁跋很好。此外題跋者很多，有康白情的一首詩尚好，但後序中有俗氣的話。

刺血寫經是一種下流的求福心理。但我們試回想中古時代佛教信徒捨身焚身的瘋狂心理，便知刺血寫經已是中古宗教的末路了。莊嚴偉大的寺廟已僅存破屋草蓋了；深山勝地的名剎已變作上海租界馬路上的「下院」了；廬山蓮池的中興事業也只是空費了一番手足，終不能挽救已成的敗局。佛教在中國只剩得一雙破碗，若干飯桶。中古宗教是過去的了。

寺中有康有為先生光緒己丑（一八八九）題贈至善詩的真跡，署名尙是「長素康祖詒」。書法比後來平易多了。至善臨終遺命保存此詩卷，故康先生戊午（一九一八）重來游作詩很有感慨，有「舊墨繡紗祇自哀」之語。後來他游溫泉，買地十畝，交海會寺收管，以其租穀所入作為至善的香火燈油費。（溫泉買地一節，是歸宗寺僧告我的。）

十七，四，九

昨夜大雨，終夜聽見松濤聲與雨聲，初不能分別，聽久了才分得出有雨時的松濤與雨止時的松濤，聲勢皆很夠震動人心，使我終夜睡眠甚少。

早起雨已止了，我們就出發。從海會寺到白鹿洞的路上，樹木很多，雨後青翠可愛。滿山滿谷都是杜鵑花，有兩種顏色，紅的和輕紫的，後者更鮮艷可喜。去年過日本時，櫻花已過，正值杜鵑花盛開，顏色種類很多，但多在公園及私人家宅中見之，不如今日滿山滿谷的氣象更可愛。因作絕句記之：

長松數吹尋常事，最喜山花滿眼開。

嫩紫鮮紅都可愛，此行應爲杜鵑來。

到白鹿洞。書院舊址前清時用作江西高等農業學校，添有校舍，建築簡陋潦草，真不成個樣子。農校已遷去，現設習林事務所。附近大松樹都釘有木片，寫明保存古松第幾號。此地建築雖極不堪，然洞外風景尚好。有小溪，淺水急流，錚淙可聽；溪名貫道溪，上有石橋，即貫道橋，皆朱子起的名字。橋上望見洞後諸松中一松有紫藤花直上到樹杪，藤花正盛開，艷麗可喜。

白鹿洞本無洞，正德中，南康守王濬開後山作洞，知府何濬鑿石鹿置洞中。這兩人真是大笨伯！

白鹿洞在歷史上佔一個特殊地位，有兩個原因。第一，因爲白鹿洞書院是最早的一個書院。南唐昇元中（九三七—九四二）建爲廬山國學，置田聚徒，以李善道爲洞主。宋初因置爲書院，與睢陽石鼓嶽麓三書院並稱爲「四大書院」，爲書院的四個祖宗。第二，因爲朱子重建白鹿洞書院，明定學規，遂成後世幾百年「講學式」的書院的規模。宋末以至清初的書院皆屬於這一種。到乾隆以後，樸學之風氣已成，方才有一種新式的書院起來；阮元所創的詒經精舍，學海堂，可算是這種新式書院的代表。南宋的書院祀北宋周邵程諸先生；元明的書院祀程朱；晚明的書院多祀陽明；王學衰後，書院多祀程朱。乾嘉以後的書院乃不祀理學

家而改祀許慎鄭玄等。所祀的不開便是這兩大派書院的根本不同。

朱子立白鹿洞書院在淳熙己亥（一一七九），他極看重此事，曾對上丞相說：

願得比祠官例，爲白鹿洞主，假之稍廩，使得終與諸生講習其中，猶愈於崇奉異教香火，無事而食也。（志八，頁二，引洞志）

他明明指斥宋代爲道教宮觀設祠官的制度，想從白鹿洞開一個儒門創例來抵制道教。他後來奏對孝宗，申說請賜書院額，並賜書的事，說：

今老佛之宮布滿天下，大都逾百，小邑亦不下數十，而公私增益勢猶未已。至於學校，則一郡一邑僅置一區；附郭之縣又不復有。盛衰多寡相懸如此！（全上，頁三）這都可見他當日的用心。他定的白鹿洞規，簡要明白，遂成爲後世七百年的教育宗旨。

廬山有三處史蹟代表三大趨勢：（一）慧遠的東林，代表中國「佛教化」與佛教「中國化」的大趨勢。（二）白鹿洞，代表中國近世七百年的宋學大趨勢。（三）牯嶺，代表西方文化侵入中國的大趨勢。

從白鹿洞到萬杉寺。古爲慶雲菴，爲「律」居，宋景德中有大超和尚手種杉樹萬株，天聖中賜名萬杉。後禪學盛行，遂成「禪寺」。南宋張孝祥有詩云：

老幹參天一萬株，廬山佳處着浮圖。祇因賈斷山中景，破費神龍百斛珠。（志五，頁

六十四，引種史）

今所見杉樹，粗僅如瘦腕，皆近年種的。有幾株大樟樹，其一爲「五爪樟」，大概有三四百年的生命了；指南說「皆宋時物」，似無據。

從萬杉寺西行約二三里，到秀峯寺。吳氏舊志無秀峯寺，只有開先寺。毛德琦新志（康熙五十九年成書我在海會寺買得一部，有同治十年。宣統二年，民國四年補版。我的日記內注的卷頁數，皆指此本。）說：

康熙丁亥（一七〇七）寺僧超淵往淮迎駕，御書秀峯寺賜額，改今名。

開先寺起於南唐中主李景。李景年少好文學，讀書于廬山；後來先主代楊氏而建國，李景爲世子，遂嗣位。他想念廬山書堂，遂於其地立寺，因有開國之祥，故名爲開先寺，以紹宗和尚主之。宋初賜名開先華藏；後有善暹，爲禪門大師，有衆數百人。至行瑛，有治事才，黃山谷稱「其材器能立事，任人役物如轉石於千仞之溪，無不如意。」行瑛發願重新此寺。

開先之屋無慮四百楹，成於瑛世者十之六，窮壯極麗，迄九年乃即功。（黃庭堅開先禪院修造記，志五，頁十六至十八）

此是開先極盛時。康熙間改名時，皇帝賜額，賜御書心經，其時「世之人無不知有秀峯」（郎廷極秀峯寺記，志五，頁六至七），其時也可稱是盛世。到了今日，當時所謂「窮壯極

廬」的規模只剩敗屋十幾間，其餘只是頽垣廢址了。讀書臺上有康熙帝賜米芾書碑，尙完好；其下有石刻黃山谷書七佛偈，及王陽明正德庚辰（一五二〇）三月紀功題名碑，皆略有損壞。

寺中雖頽廢令人感嘆，然寺外風景則絕佳，爲山南諸處的最好風景。寺址在鶴鳴峯下，其西爲龜背峯，又西爲黃石巖，又西爲雙劍峯，又西南爲香爐峯，都嶽奇可喜。鶴鳴與龜背之間有馬尾泉瀑布，雙劍之左有瀑布水；兩個瀑布遙遙相對，平行齊下，下流入壑，匯合爲一水，進出山峽中，遂成最著名的青玉峽奇景。水流出峽，入於龍潭。崑三與祖望先到青玉峽，徘徊不肯去，叫人來催我們去看。我同夢旦到了那邊，也徘徊不肯離去。峽上石刻甚多，有米芾書「第一山」大字，今鈞華作寺門題榜。

徐凝詩「今古長如白練飛，一條界破青山色」，即是詠瀑布水的。李白瀑布泉詩也是指此瀑。舊志載瀑布水的詩甚多，但總沒有能使人滿意的。

由秀峯往西約十二里，到歸宗寺。我們在此午餐，時已下午三點多鐘，餓的不得了。歸宗寺爲廬山大寺，也很衰落了。我向寺中借得歸宗寺志四卷，是民國甲寅先勤本坤重修的，用活字排印，錯誤不少，然可供我的參考。

我們吃了飯，往游溫泉。溫泉在柴桑橋附近，離歸宗寺約五六里，在一田溝裏，雨後溝

水渾濁，微見有兩處起水泡，即是溫泉。我們下手去試探，一處頗熱，一處稍減。向農家買得三個雞蛋，放在兩處，約七八分鐘，因天下雨了，取出雞蛋，內裏已溫而未熟。田隴間有新碑，我去看，乃是皇子縣的告示，署民國十五年，中說，接康南海先生函述在此買田十畝，立界碑爲記的事。康先生去年死了。他若不死，也許能在此建立一所浴室。他買的地橫跨溫泉的兩岸。今地爲康氏私產，而業歸海會寺管理，那班和尚未必有此見識作此事了。

此地離栗里不遠，但雨已來了，我們要趕回歸宗，不能去尋訪陶淵明的故里了。道上見一石碑，有「柴桑橋」大字。舊志已說「淵明故居，今不知處」。（四，頁七）桑喬疏說，去柴桑橋一里許有淵明的醉石。（四，頁六）舊志又說，醉石谷中有五柳館，歸去來館。歸去來館是朱子建的，即在醉石之側。朱子爲手書顏真卿醉石詩，並作長跋，皆刻石上，其年月爲淳熙辛丑七月（一一八一）。（四，頁八）此二館今皆不存，醉石也不知去向了。莊百俞先生廬山游記說他曾訪醉石，鄉人皆不知。記之以告後來的遊者。

今早橋上讀舊志所載宋周必大廬山後錄，其中說他訪栗里，求醉石，土人直云，此去有陶公祠，無栗里也。（十四，頁十八）南宋時已如此，我們在七百年後更不易尋此地了，不知闕疑爲上。後錄有云：

書記前人題詩云：

五字高吟酒一瓢，廬山千古想風標。

至今門外青青柳，不爲東風肯折腰。

惜乎不記其姓名。

我讀此詩，忽起一感想：陶淵明不肯折腰，爲什麼却愛那最會折腰的柳樹？今日從溫泉回來，戲用此意作一首詩：

陶淵明同他的五柳

當年有個陶淵明，

不惜性命只貪酒，

骨硬不肯深折腰，

棄官回來空兩手。

壺中無米琴無絃，

老婆嬌兒赤脚走。

先生吟詩自嘲諷，

笑指籬邊五株柳：

「看他風裏儘低昂！

這樣腰肢我無有。」

晚上在歸宗寺過夜。

歸宗寺最多無稽的傳說，試考訂其最荒謬的幾點，以例其餘：

(一) 傳說歸宗寺是王羲之解溇陽郡守後，捨宅爲西城僧佛馱耶舍造的。(志四，頁二十四，引桑疏。)此說之謬，歸宗志已辨之，歸宗志說：

考晉史，佛陀耶舍於安帝義熙十年甲寅(四一四)始至廬山；羲之守九江在成帝咸康初。歸宗寺則咸康六年(三四〇)所造也。前後相去六十餘年。當知所請爲達磨多羅，而耶舍實金輪開山，繼主歸宗耳。(廬山志四，頁二十五引)

歸宗志能證明王羲之不曾爲佛馱耶舍造寺，是很對的。但他又說，羲之所請爲達磨多羅，那又是極謬的杜撰典故。達磨多羅的禪經是廬山道場譯出的，但達磨多羅從不曾到過中國。此可見羲之造寺之說，全出捏造。咸康六年之說亦無據。

(二) 歸宗寺有王羲之洗墨池。羲之造寺之說大概因此而起。宋肇商丘漫語已辨之，他說：

臨池而池水黑者，謂因墨之多也。羲之雖善書，安能變地脈，易水色，使之久而猶黑哉？(志四，頁二十六引)

知道了墨池之不可信，便知因此而起之羲之造寺說也不可信。

(三) 歸宗寺背後山上有金輪峯，峯上有舍利塔，莊百愈遊記說：

金輪峯頂有鐵塔，佛馱耶舍負鐵於峰頂成之，以藏如來舍利。

這是最有趣的傳說，其說始見于釋屢宜的復生松記略，毛志（四，頁三十一）始引之。屢宜大概是康熙時人。二三百年來，此說已牢不可破了。今試考其來源，指其荒謬：

（A）舊志引神僧傳中的佛馱耶舍傳，從無說他負鐵造塔藏舍利的話，也無王羲之爲他造寺的話。

（B）周必大廬山錄云：

石鏡溪上直紫霄峰，鐵塔在焉。……（志十四，頁十五）

又他的廬山後錄云：

三將軍正廟……自歸宗登山，才里餘。又其上八里，則紫霄峰，峰頂有鐵浮圖九級，藏舍利。遠望如枯木，而晉覺僧耶舍亦有墳在其上。（志十四，頁十八）

這是我們所得的最早記載。可見南宋時已有鐵塔，但不名耶舍塔，其峯名紫霄峰。

（廬山錄下文另有一個金輪峯。）其時已捏造出一座耶舍墳，用意在於坐實王羲之爲耶舍造寺的傳說，却不在與塔發生關係。

（C）元延祐己卯（一三一五）李洞有廬山遊記，中說：從報國寺杏壇間遙望白雲紫霄諸峯，森猶紫筍，轟其巔耶舍塔，冠簪玉如（十四，頁三十五）

其時人已不知耶舍墓，而此塔遂叫做耶舍塔了。但其峯仍名紫霄峰。

(D)明嘉靖中桑喬作廬山紀事(自序在嘉靖辛酉，一五六一，)即舊志所稱「桑疏」，爲後來廬山志的根據。他說：

耶舍塔山在般若峯東。……明正統中，(約一四四〇)，[塔]爲雷所擊摧折，惟一級存。

此時去正統不很遠，其言可信。那時人已不知紫霄峰之名了，但稱耶舍塔山。舊志因襲此說，故云：

峯從山腰拔起，峭麗如簪如玉筍。然無名，以塔得名。(志四，頁二十)

(E)此塔正統間被雷毀去之後，至萬曆間，僧德慈重修。(據歸宗寺志)舊山志不記此事；毛氏續志也不記此事，但有施國章詩云，

鐵塔孤飛峯頂煙。(志四、頁三十七)

又王養正(死于清初)詩云，

塔聳金輪舍利藏。

皆可證末清初塔已修好了。王養正詩說「塔聳金輪」，又可證晚明以後始人都認認塔所在之峯爲金輪峯。其實金輪峯在歸宗寺後，山並不高，舊志明說他「形如輪」(四、頁二十五)，與那「峭麗如簪玉筍」的耶舍塔山顯然是兩處。舊志卷首有地圖(圖五)，歸宗之上爲金輪，再上爲觀音岩，再上爲耶舍塔山，可以爲證。

但後人皆不知細攷；歸宗寺志（民國三年活字本）卷二也遂認此塔所在之山爲金輪峯。陳氏指南，莊百齋遊記皆沿其誤。於是宋人所謂紫霄峰，一變而爲耶舍塔山，再變而爲金輪峯了。寺後之金輪峯從此高升兩級，張冠李戴，直到如今。

(F)元人誤稱此塔爲耶舍塔，以後遂有耶舍負鐵上山頂造塔的謬說出來。慶宜作復生松記略，便直說

耶舍躬負鐵於金輪峯頂爲浮屠以藏如來舍利。

其時考證之學風漸起，故歸宗舊志（廬山志（所引）竟能證明耶舍與王羲之的年代相差六十餘年。（引見上文）但這班和尚總不肯使耶舍完全脫離關係，故一面否認耶舍爲歸宗開山之祖，一面又擴大耶舍造塔的神話，於是有一「金輪開山，繼主歸宗」（引見上文）的調和論。毛德琦續志說的更荒謬了：

耶舍尊者定中三見輪峰，乃奉佛舍利至匡廬，建塔於頂。（四，頁二十）

於是耶舍之來竟專爲造塔來了！

(G)此塔是神僧負鐵所造，自然歷久不壞！於是世人皆不信此塔年代之晚。此塔全毀于正統間（見桑喬紀事）；重修于萬曆間，再修于乾隆十四年，後來又毀了；至光緒三十一年，海會寺至善之徒碧蓮募款重修，得方□□（我偶忘記其名）之助，僱用粵波工匠，用新法鑄補。以上均見歸宗志。此塔孤立山頂，最易觸電，故屢次被

變；所謂「新法」大概有避電的設備。此塔今日能孤立矗天，雲遮不住，雷打不傷，原來都出寧波工匠用科學新法之賜，但有信心的善男子善女人都不肯研究歷史，或仍認爲耶舍負鐵所造（如莊百愈遊記），或稱其「歷久不圯」（指南頁五三）。此事是一個思想習慣的問題，故不可不辨正。

以上是我在船上記的，手頭無書，僅據舊志所引材料，略加比較參證而已。我回上海後，參攷各書，始知佛陀耶舍從不會到廬山，一切關於他的傳說都可不攻而破了！

梁慧皎高僧傳中佛陀耶舍傳中說耶舍於秦弘始十二年（四一〇，即晉義熙六年）在長安譯出四分律，長阿含等。至十五年（四一三）解座。

耶舍後辭還外國，至罽賓，得虛空藏經一卷，寄賈客傳與涼州諸僧。後不知所終。（金陵刻經處本，卷二，頁十六）

這是很明白的記載。他於罽賓人，仍回到罽賓，走的是陸路，決沒有繞道江南的必要。他既沒有到過廬山，於是

（1）歸宗志所謂「考晉史，佛陀耶舍於安帝義熙十年甲寅始至廬山」，乃是妄說。晉書那有此事。王羲之傳也不說他守江州在何年。

（2）神僧傳說他在「弘始元年譯四分律并長阿含等經。……南至廬山，與釋慧遠會蓮社」

的話，也是妄說。弘始元年，鳩摩羅什還不曾到長安，何況耶舍？廬山結社的話全無根據。

(3) 他既遠外國，廬山那會有他的墳墓？

(4) 他既不曾到廬山，那有王羲之爲他造歸宗寺之事？那有他『金輪開山，繼主歸宗』的事？那有負 造舍利塔的事？

我于是更考佛陀耶舍到廬山之說起于何時。日本僧最澄于唐德宗貞元二十年（八〇四）入唐，明年回日本，携有經典多種；他著有內證佛法相承血脈譜，中引傳法記云：

建唐大師謂弟子佛陀耶舍云：『汝可往震旦國傳法眼』。……耶舍奉師付囑，便附舶來此土。……耶舍向廬山東林寺，其時遠大師見耶舍來，遂請問。……後時耶舍無常。建唐大師和弟子無常，遂自泛船渡來此土。……（傳教大師全集，卷二，頁五七一）

敦煌本歷代法寶記（倫敦巴黎皆有唐寫本，我有影印本）所記與此略同，但把『佛陀』『耶舍』誤截作兩個人！此種荒誕的傳說起于當日禪宗和尙爭法統的時期，其時捏造的法統史不計其數，多沒有歷史的根據。如上引傳法記的話，謬處顯然，不待辨論。

此爲耶舍到廬山之說之最早記載，其起原當在八世紀。後來的東林十八高賢傳（北宋時始出現，稱陳舜俞刊正，沙門懷悟詳補）與神僧傳都更是晚書，皆是刪改高僧傳，而加入到

廬山入社一句。李龍眠畫蓮社十八賢圖，李元中作記；晁補之續作圖，又自作記，皆依此說，此說遂成真史蹟了。

但後來這個傳說又經過不少變遷，可以作故事演變的一個好例。起初耶舍與廬山的關係只在北山東林寺一帶。故廬山志（十二上，頁二）說：

分水嶺之西，〔東林寺之北〕有耶舍塔。

桑喬紀事云：

耶舍塔，并塔院，西域僧佛馱耶舍建。並廢。

後來山南佛寺大興，也要拉幾位神僧來撐場面，於是把耶舍的傳說移到山南。於是有王羲之爲耶舍造歸宗寺的謬說，有耶舍墳的捏造，有耶舍定中三見金輪峯，遂奉舍利來造塔的傳說，以至於耶舍負鐵至山頂起塔的神話。久而久之，北山的耶舍塔毀了，耶舍的傳說也冷淡了；而南山的耶舍塔却屢毀屢造，耶舍的神話也遂至今不絕！

讓我再進一步，研究耶舍神話的來歷。佛馱耶舍的傳說全是抄襲佛馱跋陀羅的故事的。廬山當日確有印度名僧佛馱跋陀羅；高僧傳（卷二，十七頁至二十一頁）說他在長安時，

語弟子云：「我昨見本鄉有五舶俱發。」既而弟子傳告外人：關中舊僧咸以爲顯異惑衆。……大被謗譏。於是率侶宵征，南指廬岳。沙門釋慧遠久服風名，聞至欣喜。……乃遣弟子曇首致書姚主及關中衆僧，解其積事。遠乃請出禪數諸經。賢（佛

馱跋陀羅，譯言覺賢。志在遊化，居無求安。停山歲餘，復西適江陵。

他在廬山住了一年多，便到江陵，再移建業道場寺，譯出華嚴經等。他死在元嘉六年（四二九），年七十一。

佛馱跋陀羅爲華嚴譯主，又曾譯禪經，名譽極大，故神話最多。他和廬山不過一年的因緣，廬山却一定要借重他，故十八高賢傳說他於元嘉六年「念佛而化，塔於廬山北嶺」。廬山志（十二上，頁二）說：

東林寺之北爲上方塔院，有舍利塔。

桑喬說：

舍利塔卽上方塔，在平岡之巔。初西域佛馱跋陀羅尊者自其國持佛舍利五粒來，建於此山。在東林之上，故曰上方。

南唐保大丙辰（周世宗顯德三年，九五六）彭演奉勅作舍利塔記（志十二，頁二至四），中叙佛馱跋陀羅在長安時，

……忽爾西望白衆曰：「適見東國五舶俱來。」衆背責其虛誕，遂出之廬山。未久，五舶俱至，共服其靈通。即持佛舍利五粒，建塔於寺北上方。其後……以元嘉十七年乙亥（此與高僧傳不合。乙亥爲元嘉十二年，亦誤）終于京師。……其舍利塔至開元十七年（七二九）……重建，又感舍利十四粒。……保大甲寅歲（九五四），奏上重

修。……

元明之際，王偉有廬山遊記云：

佛馱耶舍入廬山，常舉鐵如意示慧遠，不悟，即拂衣去。（十二上，頁十七）

明末但宗舉論此事云：

予考諸燈錄，止載跋陀禪師拈起如意問生公，……恐誤以跋陀爲耶舍耳。（十二上，頁

四十二）

其實何止此一事？到廬山的是佛隆跋陀羅，而傳說偏要硬拉佛馱耶舍。耶舍「定中三見輪峯」，即是抄跋陀的定中見印度五舶俱發。耶舍造塔藏舍利，即是抄跋陀造塔瘞舍利。故東林之耶舍塔即是抄東林之跋陀舍利塔；而歸宗之耶舍舍利塔却又是抄東林之耶舍塔；其實都是後起的謬說，都沒有歷史的根據。

十七，四，十四·補記。

今夜又見游國恩君的蓮社年月考（國學月報彙刊第一集，頁二六五—二六八）·游 責
備梁任公先生「并蓮社傳亦未寓目」。其實蓮社傳（即十八高賢傳）乃是晚出的偽書，不足
依據。

又記。

十七，四，十（T.）

從歸宗寺出發，往東行，再過香爐雙劍諸峯與馬尾瀑水諸瀑。天氣清明，與昨日陰雨中所見稍不同。

到觀音橋。此橋本名三峽橋，即棲賢橋，觀音橋是俗名。橋建於宋祥符時。橋長約八十尺，跨高岩，臨深淵，建築甚堅壯。橋下即宋人所謂「金井」，在橋下仰看橋身，始知其建築工程深合建築原理。橋石分七行，每行約二十餘石。每石兩頭刻作榫頭，互相銜接，漸灣作穹門，歷九百年不壞。豈是學工程的，見此也很贊嘆。他說：「古時人已知道這樣建築可以經久，可惜他們不研究何以能經久之理。」橋下中行石上刻「維皇宋祥符七年歲次甲寅（一〇一四）二月丁巳朔，建橋，上願皇帝萬歲，法輪常轉，雨順風調，天下民安。謹題。」一字已有不清楚的，此據舊志）又刻「福州僧智朗勾當造橋，建州僧文秀教化造橋，江州匠陳智福，弟智汪，智洪。」這是當日的工程師，其姓名幸得保存，不可不記。（也據舊志六，頁三十三）

金井是一深潭，上有急湍，至此穿石而下，成此深潭，形勢絕壯麗。蘇東坡三峽橋詩寫此處風景頗好，故抄其一部分：

吾聞泰山石，積日穿線溜。况此百雷霆，萬世與石鬥！深行九地底，險出三峽右。長輪不畫溪，欲滿無底竇。……空濛煙雨間，瀕洞金石奏。彎彎飛橋出，激激半月殼。

……垂瓶得清甘，可咽不可漱。

我們又尋得小徑，走到上流，在石上久坐，方才離去。

由此更東北行，約二里，近棲賢寺，有「玉淵」，山勢較開朗，而奔湍穿石，怒濤飛沫，氣象不下乎「金井」。石上有南宋詩人張孝祥石刻「玉淵」二字。英國人 H. H. H. 對我說，十幾年前，有一隊英國遊人過此地，步行過澗石上，其一人臨流洗腳，餘人偶回顧，忽不見此人，遍尋不得。大家猜爲失脚捲入潭中；有一人會泗水，下潭試探，也不復出來了。餘人走回枯嶺，取得撈尸繩具，復至此地，至次日兩尸始撈得。此處急流直下，入潭成旋渦，故最善泗水的也無能爲力。現在潭上築有很長的石欄，即是防此種意外的事的。

金井與玉淵皆是山南的奇景，氣象不下于青玉峽。由玉淵稍往西，便是棲賢寺，也很衰落了。但寺僧招呼很敏捷；山南諸寺，招待以此處爲最好。我們在此地午飯。

飯後啟行回枯嶺。過含鄱嶺，很陡峻，我同祖望都下轎步行。嶺上有石級，頗似徽州各嶺。莊百俞遊記說這些是民國七年柯鳳巢，關鶴舫等集款修築的，共長八千四百七十英尺。陳氏指南說有三千五百餘級，長二萬五千二百二十一尺。我們不曾考訂兩說的得失。

嶺上有息肩亭，再上爲歡喜亭，石上刻有「歡喜亭」三字，又小字「顯貞觀書」，大概是清初常州詞人顯貞觀。由此更上，到含鄱口，爲此嶺最高點，即南北山分水之嶺。此地有張伯烈建的屋。含鄱嶺上可望漢陽峯。鄱陽湖則全被白雲遮了。

夢旦測得高度如下表：

歸宗寺	五〇公尺
三峽橋	三九〇
棲賢寺	一六〇

(夢旦疑心此二處的高度有誤。)

款喜亭	七八〇
舍鄒口	一二〇〇

指南說舍鄒嶺高三千六百尺，與此數相符。

過舍鄒口下山，經俄租界，到黃龍寺。黃龍寺也是破廟，我們不願在廟裏坐，出門看寺外的三株大樹，其一為金果樹，葉似白果樹，據口口說，果較白果小的多，不可食。其二為柳杉；相傳為西域來的「寶樹」，真是山村和尚眼裏的寶呵！我們試量其一株，周圍共十八英尺。過大樹為黃龍潭，是一處陰涼的溪澗。我坐石上洗腳，水寒冷使人戰慄。

從此回牯嶺，仍住胡金芳旅社。三日之遊遂完了。牯嶺此時還不到時候，故我們此時不去遊覽，只好留待將來。我們本想明天下山時繞道去遊懸遠的東林寺，但因怕船到在上午，故決計直下山到九江，東西二林留待將來了。

我作廬山遊記，不覺寫了許多攷據。歸宗寺後的一個塔竟費了我幾千字的攷據！這自然是性情的偏向，很難遏止。廬山有許多古跡都很可疑：我們有歷史考據癖的人到了這些地方，看見了許多捏造的古跡，心裏實在忍不住。陳氏廬山指南云：

查廬山即古之敷淺原。……今在紫霄峯上（山之北部）尙有石刻「敷淺原」三字，足以證此。（頁一一二）

這裏寥寥四十個字，便有許多錯誤。紫霄峯即是歸宗寺後的高峯，即今日所謂金輪峯，攷證見上文，並不在「山之北部」。康熙時李灃作敷淺原辯，引南康舊志說，

山南紫霄峯有「敷淺原」三大字，未詳何時刻石。

這句話還有點存疑的態度。陳氏不知紫霄峯在何處，自然不曾見此三字。即使他見了這三字，也不能說這三字「足以證此」。一座山上刻着「飛來峯」三個大字，難道我們就相信此三字「足以證此」此山真是飛來的了？又如御碑亭上，明太祖刻了近二千字的周顛仙人傳，一個皇帝自己說的話，不但筆之於書，並且刻之於石：難道這二千字石刻就「足以證」仙人真有而「帝王自有真」了嗎？

一千八百多年前，王充說的真好：

世間書傳，多若等類；浮妄虛僞沒奪正是。心潰涌，筆手擾，安能不論？論則考之以心，效之以事；浮虛之事，輒立證驗。（論衡，對作篇）

我爲什麼要做這種細碎的攷據呢？也不過「心漬涌，筆手擾」，忍耐不住而已。古人詩云：

無端題作木居士，便有無窮求福人。

黃梨洲題東湖樵者祠詩云：

姓氏官名當世艷，一無憑據足千年。

這樣無限的信心便是不可救藥的癩病，便是思想的大仇敵。要醫這個根本病，只有提倡一點懷疑的精神，一點「打破沙鍋問到底」的習慣。

昨天（四月十九日）民國日報的覺悟裏，有常乃惠先生的一篇文章，內中很有責備我的話。常先生說：

將一部紅樓夢攷證清楚，不過證明紅樓夢是記述曹雪芹一家的私事而已，知道了紅樓夢是曹氏的家乘，試問對於二十世紀的中國人有何大用處？……試問他（胡適之）的做紅樓夢攷證是「爲什麼？」

他又說：

紅樓夢攷證之類的作品是一種「玩物喪志」的小把戲；唱小丑打邊鼓的人可以做這一類的工作，而像胡先生這樣應該唱壓軸戲的人，偏來做這種工作，就未免太不應該了。

常先生對於我的紅樓夢攷證這樣大生氣，他若讀了我這篇廬山遊記，見了我考據一個塔的幾千字，他一定要氣的鬍子發抖了。（且慢，相別多年，常先生不知留了鬍子沒有，此句待下

回見面時考證。）

但我要答覆常先生的質問。我爲什麼要攷證紅樓夢？

在消極方面，我要教人懷疑王夢阮徐柳泉蔡子民一班人的謬說。

在積極方面，我要教人一個思想學問的方法。

我要教人疑而後信，考而後信，有充分證據而後信。

我爲什麼要替水滸傳作五萬字的攷證？我爲什麼要替廬山一個塔作四千字的攷證？我要教人一個思想學問的方法。我要教人知道學問是平等的，思想是一貫的，一部小說同一部聖經經傳有同等的學問上的地位，一個塔的真偽同孫中山的遺囑的真偽有同等的考慮價值。肯疑問佛陀耶舍竟究到過廬山沒有的人，方才肯疑問夏禹是神是人。有了不肯放過塔的真偽的思想習慣，方才敢疑上帝的有無。

十七，四，二十補記。

回白話文學史

胡適著 實價 甲種一元六角
乙種一元三角

作者本意祇欲修改七年前所作『國語文學史』舊稿，但去年夏間開始修改時，即決定舊稿皆不可用，須全部改作。此本即作者完全改作的新本，表現作者最近的見解與工力。本書特別注重『活文學』的產生與演進，但於每一個時代的『傳統文學』也都有詳明的討論，故此書雖名為『白話文學史』，其實是今日唯一的中國文學史。全書約四十萬字，先出上卷，約二十萬字，本月出版。

回左傳真偽考

瑞典珂羅偏倫原著
陸侃如譯
實價四角半

——有胡適之先生一萬五千字的長序——
左傳是劉歆偽造的吗？是『魯君子左丘明』做的嗎？是秦始皇焚書以前的作品嗎？
要解決這些問題，不可不讀這部書。瑞典的支那學大家珂氏用比較文法學證明左傳決不是魯國人作的。北京衛聚賢氏作跋，又證明左傳是子夏作的。胡適之先生作一篇『提要與批評』，用他的明白曉暢之筆，批評這些主張，並且給左傳的討論結一筆總帳。

德日民族性相肖說（續前期）

潘光旦

三·自殺傾向

悲觀哲學最後一步之結論，最自然最合邏輯之結論，即是自殺。自此端觀之，日耳曼三大悲觀哲學家中之議論最透澈，言行最相契者惟麥蘭德一人。上文不云乎？麥氏以爲我人對於死之態度，不宜僅爲消極的不懼，且宜竭全力以招致之；芸芸衆生，當其既嘗生命之慘痛，其寂滅之意志，即油然而生，初無待乎哲理之涵養。麥氏嘗叙一自殺者自殺前之心理曰：「當其初也，彼於死之爲物，中心悖然，不敢正視，第自遠處睨視之；既而與死漸睦，則就其四周而巡迴顧盼；日久，巡迴之周圍日益減削；終則直撲其懷抱而逼視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麥氏卒亦自殺，時生不及三十五年耳。

叔本華不主張以自殺爲脫離生命之手段，顧亦嘗曰：「我輩習聞人言，自殺爲懦夫之行爲，爲瘋人之行爲，一類無聊之誣蔑語；甚或謂自殺根本不合於道德；以余觀之，則一人在世上之最大自由權，實無過於對於其自身生命之處置者。」(Selected Essays, 頁二五七。)日耳曼人以悲觀哲學家之資格而自殺者固不多觀，以余所知，祇麥氏一人；然其因一般之悲觀的人生觀及其他類似之因緣而自殺者，則大有人在。十九世紀以前，社會統計之學尙

未發達，一地人口之自殺者雖多，亦不能有綜合之記載。然日耳曼人輕生傾向不自近代始，則舊史家若泰基圖士（見前），蘇東尼士（Dietrich）等皆嘗道及。文藝批評之肇祖勒沁即嘗曰：

蔽徒一切痛苦，白刃當前，目不驚睫，磨蝎纏項，視死猶歸；造孽不追悔，友死不傷
 悲：是當年北方民族悲壯精神之所寄也。（G. E. Lessing, Laocoon, 一七六六。）

至十九世紀初年，歐洲乃有自殺統計之搜集與編製。唯時為之最早之邦國為瑞士，麥格倫堡（一八一—），普魯士（一八一六），挪威（一八一六），法蘭西（一八一七），奧地利（一八一九）。茲數者不為日耳曼民族自建之邦國。即在血緣上與日耳曼為比較接近者。其較遠者若英倫、意大利及其他南歐諸國。則此種統計之發達甚為迂緩。即此一端，似已有可供我輩揣摩者。夫統計學之濫觴（一五三二以後）與其初期之發展實以英國與其殖民地為中心。日耳曼諸邦中則以一八〇五年始有第一處統計機關之設置。是則就一般之人口統計而言，英倫之早於日耳曼者幾三百年；然就自殺之特別統計而論，則日耳曼反較英倫為早，約三十年。自殺之傾向，固無民族無之，特民族間程度之差，以理推之，亦自不免；日耳曼諸邦自殺統計之早熟，豈即自殺傾向甚於他國之一種結果，一種表示乎？試閱百年來各國自殺統計之實數，而比較之：

邦 國	統計可 稽年限	每一百萬人口中自殺人數			
		總 率	一 一 八 七 六	一 一 八 七 六 一	一 九 一 〇 一
撒克遜尼	九八 一 三 九	三三〇	二九九	三三七	三三五
丹麥	九八 二 三 六	二二一	二六八	二三八	一五六
日耳曼諸邦	九八 二 八 三	二〇七	一七八	二〇九	二〇五
瑞士	九八 二 七 〇	二〇七	一七八	二二六	二一八
法蘭西	九八 二 二 六	一九一	一五〇	二一四	二〇九
普魯士	九八 一 一 四	一八三	一三三	二〇二	二一三
奧地利	九八 一 七 三	一五一	一〇六	一六五	二〇三
匈牙利	九八 一 六 四	一二六	五二	一三九	一八七
瑞典	九八 一 一 五	一二六	八四	一二二	一五四
澳大利亞	九八 一 一 七	一〇七	九〇	一一五	一一七
美洲合衆國	九八 〇 二 七	九六	三二	一三三	一二四
比利時	九八 二 二 〇	九三	四五	一〇一	一三二
英倫與威爾斯	九八 一 三 九	八一	六九	八七	八六

總日民族性相育談

意大利	九八六	六五	五五	五七	八二
挪威	九八二	六四	七六	六四	五三
芬蘭	九八六	五九	三一	四八	九七
荷蘭	九八六	五一	三五	五五	六二
西班牙	九八一	三二	一七	二五	五三
愛爾蘭	九八四	三三	一〇	二四	三四

右統計係就意人摩賽里與最近美國女士卡氏二氏書中之數字參酌合訂者。(E. Morselli, *Suicide, An Essay on Comparative Moral Statistics*, 一八八二; 及 R. S. Cavan, *Suicide*, 一九二八。)自殺統計本為社會統計中之比較不全者; 自殺雖為社會問題中最有趣味之一問題, 然案件之收集殊不若其他問題之簡易; 一人自殺, 與之接近者往往泥於宗教的, 倫理的, 成見, 不欲多所暴露, 統計之難製, 抑亦不足怪也。然即就可稽者而言, 已頗有可供我輩討論之資者。右表中總率項下, 每百萬人口中自殺案件在一五〇以上者凡七國, 就中日耳曼諸邦合居第三, 普魯士與撒克遜尼二邦復各有分訂之統計。而一居第五, 一佔首席。其餘丹麥, 瑞士, 法蘭西, 奧地利四國, 又無一不與日耳曼望衡對宇, 關係至為密切; 其民族血緣上之錯綜混合, 至於不可究詰。此雖為我輩平日視綫所不及, 要不失為事實也。

右列統計僅言各國自有自殺統計以來之平均率，至此率之消長升降，則非二三數字所可昭示。今試就卡文女士所繪之曲線（引書見前，頁六一八）而比較之，可知除歐洲大戰爭期內各國之自殺率皆有減殺外，餘則消長升降甚不一致。平均率最高之諸國中，丹麥有低降之趨勢，奧地利有增長之趨勢，法蘭西大致平衡，但不無增長之傾向。其有十九世紀以後始終維持甚高之水平線者厥為瑞士與日耳曼。日耳曼諸邦之綜合統計，百萬人口中以二一一人始（一八八一），以二一四人終（一九二三），中間亦無顯著之起落。就撒克遜屈與普魯士二邦而分別觀之，則結果正復相似。瑞士北部大半，在血緣上與文化上本屬日耳曼，至今人民皆操德語，瑞士北部之自殺率遠在南部之上。據摩賽里氏所集統計，北瑞士諸鎮之自殺率在十九世紀中葉即高至一九六，而與法蘭西意大利接近之南部諸鎮，則僅得五〇；全境自殺率之得以維持其高水平線者，蓋得力於北部諸鎮者為特多云。

舍日耳曼本國與其隣近各國之自殺統計，而觀察表面上似與日耳曼不甚相干之美利堅合衆國，則得一重要之旁證焉。曰，日耳曼人之自殺傾向，不因環境轉移而有所減殺，且有變本加厲之勢。紐約，芝加哥，費城，波士頓，為美國東半之四大都市，各國之移民咸屬集於此。今試比較茲四都市中各國移民之自殺率，仍以百萬為計核單位，以歸一律：

出生之國	紐約				芝加哥				費城				波士頓				平均率
	(一九一〇)	(一九二〇)	(一九一〇)	(一九二〇)	(一九一〇)	(一九二〇)	(一九一〇)	(一九二〇)	(一九一〇)	(一九二〇)	(一九一〇)	(一九二〇)	(一九一〇)	(一九二〇)			
日耳曼	六四二	四三四	五三二	六八九	五七四	無考	無考	無考	無考	無考	無考	無考	無考	無考	無考	無考	
奧地利	無考	五六九	無考	無考	無考	無考	無考	無考	無考	無考	無考	無考	無考	無考	無考	無考	
匈牙利	無考	四七三	無考	無考	無考	無考	無考	無考	無考	無考	無考	無考	無考	無考	無考	無考	
丹麥 瑞典 挪威	無考	三七四	二五六	五七五	四〇二	無考	無考	無考	無考	無考	無考	無考	無考	無考	無考	無考	
法蘭西	三三八	無考	一八四	無考	二六一	無考	無考	無考	無考	無考	無考	無考	無考	無考	無考	無考	
英倫	三〇六	一七七	二三五	三一五	二五八	無考	無考	無考	無考	無考	無考	無考	無考	無考	無考	無考	
加拿大	無考	二七九	二三八	二一五	二四四	無考	無考	無考	無考	無考	無考	無考	無考	無考	無考	無考	
俄羅斯	一七八	一九三	一六一	一六〇	一七三	無考	無考	無考	無考	無考	無考	無考	無考	無考	無考	無考	
愛爾蘭	一五三	八一	一〇三	一五三	一二三	無考	無考	無考	無考	無考	無考	無考	無考	無考	無考	無考	
意大利	一〇五	一五八	一〇五	一〇九	一一九	無考	無考	無考	無考	無考	無考	無考	無考	無考	無考	無考	
波蘭	無考	一一三	一一二	無考	一一三	無考	無考	無考	無考	無考	無考	無考	無考	無考	無考	無考	

右十一國移民之自殺統計中，日耳曼居首，次為奧，匈，斯干迭尼維亞，及法蘭西，皆與日耳曼層相相仿者也。移民驟易環境，須作種種特殊之順應；其間成功者多，而失敗者亦不在少數，故其全部之自殺率每較本國安土重遷者為高，多者三倍，少亦一倍以上，此可觀右表

及上文第一表兩相比較而得。日耳曼人之自殺傾向本屬強烈，今因環境之劇變，又益之以強烈之刺激，宜其自殺率之變本加厲而高至三倍，甚或三倍以上也（紐約及波士頓）。

或曰，上文統計僅限於移民之本身，彼輩之環境特異，故自殺者自多；若其子身，則終成土著，無須乎過量之順應，其自殺即不能不銳減。最近論自殺之美人卡文女士即主是說。然我輩於此並無相當之統計事實。日耳曼人向為美國人口之重大部分，降至一九二〇年止，源出日耳曼之人口總數約為一千三百萬人，除英國而外，此數實較任何民族為大；然合衆國之自殺率固未嘗因此一千三百萬人而有特殊之提高。此自一般觀之，我輩亦未嘗不認為事實，然設略作分析之觀察，則結論容有未盡然者。

今試一暨比較美國各州之自殺率，二暨復比較各州中籍出日耳曼之人口數，則得下表：

區域	州名	自殺率 (一九二一)	德籍人口數
南部諸州	密士失必 (一九二一)	三一·〇	無
	南加羅立那	三八·六	無
	北加羅立那	四〇·〇	無
	路易西亞那	五七·四	二二,〇〇〇
	喬治亞 (一九二二)	五八·〇	無
	沃尼西	六一·五	無

德日民族性相宜

總日民衆性相當數

		〔費洛力達 (一九一九—一九二二)〕		
東中部諸州 威士康新	肯忒基	七七·四	六四,〇〇〇	
	密西根	一〇九·四	三三一,〇〇〇	
中大西洋諸州	紐約	一二八·六	一,〇一一,〇〇〇	
	紐權塞	一二六·八	二七三,〇〇〇	
	曼利蘭	一一五·八	一二六,〇〇〇	
	本薛文尼亞	一〇六·〇	五五,〇〇〇	
	戴拉外爾 (一九一九—一九二二)	八八·〇	六,〇〇〇	
	佛金尼亞	七二·〇	無	
	新英倫諸州	康納蒂克	一二三·四	六六,〇〇〇
		浮蒙忒	一二九·八	無
		緬恩	一二八·〇	無
		紐漢勃夏	一二六·八	一五一,〇〇〇
麻塞區塞		一一六·二	六四,〇〇〇	
羅特島	一〇八·三	九,〇〇〇		
		七七·七	無	

太平洋諸州 (奧利根 華盛頓 加利福尼亞)	西部諸州 (阿羅拉圖 蒙太那 華奧明 (一九二二))		西中部諸州 (北達奇他 (一九二四) 剛塞斯 尼勃拉斯加 (一九二〇) 密尼蘇達 密梳利 埃渥華 (一九二三) 埃渥華 (一九二四))					瀋海瀋	印第亞那	伊利諾埃
	一五五〇 一七三〇 二四四二	一六九〇 一六二〇 一五四六	八一〇 八六四 一五四六	一三六〇 一二八六 一二五八 一二五八 二二八六 一三六〇	七九〇 一一四四 一一五八 一二五八 一二八六 一三六〇	一三〇八 一三一四 一三四六	五二〇〇 一八七〇 八二八〇	一六〇〇 一六五〇 一六〇〇 一六〇〇 一六〇〇 一六〇〇	四〇〇〇 六五〇〇 六〇〇〇 六〇〇〇 六〇〇〇 六〇〇〇	一六〇〇 一六五〇 一六〇〇 一六〇〇 一六〇〇 一六〇〇

總日民衆性相實數

右諸州自殺統計概自卡文氏轉錄（引書見前，頁二七），德籍人口數則由余轉據核算後補入。至各州歸併成區，則向為彼那人習慣，良以各部分之形勢有殊，而開拓亦有先後也。即人口之分布一端亦然，各部分有絕對不能相提並論者。今就分區後之各州而觀之，則得一其有趣味之印象焉？曰，一地日耳曼籍之人口——包括一切新移民及舊移民之子孫在內——愈多，則其地一般之自殺率愈高；愈少，則愈低。間有若例外之三四州，則又未嘗無特殊情形，可資解釋：新英倫諸州中之緬恩及浮蒙忒二州無日耳曼籍人，而自殺傾向未嘗不顯著；西部諸州中之華奧明州僅有德籍人六〇〇〇人，而其自殺率絕高；然試一考之，則前者毗接加拿大，而有多量原籍法蘭西之移民（約二州全人口數十之一）；後者則有奧地利籍人約五千餘人；而法奧二國籍固亦以高自殺率著稱於世也。

然讀者必續加盤詰：何以必將諸州歸併成數大區域而後立論？太平洋諸州之日耳曼籍人，就實數論，實遠遜於中部諸州，而其自殺率之高則遠在若輩之上，設將各州直接比較，則結果將與期望相反，豈作者預燭其困難，乃故引分區之法，以自圓其議論耶？曰，是不然。社會學者論社會之流動性或人口之流動性（Social mobility），謂其與自殺之傾向不無正面關聯（卡文，自殺論，序文，頁一六；又本文，頁五三）。美國百餘年來之人口，無日不在自東徂西之動盪中，大率愈西則流動性愈顯著，愈東則固定性愈顯著，今以各州歸納成組，實亦局部以此為根據。流動性愈大，即環境愈繁變，而當之者之順應功夫愈不易；西部

及太平洋諸州之日耳曼籍人雖不多，然因其受人口流動性之支配較深，故自殺率轉較超越，亦屬情理內事。自此而東，則人口流動性之程度漸減，簡人之生活亦漸形穩適，而自殺傾向乃比較不易於著為事實矣。此姑根據社會學者環境命定之說而言也。若欲得比較圓滿之解釋，則須進求流動性之原因。余以為流動性實有生物的根據，余且以為流動性與自殺之傾向為同一原因之二種結果，同一生理狀態之兩種表現，容於下文結論中申言之。

自統計方面論日耳曼人之自殺傾向，至此可告結束矣。然統計究非日常經見之物，故日耳曼之此種特性，即在通人，亦或未能覺察；余嘗以此語遊學德國有年之友人，而彼竟以不知對，他可勿論矣。願德奧人士之自殺事件，我輩亦不時可於新聞紙上瀏覽及之。余四年前，嘗得閒略事蒐集，數月之間，即得此類新聞五六則，無一不與德奧二國有關；新聞之標題有曰：「維也納自殺數達頂點」；「維也納於耶穌誕日自殺未遂者十七人」；「日耳曼人稱自殺者有公認之吉日」；「維也納以自殺及巷戰迎新年」。（皆見一九二二五年之紐約時報）

日本亦有強烈之自殺傾向乎？

日本古代盛行殉葬之風，中古時代亦然，但其方式則異。黃遵憲曰：

維日與漢性相肖

一一

上古自尙殉死，仁垂帝時，使土工作備代人，詔禁殉。然此風不絕。至武臣顯政時，尤貴殉死；主死則臣僚爭屠腹，至於數十人駢死者，死輒從葬。及德川家康嚴禁之；然蒙殊寵者猶存。今則止矣。夫死亦有妻妾殉者。（日本國志，禮俗志。）

垂仁帝（約一九〇〇年以前）時殉葬之風，蓋已作畸形之發展，其制以殉者活埋於壙之四周，土及其項而止，首則暴露於外，終爲鷹隼狐犬吞噬以盡。此制日本書紀中略有記載，稱其至垂仁帝時甚已古。垂仁以後，此種特殊之殉葬方式雖廢，而一般殉葬之風則不衰；爲之者每先自經，然後從葬；故孝德帝時（西紀後六四六年）嘗一度下詔禁止，亦見日本書紀。我輩不知當日之殉葬者果有幾分自動性，抑完全爲社會習慣所驅使；然察黃氏「自尙殉死」及「殉者每先自經」之語，可知自動性或不少也。

及武臣專政，武士道興，殉死之行爲漸成此輩之特殊權利，其法亦趨慘酷決絕，其最甚者厥爲舉世皆知之「切腹」。說者謂西紀後一三三三年，大將軍北條高時自殺，其臣僚剗腹從死者甚衆，是爲切腹法之濫觴。嗣後此法流行漸廣，至十六世紀時已成「薩木來」輩自殺之唯一途徑。及德川時代，德川家康及德川家光嘗先後加以禁止。自此切腹殉主之風浸衰，然因其他動機之切腹，則終不能禁：「犯罪者，藉免受罰；受辱者，假之雪恥；諫主不聽者，用以表明心跡」（陳恭祿，日本全史中語）；明治維新以後猶多爲之者。明治之崩，乃木大將聞耗於途，時適步經橋上，立切腹自殺。卽一例也，三年前，美國通過新移民律，

日人引爲奇恥大辱，有無名之男子以屠腹法自殺於明治天皇寢之側，以示抗議，當時新聞界譁傳之，此又一例也。（猶憶一九二四年之紐約時報，曾有兩度之記述，其一爲十一月十一日。）

女子誓死守貞，或殉夫，或以尸諫夫，亦有特殊之自殺方法。余不知其日本名詞，但小泉八雲譯其音爲 *tsigai*，豈原文爲「自害」二字耶？其法以利刃直刺頸部，畫分大血管爲二而死。切腹與「自害」皆附帶有嚴重繁瑣之儀節，爲之者之精神蓋與自經於溝壑而莫之知之匹夫匹婦不可同日而語，有不可不辨者。自封建時代至今日，以自害方法捨身取義之女子亦正不知凡幾，未許男子專美於史乘云。（小泉八雲，引書見前，頁三一五—三一八。）

又日本男女多殉情而死者。封建時代，階級之界限嚴，社會身分懸殊者不能成眷屬，則合抱赴水以死。今日階級之名義雖廢，然社會身分不同者究不能自田婚配，則亦往往以共死爲歸宿；昔多用自溺法，今則更有以鐵路軌道爲媒介者。若此共同之情殺，日人稱爲「心中」，或稱「相對死」。

日本自維新而後，因殉死而自殺者固已甚鮮，然因情場不遂意或其他機緣而自戕者則大有人在，且其率有連續增長之勢。試閱下列二宗統計：

年 別	自殺件數
一八七八	三、八九二
一八八二	四、六三〇
一八八七	五、八二三
一八九二	七、二四〇
一八九七	七、六五八
一九〇二	八、七八三
一九〇七	九、一八〇
一九〇八	九、六〇〇
一九〇九	一〇、五五四
一九一〇	一〇、七八四
一九一一	一〇、七五三
一九一三	一一、九四二
一九一四	一二、七〇五
一九一五	一二、五六四
一九一六	一一、七九七

一九一七 一一，二八〇
 一九一八 一二，六二四

右列數字錄自謝晉青君日本民族性之研究。謝君並據此謂日人自殺之數，四十年間已加一倍。此則不免言過其實。蓋四十年來，日本人口增加甚速；人口遞進，則自殺之數目亦追隨遞進。至與人口俱進之外，復有特殊之增益否，即絕對的增益外，相對的亦有增益否，則皆視五十年來之自殺率（錄日卡文，第一表）：

年別	每百萬人口 中自殺件數	平均率
一八七八—一八〇	一一〇	一六五
一八八一—一八五	一四六	
一八八六—一九〇	一五九	
一八九一—一九五	一七九	
一八九六—一九〇〇	一八五	
一九〇一—一〇五	二〇一	
一九〇六—一〇	一七三	
一九一一	一八二	
一九一二	一八二	

據日民族性相背談

一九一三	一九六
一九一四	二〇三
一九一五	一八六
一九一六	一七四
一九一七	一六四
一九一八	一七八
一九二三	一九七

設以一九一〇年爲界，而分別平均爲前後二率，則得一六五與一八五。以此與歐美諸國之率相較，則知一九一〇以前日本之地位略在日耳曼諸邦之後，但與奧地利（一六五）則恰恰相同；一九一〇以後，其相對的地位無甚變動，但與匈牙利（一八七）最較近似。日本之率雖高，但始終未嘗超過法蘭西，謝晉青君稱法蘭西「趕不上」日本，亦不確也。至與中歐以外之諸國相較，例如英倫與意大利，則日本率之超越，實爲絕對不可掩之事實。東方諸國，日本而外，迄尙未有自殺統計，故無從比較；然美國人甘勃爾與布吉士（S. A. Gamble and J. S. Burgess, Peking: A Social Survey, 1921）調查北京社會狀況之結果謂一九一七年中國首都之自殺率爲一五五；以都市率高於鄉村率之例推之，則中國一般人口之自殺率必較一五五爲低，較之日本之率則所低更不止二三十分也。

日耳曼與日本二民族俱有比較強烈之自殺傾向，綜觀上文，已不可謂無相當之左證。然我輩至此不妨再作進一步之觀察，以覘直接形成自殺之種種勢力中，二民族亦有特殊相同之節目否。摩賽里氏論歐洲各民族自殺之動機，列有詳細之表格，茲摘錄其第三十六表（引書見前，頁二七八—九）之一部分——每千件自殺中自殺動機之支配——如下：

	普魯士	撒克遜尼	維登堡	瑞典	挪威	比利時	法蘭西	意大利
精神錯亂	三〇一	三五二	二〇〇	四一八	一八六	四七〇	二八一	二九二
厭世悲觀	一一五	八〇	一八二	八	一〇七	三七	五〇	三三
悔過懼罪	一一五	一一四	一四八	九四	五八	四一	六九	三二
淫惡自棄	九六	一〇四	—	二七〇	四九	九四	一一三	一〇
經濟困難	六六	九〇	一七五	一一六	一一三	一〇九	一一一	一九四
疾病痛苦	五九	六四	一八六	五二	—	一八	一〇八	七九
家庭變故	四六	二五	九二	一八	三五	一〇六	一二七	八五
情愛不遂	三〇	二〇	一七	二八	一八	一二四	三〇	五八
其他及不詳	一七二	一五二	—	—	三七〇	—	一〇〇	二一七

右列統計中有最可注意之一端焉，曰，日耳曼諸邦（普，撒，維）緣厭世悲觀而自殺者較其
他邦國為特多。維登堡之率最高，為一八二；撒克遜尼最低，然亦有八〇，所不及者祇挪威
一國耳。此蓋與上文所論悲觀哲學又相呼應；有強烈之悲觀的人生觀，斯有強烈之自殺傾向
矣。

設再就普魯士一邦之統計而觀之，則大率年事愈衰老，則厭倦生命之觀感愈深，自殺之
意志愈發達，而實行自殺者愈多。其他邦國，例如意大利，則並無此種關聯並進之現象（摩
賽里，引書見前，頁三〇五—三〇六）。下表即示緣厭世悲觀而自殺者之年齡支配，假定每
年齡期中由一切動機而自殺者為一千人：

年 齡	意 大 利		普 魯 士	
	男	女	男	女
一五以下	二八	—	二五	—
一五—二〇	五五	二二	三六	三五
二〇—二五	八八	一四	三五	四一
二五—三〇	四七	六	八五	二九
三〇—四〇	二三	六	七三	四三

四〇—五〇	二二	六	一〇〇	五七
五〇—六〇	一九	七	一四九	七六
六〇—七〇	二六	五	二一七	一一九
七〇—八〇	五〇	三四	二九一	二三九
八〇以上	一八	—	三六五	四二三
未詳	二六	七七	八一	五〇

回顧日本。日本歷年自殺動機之統計，余未能詳考。今就謝晉青君所錄一九一八年之統計，而依上文摩氏之分類法歸併之，則得下列之數字：

動機	確數	千分數
精神錯亂	三六一〇	二八六
厭世悲觀	一九九七	一五八
悔過懼罪	四五四	三六
淫惡自棄	三〇二	二四
經濟困難	七二九	五八
疾病痛苦	三二六〇	二五九

家庭變故	六一七	四九
情愛不遂	五二六	四二
其他及不詳	一〇二四	九五
共計	一二五九七	一〇〇〇

執此與上文摩氏之歐洲統計較，則見日耳曼諸邦之特點，亦即日本之特點，即，緣厭倦生活而發生之自殺案件，較其他各國為特多也。

此種厭倦生活之心態 (ted ium vitae) 我輩常人實無由了解。然在將實行自殺者，則至為真實。試舉一例以明之。最近日本文學家芥川龍之介自殺，有遺書致友人，述其自殺以前之心態，茲摘錄其最前一節：

自殺者誰都不曾把自身的心理，完完全全的寫出來過。這是由於自殺者的自尊心，和對於自己的心理趣味不足之故。在這封送給你的最後的信中，我想坦白的表出我的這一點心理；不過我自殺的動機，就是不給你知，似乎也不要緊。列尼哀在他的一篇短篇小說中，描寫一箇自殺者：這短篇中的主人公，「爲了甚麼要自殺」，連他自己也不明白。你看報紙的小新聞的時候，你當然常常發見，爲了生活的艱難，病苦，以及精神的苦痛種種自殺的動機。但從我的經驗看來，這非但不是動機的全部，只不過表示出到那

動機的路程罷了。自殺者大抵都和列尼哀所寫的一樣：「爲什麼要自殺」是不明白的。這和各人的行爲一樣，含有複雜的動機。至於我自身，至少可以說只不過爲了一種茫然的不安，好像對於我的將來，只有茫然，你或者不能相信我的話，但是這十年來，我的體格，據常和我接近的人，在我背後說我的說話，聽起來像風中吹着的歌一般；我決不因而怨你們……我單在這二年中，只是把死之一事繼續的想着，我的心漸漸成爲憂鬱的了。……（譯稿承徐志摩先生借閱謹謝。）

洵如芥川龍之介之言，則因厭倦生活而自殺之人當遠在統計數字所示之上。普通所稱種種自殺之動機殆無一不有此種「茫然不安」之心態爲之烘托而在背景中活躍，及機緣之冰始演爲自殺之事實耳。

結論

小泉八雲嘗以日本文化比擬希臘文化，並謂希臘而外，近代之西方諸民族中，殆無可與日本相提並論者。（引書見前，頁二一。）其然豈其然乎？我輩既作上文之討論，自不能以小泉氏此種近武斷之觀察爲然。且彼所作日本與希臘二民族間比擬之論，大率就其風俗習慣之若干細節自上落筆，若多神之崇奉，家庭與婚姻之宗教性，父權之無限制，人權觀念之薄弱，社會身分之因罪降譴；法令之周章繁重，君主方面神權與政權之消長，氏族之衰歇，甚至若祭品之象徵化，主僕之關係等等，亦皆在比論之列。此種細節目之比論，以之較量各民

族社會生活演進之遲速，與社會組織之疏密，未嘗無相當意義；然設以之視民族心理之簡別性，則失之甚遠。

今我輩所已討論者蓋與小泉氏者甚異。服從心理，悲觀哲學，自殺傾向，三端者，爲日本民族簡別性之所寄，亦爲日耳曼民族簡別性之所寄；曰簡別者，蓋取二民族而分別與其他民族比較而言也；設就二民族間自爲比較，則茲三端者適成爲二民族之共通性，而不復爲簡別性。若是之比較，方盎然有意味。

日耳曼之與日本，就地理論，一爲大陸國，一爲島國，就常識之種族論，一爲高加索種之支派，一爲蒙古利亞種之支派，就歷史上之關係論，則明治維新以前，彼此未嘗聞問。設地理爲一民族特性所由形成之主因者，則日本民族在西方之同氣應爲不列顛而不爲日耳曼；就種族與歷史因緣而論，則與日本民族最近似者應爲中華民族；而事竟不然。是則二民族所以相肖之原因，似有不能不求諸地理，種族與文化因緣之外者。

自來解釋服從心理者大率甚推重文化的原因，若宗教信仰之發達，若封建生活之訓練等。前者小泉八雲及戴季陶先生（日本論，第二十二章）皆主之，後者則主之者有謝晉青君。悲觀心態之解釋，則文化原因而外，論者兼佐以風土之說，謝君論日本人之悲歌慷慨，局部即歸之於火山爆發及地震等自然現象。自殺爲悲觀心態之自然結局，故謝君亦以風土之說解釋之。然歐洲學者之論自殺原因，文化與地理之影響之外，每兼及種族，柏林大學經濟學教授

葆克拿爲研究自殺問題最早之一人 (A. Weber, 一八六四)，彼即認種族爲主要原因之一，略後同國人歐丁根 (Oettingen) 亦盛稱種族與自殺之關係；摩賽里完全以社會統計法研究自殺，所得結論正復相同，書下斷語曰：「日耳曼種族之成分愈純粹，即一國之日耳曼主義愈強烈，則其心理品性上所表現之自殺傾向愈清切著明」(引書見前，頁九一)。略後美人歐蒂亞之自殺論中復繼續加以推敲，卒謂至少有一部分之事實非借重種族不足以資解釋 (J. J. Odes, Suicide, 一八八二)。

自此以後，種族說之地位漸搖動，法人杜開姆之自殺論，即一反賽氏之說，而曰：「設日耳曼人自殺傾向較他人爲強烈，其故不在其血管中之血液，而在教養與薰陶彼之文化。」(E. Durkheim, Le Suicide, 一八九七。) 美國瑞泊萊教授以社會學之眼光論歐洲各種族，亦嘗於此端加以審勘，結論中深然杜氏之說 (W. Z. Ripley, The Races of Europe, 一八九九，頁五一九—五二八。) 最近卡文女士亦十分重視社會原因之解釋，而認種族說爲謬誤。(引書見前，頁二六—三七。)

雖然，種族說之是非固未可以片言斷定也。種族說之太患在認定日耳曼人爲一比較純粹之種族，而不一察其在人類學上真確之地位。日耳曼民族，自其全部觀之，蓋爲一絕有趣味之雜種。日耳曼人血緣上之夾雜，日耳曼人每不知自承之，即學者亦未嘗與以相當之辨認，

第覺其在人類學上之地位甚奇特而已。及普法戰爭而後，普法之人類學者若維爾休，(R. Virchow) 若甲脫法宜(J. L. A. Quatrefages)彼此攻訐，此問題始得公開討論之機會，而日耳曼人之雜種性終於暴露。日本民族，自其全部觀之，亦一絕有趣味之雜種也。日本人以神宵自居，我輩亦往往以純粹之蒙古利亞之一支目日本人，然試考諸人類演變之歷史，則知日本人之自負固非，而我輩之見解亦不盡是也。德日二民族所以相肖之原因，殆將於二者共同之雜種性中求之乎？

最近人類學界論種族演變之跡最稱簡賅者，推澳洲雪梨大學地理學教授素雷氏。素雷氏首以地層演進之比論法應用於種族演進之研究，而曰，就可靠之古人類學之智識立論，歷來自亞洲演變而播於外之種族層凡八：一曰釐頭谷種(Neanderthal)；二曰內格立位種(Negrito)；三曰澳洲亞種(Australoid)；四曰內格羅亞種(Negroid)；五曰伊比利因種(Iberian)；六曰諾迭克種(Nordic)；七與八曰阿爾卑(Alpine)或蒙古利亞種。每一新種族出，則生存競爭之結果必將舊有之種族局部或全部兼併殲滅，其倖存而得以保全其血統之純潔者，則大率被逐至大地之外緣。如是再四爲之，於是種族之分布，自其橫斷者觀之，則成爲若干圍帶，愈古者愈在外，自其縱截者觀之，則成若干級層，愈古者愈低降。今日歐洲之各民族果屬諸何圍帶或何級層乎？瀕地中海之各民族，大都爲伊比利因人之遺孽，屬諸第五級層；西北一隅，則多爲諾迭克人之血胤，屬諸第六級層。二者至今日皆已成比較外緣之種族。波

墨的海以南，阿爾卑斯山以北之大陸中部，則今日爲第七第八二級層生聚角逐之地。(G. Taylor, *Environment and Race*, 一九二六。)歐洲大陸本爲諾迭克人之舊居，阿爾卑人或蒙古利亞人之來，摧殺驅逐之餘，勢不能不與之爲生理上之結合，日耳曼人之二祖列宗，卽此種結合之果實也。質言之，日耳曼民族之血緣，半出諾迭克種，而半出第七級層之蒙古利亞種。以較通俗之語出之，日耳曼人實爲黃種與白種之間種。

反觀日本。今日之日本人非土著也，其遠祖蓋自亞洲大陸經高麗移入。前此佔有島國全部者爲倭奴種人，日人稱之曰「阿義奴」。及日本民族之來，收其馴良者奴使而同化之，餘則驅之北遷，今散處蝦夷，千島，樺太，諸島者尙約有二十萬人。其同化者則終成日本民族血緣之重要部分。是則設最初東渡時之日本民族爲比較純種者，及與倭奴同化，亦卽成爲雜種矣。今以泰雷之原則繩之，最初東渡時之日本民族蓋亦屬諸第七級層之蒙古利亞種。倭奴之地位較難斷定，前輩之人類學者大都存疑不論，然近年來我輩漸由體質學方面，確定其爲與初期之歐洲種族同出一源；牛津大學講師勃克士登 (L. H. D. Buckton, 一九二五) 與泰雷則逕稱之曰原始諾迭克人；自泰雷言之，蓋亦屬諸第六級層。然則造成今日日本民族之二大血統無他，卽造成今日日耳曼人之二大血統也。是德日二民族在血統不特同爲間種，且同爲黃白二種之間種。

我輩今以黃白之間種目日耳曼人與日本人，其亦有比較實際之證據乎？泰雷之說，通達有餘，而為之烘託之事實則多略而未論。今就參考所及，以為至少有三宗人類學之事實可供我輩之調遣，一曰日本人之掌紋；二曰日耳曼人之複眼摺，三曰中歐人口之圓顛化。試逐一言之。

一、人類學者謂人手每二指根之間必有大掌紋一，合之凡四；此四大掌紋之分布有若干不同之方式，約之為7555，9755及11975三式。歐美人士多偏重11975；中國人之方式，設上海人士足以為代表者，則大都在7555與9755之間。今日日本人之大掌紋似不偏倚任何方式，故其地位適在中國人與歐美人之間，試閱下列表格：

	中國人	日本人	歐美人
7555組	二七·五%	二四·三%	九·〇%
9755組	二三·五%	一九·〇%	一六·七%
11975組	九·〇%	一六·六%	二七·七%

最初為此比較者為美國斯密士女子大學動物學教授韋爾德。韋氏於一九二〇年作東亞之行，嘗在滬江大學講學數月，在日本時亦小有勾留，此即為其研究成績之一部分。韋氏作此比較後，嘗曰：「今以日本人與華人及歐美人較，則見日本之地位似介乎二者之間；比較確鑿

言之，日本人口之內容，一若於蒙古利亞種根柢之上，嘗加以不少與歐美人有關係之外來血統也者；若此之結論，蓋與我輩所識於日本民族由來之舊說暗相脗合。此種外來之血緣殆屬諸倭奴士人及朝鮮半島之居民。』(H. H. Wilder, *Racial Differences in Palm and Sole Configur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Physical Anthropology*, 第二卷, 第二號, 頁一六五。)此蓋與我輩間種之論相成，韋氏之誤似在認蒙古利亞人而不認倭奴人為比較根柢之人口耳。

掌紋之研究中又有所謂「掌根式樣」，「第三指際式樣」，及「第四指際式樣」(Hypothenar, Third Interdigital, Fourth Interdigital, Patterns)三者之種族分布各有不同，或中國人最多，或歐美人最多，而日本人則始終保持其折中之地位，見下表(同上引文，頁一八三—一八四，一八七—一八八)：

	中國人	日本人	歐美人
掌根式樣	一一·五%	二三·〇%	三六·〇%
第三指際式樣	七·〇%	二一·八%	三八·五%
第四指際式樣	五三·五%	四六·〇%	二四·五%

二、蒙古利亞種之面部有特點一，曰複眼摺；我人之上眼皮或為單摺或為雙摺，俗稱單

眼皮或雙眼皮；茲所云之眼摺，即較高亦較在外表之一摺。此在雙眼皮之人，見之較易，單眼皮者，則須以指向上撥之，始見其爲雙摺。外摺所被甚廣，短者至內眼角而止，長者則繞內眼角而與角下及鼻邊之皮膚相連，其繞角處謂之複角 (Epicanthus)，蓋謂原有內眼角之外，又添一角也。普通西人無複眼摺，亦無複角；其上眼皮非無皺紋，但與上眼皮之外緣相離較遠，且始終與眼皮外緣並行，與內眼角絲毫不生關係，蓋僅爲皺紋而不成摺也。中歐之歐洲人則不然。德國人類學家馬丁於複眼摺在彼邦之分布，嘗略有統計 (R. Martin, Lehrbuch der Anthropologie, 一九一四)，大率小兒有之者多，至長則逐漸消失，其確數今不復記憶。同國解剖學者谷爾茲謂嘗在威斯特法林見「純粹日耳曼父母所生之子女，自初生以至滿歲，其頭頸有甚圓者，其髮色輕黃，眼珠青碧，而同時複眼摺與複角又甚顯著。週歲前後，顛頂漸自圓轉長，複眼摺亦漸減縮。」按威士特法林爲普魯士極西之一省，瀕來因河，是則即在西陲，日耳曼已呈露顯明之雜種性，迤東從可知矣。谷氏根據此類觀察，嘗謂中歐之居民，我輩不妨假定其三之二爲日耳曼，而三之一爲蒙古利亞。(Kurz, Zeitschrift fuer Anatomie und Entwicklungsgeschichte, 第六十七卷，頁二二二—二八五。) 谷氏蓋完全承認德奧諸民族之雜種性，第不知日耳曼民族本身即爲諾迭克人與蒙古利亞人混合後之結果耳。日耳曼，諾迭克，條頓諸名詞本相通用，谷氏殆猶沿用舊習慣也。

三，中歐人之頭顱亦特異。就今日靜止之局面而言，日耳曼人之頭顱指數（顛瀾／顛長

×100)至繁變。自七九至八八不等，其最習見者爲八二或八三，益指顛頂之形既不甚圓，又不甚長；此其爲雜種性之暗示，已無待解釋。諾迭克人之指數爲七五—七六，蒙古利亞人則在八五以上，甚有超過九〇者；今八二八三適成折中之數。自其動而演變之跡言之，則舊石器時代之日耳曼人猶完全爲長顛之種，人類學者郎客(Race)嘗得顛殼七枚，而斷定其平均指數爲七六；自後人口中圓顛之成分漸大，自長轉圓之程度漸深，以達今日八二—八三之平均數焉。若此變遷之跡，人類學者稱之曰圓顛化(Brachycephalization)。圓顛化之痕跡，舊石器時代以後歐洲幾無處無之，即在英倫，挪威，西班牙等外緣之區域，亦可隱約見之；顧無有如日耳曼之深刻者，良以彼邦地位適中，正當演變之衝故也。且此種演變之跡，種族全般之歷史而外，更可於箇人之發育史中求之。谷爾茲之觀察，上文已略引之。谷氏又曰：「余以爲歐洲之圓顛性實爲蒙古利亞種血緣攙入之結果。日耳曼兒童之蒙古利亞品性，若圓顛與眼摺，則呈露於先，而滅殺或消滅於後，轉成日耳曼(諾迭克)之品性；髮色之變化反是，大率輕黃之色先現，其後始轉褐黑。色澤自淺入深之速率愈大，則可知其血緣中蒙古利亞之成分猶濃厚。由此可見數千年前一番種族混合之經過；至今猶於箇體發育中復演之」，正合於演化論者所謂演程不滅之原則也。(引書見前。)

日本人顛形之變異亦大。彼邦人類學者謂約之可成四派。其在本州北部及中部者多長顛，其指數約爲七八；其在本州中部，西部，及東京附近者屬第二派，指數都爲八二；迤南

在九州四國者又有二派，其指數皆在八二以上。（L. H. D. Buxton, *The Peoples of Asia*, 頁二一五。）蓋愈北則與倭奴愈接近，故其指數低（倭奴之指數為七六）；愈南與西則與亞洲大陸之蒙古利亞種愈接近，故其指數高；維第二派則居中心之地位，故其指數即無甚高下而為八二：此殆雜種性最濃厚之部分也。

日本人與日耳曼人之雜種性，今既坐實矣。然雜種性與二民族心理品性相肖果有何種關係，則討論雖久，猶隻字未提。請函於下文申說之，以為本文之煞尾。

治生物學之理論者，有所謂「和諧性」與「不諧性」之概念。和諧性有見於外者，即見於全體與自然環境之關係者，又稱曰順應性或位育性。亦有見於內者，即見於身體各器官間之關係者，可稱之曰組織的和諧性。體外位育性之研究，由來已久，且已成專門之學，所謂生態學（Ecology）者是也。至內部組織的和諧性，則鮮有研究及之者。以余所知，唯俄產而法籍之醫理大家麥其尼考夫（Dr. Metchnikoff）論之最早亦最詳，其一九〇三年出版之人性之自然一書，蓋完全為坐實人性之不諧而作。麥氏亦嘗舉悲觀主義及自殺之一類之事實以為不諧之表示。上文論叔本華等之哲學觀念，大部分均由麥氏書摘要轉述。顧人類組織上之不和諧，最初果何由發生，則麥氏始終未加討論，第於結論中謂人類自猿猴變，環境轉變過驟，使急切不能順應，於是不和諧之品性日以滋云。

自育種遺傳之學發達，生物學者乃發見組織上之不和諧性或由於物種交配之失當。大率相與配合之物種在血緣上愈遠，則其子姓組織上之不和諧性愈甚，良以血緣愈遠，則演化之途徑愈殊異，而相應之方與器官之功能愈不可易位以處也。其血緣過遠者，則根本上不能交殖，不能繁育，和諧與否之問題亦自無由發生。此於一般之動植物爲然，我儕人類自亦不在例外。美國學者石達文包與伊士德等，於此端皆有討論，伊氏所言尤詳（E. M. East, *Inbreeding and Outbreeding*, 一九一八，第末章。）其於體格而外，兼論精神方面或心理方面之不和諧者，則有挪威優生學者米安。米氏嘗就挪威人與臘北人交殖之結果，爲文論之，題目即爲「和諧與不和諧之種族交配」（J. A. Mjølner, *Harmonie and Disharmonie Race-crossings*, 第二屆國際優生會議論文集，第二冊，一九二三，頁四一—六〇）。

德日二民族所以相肖之根本原因安在，至此我輩可得一解答矣。在原則方面，我輩既承認人性容沒組織上之不和諧，又承認不和諧之原因容由於血緣上不甚接近之物種交配。在事實方面，我輩既承認德日二民族同爲諾迭克種與蒙古利亞種交配之結果，又似不能不隨麥氏之後，承認悲觀之人生哲學與自殺之傾向實爲生理與心理的不和諧之表示。則我輩不妨姑作結論曰：德日二民族性之所以相肖，間接由於有史以前之種族交配，而直接由於交配後所發生之組織的不和諧性。

昔美人瑞泊萊教授反對自殺之種族解釋，嘗曰，種族說而確，則以理論之，撒克遜尼與

東普魯士之自殺率不應高，良以彼二邦之人口中，日耳曼之血種居半而斯拉夫之血種亦半也；今撒普二邦自殺率之高，居全世界之最，而撒則竟佔首席，豈不與種族之解釋絕對矛盾乎？（引書見前，頁五二八。）瑞氏此種駁論，若質諸以純種視日耳曼之摩賽里等，則彼必瞠目結舌而無以應，然若質諸以間種視日耳曼人之我輩，則不特不足以相難，轉足為我說推波助瀾；瑞士書中之斯拉夫，固即阿爾卑種之舊稱也。

然何以知悲觀哲學與自殺傾向等必為內體不和諧之表示？又何以知此種不諧性必為先天血緣所賦與，而非後天文化所薰育？曰，是不難解答。有可資參證之二宗事實焉。其一為精神病與自殺傾向之密切關係。上文自殺原因統計中最重要之項目為精神病；然精神病不止一種，其最足以演為自殺之慘劇者厥為憂鬱症；而憂鬱症之為不諧性之一種表示，固無人得而否認之也。關於此端之統計，摩氏書中所詳細搜及者，僅有普魯士與撒克遜尼二邦。據一八四七至一八七六年間統計，因一切精神病而自殺之百人中，即有患憂鬱病者六十五人以上，適佔全數三分之二，誠不為不大矣。意大利於此亦略有統計，但僅為百分之九。四，僅及普撒二州者七之一。其亦足以為日耳曼民族強烈之不諧性之又一旁證歟？憂鬱症與厭世悲觀之人生哲學亦有嚴密之關係，蓋無待論。

其二為自殺之遺傳性。於此我輩無相當之統計。但即據法國心理學者理波，於其遺傳論

中所搜集之零星事實 (Th. Ribot, Herodity, 一八七五, 頁一二五—一二六), 已足證自殺傾向確有遺傳之根據。即謂自殺之傾向不遺傳, 而遺傳者為一種特殊之生理或心理狀態, 亦無不可, 蓋若此之狀態無他, 即一種極端之不和諧狀態也。

極端之服從心理亦未始非不和諧性之一種表示。患生理與心理狀態之不和諧者, 於一己生命必乏相當之把握, 於一己之前程, 必茫焉無所適從, 上文引芥川龍之介之絕筆中, 即有「茫然不安」之語。一己既無把握, 既無所適從, 乃不能不委身於身外之物, 若領袖, 理想之類以資維繫, 以資導引, 而生命乃得所安宅, 不復飄搖失據矣。反之, 悲觀主義與自殺傾向亦未始非服從心理之特殊應用。上文論悲觀與自殺時, 不啻再三引用「自委於命運」, renunciation, resignation 等名詞乎? 委諸命運者, 即服從命運也, 命運謂死不可免, 謂誰死可以解除痛苦, 於是自殺者乃能視死如「歸」。

由是言之, 德日二民族所共有之三大特性——服從心理, 悲觀哲學, 自殺行為——特一種傾向之三種表現耳。內體不和諧而感覺生命之「茫然不安」, 於是輕者以得所維繫為解決方法, 重者藉悲觀哲學以自排遣, 最重者則於生命運作自動之放棄而無復絲毫留戀; 不和諧之程度愈深, 則其表現於行為者愈決絕, 此自然之理也。

不和諧性之表示自不止本文所比較之三端。人口之流動性似亦為表示之一種。論近代文化者動稱諾迭克人有好勦善移之特性, 故近代探險拓地之功績十九皆出此輩之手。願通常所

稱之迭諾克，大率有蒙古利亞或阿爾卑之血統滲入其間，即英倫亦所不免，其比較最純粹者若蘇格蘭人，則反不著稱。日耳曼之好動善遷，爲二千年來史實之顯著部分；西元後第五世紀之『民族流遷』(Völkerwanderung)，中古時代『行吟詩人』(Minnesänger或Sriellente)與浪遊俠士(Knightherrant)之充斥；近代移殖新大陸之躍踴，與移殖後之轉輾西遷，皆出乎同一傾向之事實也。此種傾向，德文中有一特別名稱以表出之，曰：Wanderlust意謂好動善移幾成一種自然之慾性也；此字惟德文中有之；英文中無同義之字，往往借用焉。上文論合衆國自殺率之分布，移民高於土著，城市高於鄉村，西部高於東部及南部，初不限日耳曼民族分子之多寡，至此似可得一比較圓滿之解釋。安土重遷者，余以爲其生活中不和諧之程度必淺；行動無常，轉徙不息者，其不和諧之程度必深。合衆國幅員新拓，寶藏初開，最宜於此輩實踐其浪跡之生活，故自西徂東，轉移靡已，其轉徙最多亦最遠者，其組織上之不諧性必最深刻，甚者或終於不得安宅，而以自殺了之。舊金山爲美國最稱風光明媚之都市，亦爲浪跡者極西之終點，亦爲第一高自殺率區域；風光如彼，而人事如此，除內不諧之一說外，余不知何充分解釋之。此端在日本方面，余未暇加以搜討，但封建時代之浪人或浪士，以周遊俠爲職業，殆亦直接爲人口流動性而間接爲內體不諧性之一部分之表示歟？

德日二民族不諧性，前途必因天然淘汰而日歸減縮；自殺者愈多而愈早，即極端不和

譜之分子愈受淘汰，亦即種族血統中不和諧之程度愈輕減。或曰，以今日之情形而論，我輩殊不能為德日二民族領手稱慶。然此不過片面之觀察耳。這種交配之結果，一端固不免於不和諧性之發生，然一族之變異性(Variability)亦因而受特殊之獎進，亦為不可掩之事實。是亦遺傳學者之言也。近代德日二民族文化之猛進，殆半為變異性之果實，又孰敢加以否認者？他日者，民族內部日為婚配既久，不和諧既因天擇而日益減少，變異性之優良者又因化擇之力而日趨固定，永為種族遺傳之一部分，則德日二國之發揚蹈厲，抑正未可限量也。

(完)

貢獻旬刊第二卷第六期(即十五期)目錄

嚶嚶(封面圖案)	劉既漂
法國浪漫文學運動中的女英雄	覺非述
中國人對於西洋醫學(文應(三))	江紹原
薦玫瑰詞	林文錚譯
我所謂革命的立場	陳公博
旅伴(二)	傅雷
一個問題	招勉之
心泉的卷頭語	葛又華

浙江興業銀行廣告

本銀行於前清光緒丁未年設立至今已廿一年收足股本二百五十萬元公積金一百五十四萬零五百餘元辦理各種存款放款國內外匯兌各種押匯業務自設保管庫貨棧並經政府特許發行兌換券分一元五元十元三種發行準備金與營業準備金完全劃分

總行 上海北京路七十八號

董事室

中央二六五〇號

總經理室

中央八四五九號

電話

經理室（營業儲蓄部）中央八四六〇號

金幣部

中央七四一三號

分行

杭州 漢口 天津 北京 哈爾濱

代理處

各省及外洋各國均有

卞昆岡

徐志摩
陸小曼

第四幕

佈景

卞昆岡家內景。左側一門，垂有布簾。設備簡樸，一壁懸佛及觀音象。一壁供卞母靈座。桌檯面外靠左側有一小榻，上鋪布被。右側門外即前幕庭院。壁角雜置石作刀錫器具。

幕啟時七妹獨坐右門側縫衣，頻轉眼望左門，面有得意色，間發冷笑，忽起趨左側揭門帘探身內窺，復歸坐，微嚼。戶外有剝啄聲，七妹微驚，急起馳出，借尤某同入。

七妹 誰讓你這時候來的？叫他給碰着了又該我倒霉！

尤 我知道他不在家。

七 你怎麼知道？

尤 今兒早上我看他們師徒倆騎着驢往西邊去的。

七 你知道他們上那兒去的？

尤 求那老道去了。

七 那一個老道，你怎麼知道？

卞 昆 岡

尤 就在那西山脚下火神廟裏有一個修行的老道，會治病的。昨天我在茶館裏聽見村東那姓陳的對姓嚴的說讓老卞去試試那老道，又說非得一早去，遲了老道就不在家，又說他籃著哪，什麼疑難急症大夫治不了他全能治，他有的是古怪的秘方。今兒我起一個大早，果然見他們倆奔喪似的跑了去。（四顧）唉，那小的呢？

七 （口披向左屋）在裏面。

尤 咱們說話他聽見。

七 我才看過，正睡着哪。昨晚那瘋子哭了一宵，那小的也哭，哼，哭死也哭不活那媽的烏珠子，倒鬧得我一宵也沒有睡好。說是，倒有你的，那東西真見效！

尤 敢情，咱們動手的事兒沒有錯兒。他疑心不？

七 誰疑心？

尤 你說的那瘋子？

七 他是粗心大眼的，就是急，簡直是瘋了，可不是，這幾天連壓根兒沒有喫一碗飯！他那瘋勁兒可受不了，也算是我活該倒霉，你瞧，我這兒一個疤（指頸根左側）不是，這事我還沒有告訴你哪。

尤 （撫其頸）粥粥！真的一個血印子，那是怎麼來的？

七 他生日那天不大發酒瘋嗎？要不爲那次發瘋，當着衆人面叫我下不來，我還不下毒手

哪！那晚上更可笑了。我氣極了晚飯也沒有喫就上床睡了，他回來自個兒弄的飯喫，後來他也來睡了，還來黏着我，我直沒有理他，好，到了半夜，你說怎麼着，他又見鬼了，打頭兒先是那青鵝白鵝的胡叫，一忽兒手伸來了，直摸我這兒，嘴裏說「讓我親親你那小多多兒，讓我親親你那小多多兒」……你說是什麼，還是老太太告訴我的，他的前妻的脖子上長這麼一顆黑痣，他當它叫小多多兒，我沒有睡着，直不言語，他老摸，摸來摸去的，小多多兒摸不着，倒摸得我怪癢癢的，我也耐不住，我就罵，一罵他也醒了，一醒他就恨，本來他是恨極了我的，就拉着我使他那狗牙很命這麼一啃，媽呀，差點兒一塊肉都叫他咬掉了，直痛了我好幾天，你說多氣人！本來你那東西弄了來我還有點心軟，讓他這麼一瘋，好，我再不給他顏色看怎麼着！

尤 敢情你有理！可是當初誰教你嫁他的？

七 (臉紅) 什麼當初不當初的？你拿着這小拐杖幹什麼了？

尤 (笑) 唷，我倒忘了，這是我送你們家的節禮！

七 什麼嘍？

尤 你家出了個小瞎子，走道兒不用着它嗎？我還是親手做的哪。

七 (笑) 小鬼倒真會：唷，什麼了(聽。携尤同趨左門揭吊內窺，復輕步走向右側)

尤 睡得着着哪。老七，你說咱們這事情不礙嗎？

七 他倒是容易對付，瘋一陣，癡一陣，也就完了，倒是那姓嚴的，你別看他長相粗，他有時心眼兒倒是細，打頭兒我就不敢正眼望着他，他對那姓卜的倒真是忠心，比狗還忠心，單說這幾天爲了那小鬼，連他都急得出了性了。前鬼個有一天他帶住了我。

尤 怎麼了？

七 沒有什麼，他沒有敢明說，他彷彿是替他師父來求着我，說他是個好人，全村子都看重他，他這份家現在全得靠我。小孩沒有親娘也是怪可憐，這個那個的說了一大篇，他說話都抖着的，聽得我心直跳就像他早知道咱們要來玩一手似的，你說怪不怪？咱們第一得防著他。我看他也注意你，你沒有覺着生日那天他老望着你嗎？

尤 不錯，那姓嚴的是討厭，我見他也有點慌。他那兩天眼直瞅着你，什麼都叫他看透了似的。他們這回回來怎麼了？

十 這回回來自然就忙着那烏珠子。什麼法兒都試到了。前兒個也不知聽了誰的，拿一個什麼，那長長毛的刺蝟，活着的，就這麼手筆住用刀拉出那裏裏的油，說可以擦得好。又一回更膩了，我想着都膩，姓嚴的去街上捉了一個小黑狗，拿他活剝了皮，血呀，拉拖了一地，那狗要死不死的淋淋的叫，才叫得人難受，就拿這活狗身上剝下來的皮給蒙著那孩子的腦袋上，說是什麼眼病都治得好。

尤 有效沒有呢？

七 有效？有效還不錯哪：白糟踢了一條狗命，多造孽。你說老道能治嗎？

尤 老道，嚶！老仙爺老佛爺都治不了！

七 這家子我的日子可也過不了。

尤 咱們再想法子，幹了小的再幹老的——

七 呀，你聽，這不是騾鈴兒響嗎？你快去吧！

尤 （倉皇出門）明兒晚上——

七 去吧！（尤下；七仍坐原處縫衣）

（鈴聲漸近及門，卞殿同上。卞面目憔悴，衣服不整，嚴較靜定，然亦風塵滿身。）

尤 （入室喘息有頃，周視室內）怎麼了？

七 （冷）什麼怎麼了？

卞 阿明怎麼了？

七 我知道他怎麼了！

卞 （厲聲）他上那兒去了？

阿明（七未答，阿明自內室）爸爸，我在這兒睡着哪。

嚴 他睡着哪。

卞 （音慈和而顏色悽惶）你睡着哪，好孩子，你爸爸出去替你弄藥回來了（急步入內室）

孩子！

（嚴挺立室中，目送卞入內室，復注視七妹有頃，移步近之。七妹縫衣不輟。）

嚴（鄭重）師母！

七（驚震，舉頭強笑）唷，老敢，你也回來了，你們上那兒去了？

嚴 山裏去——爲阿明求治。我說師母，不是我放肆說句話，做人不能太沒有心——太沒有情……

七（強笑）唷，這怎麼了？

嚴 我是個粗人，我也沒有家，我一輩子就敬重卞師父一個人，爲了他的事情，我老敢什麼時候說拚命就拚命。可憐他運氣是夠壞的，死了太太，又死了老太太，阿明是他的性命，偏偏又是這怪事，眼睛出了毛病，說不定這眼就治不回來，我怕很難……

七 可不是你們也算盡了心了，什麼法兒都試到了，他還是不見效，那有什麼法想呢？

嚴 真可恨，也不知怎麼會有這怪事兒的，總不能是有人暗地裏害（聲沈着）他吧，爲什麼好好的眼睛忽然的變壞了呢？（目注七）

七（低頭）真是，也不知怎麼了，你們上回離家的那天都還是好好的不是？你說有人算計他……

嚴 麼……

七 別是那老瞎子吧，有人說瞎子要收徒弟就想法子挑聰明的孩子給弄瞎了，他們爲了自己就顧不得人家，阿明那孩子生相也怪，他就愛跟那老瞎子說話玩兒，誰家孩子都不能跟瞎子親熱不是？

嚴 快別這麼說，那老周是好人，他跟這家子又沒仇又沒有恨，他那留下這樣陰的毒手？

七 甯，這誰知道，常言說人不可以貌相，我就最討厭那走江湖的。……可不是嗎，他初來的時候，我還讓上咱們家算命來着，他打頭兒說話就有點兒怪，他說：「麼要門白虎，年內一定見血。」麼的！一死兒胡話，我聽氣極了，就把他揮了出去，準是他記恨了，偏偏阿明那孩子一聽着他那倒運的三絃，就非得跟出去跟他胡扯，我看他準有點兒嫌疑。

嚴 天有報應，誰造孽誰受報，王法到不了的時候自有天條，也用不着咱胡冤枉人的。倒是老師他，我有是太可憐了。他本來是最敬佛爺的，這回他簡直是痛傷了心，阿明要是不好，他就此發了瘋都說不定！原來他過廟總是要拜廟的，今兒到山裏去，他對着火神爺土地直罵，他說他一輩子心手造了好處廟，親手雕了不知道多兒個的佛象，又是逢山拜山，見廟進香的，誰想好處不見，反而家裏出了這希奇的事情，他怎麼能不怨，他怎麼能不恨？不說別的，你不看他這幾天簡直連飯都不喫，晚上覺都不睡，眼睛

裏直冒火，說話聲音都是發抖的。人家說話有時他都聽不真，師母你又是這價脾氣，沒有得好臉子給他看，可是除了你，師母，還有誰能幫着他一點。我怕我們再不想法子舒疼舒疼他，他要再有什麼長短，師母……

七（低頭不語有頃，微露焦躁。）我明白你的意思，老嚴，可是這話你不用跟我說，單瞧他瘋勁兒，誰受得了他的，我是受夠的了！

嚴 那你……

（卞自內室出）

嚴（轉向卞）怎麼了？

卞 那符我給化在水裏給他吃了。

嚴 你沒有忘了那小包硃砂吧？

卞 沒有忘，你進去看看他去。

（嚴入內室。卞行至佛案前，握拳作憤怒態，繼低頭似自艾，復至靈座前，對遺象凝視，搖頭示感。忽轉身冷笑，七妹驚顧。）

卞（指靈座）怎麼，老太太這兒茶都不用供了！活人你不管也罷了，連故世人的面前你都不該盡一點心嗎？（七不語）阿明，多活靈的一個孩子，我交在你的手裏，好好的一雙眼，怎麼會出這怪病，我不在家，你可在家。（憤）我不問你問誰！（七不語）我還輩

子就有這一個孩子，又是這雙眼（悲），這雙眼，叫我怎麼能不心痛？（七不語）老太太，娘呀！你想不到吧，你去了不到幾個月，我們家就變成了這個樣兒，一杯茶水都沒有人管。（七不語）還有阿明，我也無非順着您的意思，算是有了一個娘，多少可以看着他一點，哼！娘，他眼睛都快瞎了！（七不語）好，你沒有得話說，你也該慚愧了吧，女人！阿明的眼要是好不了，哼，你看着吧！

（卡訴說時七表情由羞轉怒，正欲發作，嚴自內室出，七逡巡出門去。）

嚴師父，阿明說他眼不痛了，他要到外間來。

卡（喜）怎麼，不痛了！好，你扶着他出來。

（嚴復入挈阿明出，阿明眼上包有白布，一手拉嚴手，一手向前捫案，卡感情激動。）

阿明 爸爸！

卡 孩子，怎麼了？嚴叔叔說你說現在眼珠子不痛了，真的呀？

阿明 是不痛了，爸爸。

卡 腦袋也不昏了？

阿明 不昏了，我現在頂快活的，我一定會得好的。（略頓）爸爸！

卡（蹲伏把阿明手）孩子，怎麼着？

卡 瓦 瓦

阿明 爸爸，你不要難過，你難過我更難過，爸爸！

卞 孩子！

阿明 我眼睛是一定會好的，爸爸。爸爸最愛我的眼睛，我知道。

卞 孩子！

阿明 爸爸，你放心，我的眼睛一定不能有毛病。我要是沒有這眼，爸爸你也不疼我了，那我還不如死了哪。

卞 親孩子！

阿明 爸爸你也不用跟媽媽打架。媽媽不在屋子裏嗎？

卞 她才出去，不在屋子裏。只要你乖的好了，爸爸自然不難過，回頭我讓嚴叔叔買糖給你吃。

嚴 準是那老道的符有點兒道理，怎麼吃了那符水一陣子就不痛了呢？

卞 也許佛爺保佑。我們把他包的布去了看看好不好？

嚴 去了包布好不好，阿明？

阿明 好，去了試試，這回我一定看得見了，這回打你們回來我就沒有見過你們，快去了吧，爸爸。（卞嚴各蹲侍一邊，卞解去布縛，手發震。）

阿明 怎麼爸爸你發着抖哪？

(布已解去，阿明雙目緊閉，卞嚴疑喜參半)

卞嚴 (全) 阿明！你慢慢的睜眼試試！

(阿明徐張眼，光鮮如故，卞狂喜)

卞嚴 (全) 阿明，你看見我們不？

阿明 (微蹙) 我——見。

(但眼雖張而瞳子發呆，卞嚴相視。卞以手指劃阿明眼前，不瞬。)

卞 你真的見嗎？

阿明 不——我會見的，爸爸。

卞 那你現在還看不見？

阿明 我——見。

(卞躍起，趨室一邊，倚壁上)

卞 明兒，你見我不？

阿明 (循聲音方向舉手指) 你在那裏，爸爸。

卞 (復樂觀) 老敢，你知道，牠初睜開，近的瞧不見，遠的許看得見。

嚴 這許是的，你再試試他。

(卞空手舉起)

卞 是 嗎

卞 阿明！

阿明（現笑容）爸爸！

卞 我手裏拿着什麼東西？

（阿明略頓）

嚴 你爸爸現在手裏拿着什麼東西，你看不看見？

阿明（微窘）我看——見。

卞 那你說呀，我手裏是什麼？

阿明（似悟）一根棍子！

卞（極苦痛）天呀！（更不能自持，抱頭伏牆泣。嚴亦失望。阿明倉皇，伸手向空摸索。）

阿明 爸爸，爸爸，別結，別結！

第五幕

景如上幕

幕起時台上全黑，惟左側內屋有油燈光，屋外有風雨聲，院內大棗樹烏咽作響。

風雨稍止，院外木門有剝啄聲，七妹自左側內室馳出，偕尤同上。

尤 嚶，好大雨！我全濕了。

七 怎麼早不來，我還當你不來了哪。

尤 我還有不來的！

七 快脫了你的笨鞋，再進我屋子去，糊塗的！（摸一椅使坐）

尤 （坐脫鞋）脫了鞋又沒有拖鞋。

七 房裏有他的鞋，你正穿，就這地襪進去吧。

尤 那小的睡了吧。

七 早睡着了。他就睡在這榻上。

尤 瘋子幾時回來？

七 還說哪，他明兒一早就回來，你今晚不到天亮就得走！

尤 不走怎麼着？

七 別胡扯了，快進去吧！

（尤七同進房，油燈亦滅。）

（風聲又作。月光射入，正照阿明睡榻。房中有猥褻笑語聲，阿明驚醒，起坐呼喚。）

阿明 媽，媽媽！（聲止）媽媽你睡着了？（復睡下。窸窣復作，阿明疾坐起。）媽媽，

你那兒是誰呀？是誰跟你說着話哪？別是爸爸回來了把？是爸爸回來怎麼沒有來看我？

我曉得了，我瞎了眼，爸爸也不疼我了，我早知道他疼我了！媽媽，媽媽，我怕，我

害怕，我什麼也看不見！（屋外風怒號）這風多可怕，像是有好多人喊救命哪。媽媽，你怎麼也不答應我，我才聽見你說話的，我又不是做夢。媽媽，爸爸！媽媽，爸爸！我怕呀，我怕！（睡下取被蒙頭有頃，髮聲復作，復坐起，舉手摸眼啜泣，忽抬頭睜眼，目光炯然，似有決心，潛取衣披上，摸索床前得杖，移步及門，手觸簾，作聞人狀，復止，轉步摸索出右門去。目光轉關，風勢復狂。）

七（自左室內）別鬧了，不早了，趁早走吧！

（尤自室內出。捫索而行。）

尤 這多黑，天還沒有亮就趕人走！（及門）摸著了，我走了，啊。

（尤出門，即遭狙擊。）

尤 啊啞！（撲擊聲）

七（自內驚叫）怎麼了？

尤 啞，是你啊，小鬼！

七（已出房）誰？

尤（氣喘）那小王八，小壞蛋，小瞎子，他，他想打我哪……不要緊，我已經帶住了他了……你再凶，試試，好，好胆子，想幹你的老子！

阿明（嘶聲，極微弱，似將斃然）爸爸！

七 (亦在門邊) 把他帶進屋子去!

(尤七共與阿明入內，時天已黎明，屋內有光，隱約可辨，戶外風拂樹梢，作烏咽聲。)

尤 (喘息) 小鬼，你凶!

七 別掐他了……嗆，怎麼了，阿明，阿明！不好了，死了!

尤 詐死吧，那有……麼容易，我又沒有使多大勁。

七 阿明，阿明！你摸摸，氣都沒了，這怎麼辦?

尤 死了也活該，誰讓他黑心要害人?

七 你到說得容易。這事情鬧大了，怎麼好?瘋子一回來，我們還有命麼?

尤 別急，咱們想個主意。

七 你害了我了……

尤 別鬧。咱們把他給埋了，就說他自個兒跑了好不好?

七 不成，他們找不着他還得問咱們要人。

尤 咒他媽的，咱們趁此走了不好嗎?

七 上那兒去?

尤 趕大同上火車到北京去，不就完了?

七 你能走嗎？

尤 還有什麼不能的！快吧，遲了他們回來，你東西也不用拿，我有點兒錢，我們逃了命再說罷。

七 (指阿明) 他呢？

尤 還管他哪，讓他躺着，自有他老子來買棺材給他睡。天不早了，我們走罷。

(尤曳七踉蹌奔出，天已漸明，阿明橫臥地上不動，三絃聲忽起，阿明蘇醒，強支起，手捫喉際，面上有血印污泥。)

阿明 爸爸，爸爸！你來吧！你怎麼不來呀！（復倒臥）

瞎 (捫索入門) 我早知道這家子該倒運，我早知道！阿明，阿明，你在那兒哪？(杖觸阿明。) 這是什麼？阿明！(俯身摸之) 可憐的孩子！凶惡的神道，要清白的小羔羊去祭祀——這回可犧牲着了！(坐地下，抱阿明頭，置膝上，撫其胸) 阿明，阿明，你有話趁早對我說吧。麻瘋兒噪得厲害，太陽都該上來了。昨天晚上刮了一宵的大風，一路上全是香味：殺人的香味，好淫的香味，種種罪惡的香味。可憐的小羔羊，可憐的小羔羊！醒罷，阿明。

阿明 (微笑) 是你呀，老周？

瞎 除了我還有誰，孩子。

阿明 你是怎麼來的？

瞎 我聽見小羊的叫聲，我聞着罪惡的香味。

阿明 你說的什麼話？

瞎 下雨，下雨，這回可真下了血了。

阿明 你說的什麼話？

瞎 你爸爸幾時回來？

阿明 他今天回來，也許就快回來。

瞎 你覺着痛不？

阿明 我覺得倦，可是我很快活，有你來陪着我。

瞎 你有什麼話對你爸爸说，孩子？

阿明 對他說，我愛他，好爸爸，對他說，我想替他殺那個人，可是我力氣小，打不過他。

對他說，我見了我的親媽，我的眼一定看得見了。對他說，我要見他，可是我倦極了要

睡了。對他說，我——愛——他——好——爸——爸……

瞎 還有什麼說的，孩子，慢點兒睡。

阿明 (音漸低) 我——也——愛——你——老——周。我——想——聽——你——彈——

聽——你——唱——我——要——睡——了……

瞎 (取三絃調之) 好，我唱給你聽。(彈三絃，曲終阿明現笑客，漸瞑目死。)

歌：——

我是天空裏的一片雲，

偶爾投影在你的波心——

你不必訝異，

更無須歡喜——

在轉瞬間消滅了踪影。

你我相逢在黑暗的海上，

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

你記得也好，

最好你忘掉，

在這交臂時互放的光亮！

瞎 阿明，阿明！（撫其頭面，及胸。）去了，好孩子。（抱置懷中。）張目前望。若有聽見，面有喜色。（再會吧，孩子！（戶外聞急驟鈴聲）最後的人回來了。

（卞嚴入室：見狀驚愕，木立不動。）

瞎 (自語) 走的走了，去的去了，來的又來了……

卞 (走近) 阿明，阿明！

瞎 他不曾答應了。

(卞疾馳入內室，復馳出，聽瞎子自語，立定。嚴見尤所遺雨鞋，檢起察看，點頭似悟。)

瞎 我聞着罪惡的香味，我聽見小羊的叫聲。走的走了，去的去了，來的又來了。

卞 (張眼作瘋狀，嚴伸手欲前扶持之，復止。) 哈哈！我明白了！

(卞握拳露齒，獠目回顧，見壁間佛象，逕取擗地上，復趨靈榻前，伏案跪下。)

(長號) 媽呀！(踉蹌起立，雙手抱頭，行至阿明橫臥處，伏地狂吻之。)(阿明，阿明，我的親孩子！)(復起立。狂笑) 哈哈——哈哈——哈哈……

(自語) 走的走了，去的去了，來的又來了(忽示決心，疾馳出門。)

嚴 (卞狂叫時木立不動，似有所思，見卞出，驚叫) 師父，不忙，還有我哪！

卞 (復入，立門口) 老敢！(嚴未應，卞復馳出。嚴隨出。戶外有巨聲。)

瞎 好的，又去了一個！

嚴回入室，手抱頭悲痛，忽抬頭。趨壁角檢得利刀，環顧室內，疾馳出門。)

瞎 好的，報仇！好的，報仇！血，還得流血！(撫阿明) 好好睡吧，孩子，沒有事了！

(取三絃彈，幕徐下。)(完)

四月二十三日

文學的紀律

梁實秋著 實價五角五分

這是梁實秋先生的第二本批評文集，較「浪漫的與古典的」材料更爲豐富，態度更爲鮮明。我們現今的文藝界太混亂了，我們也厭倦了，正好換換胃口，讀讀這一部嚴謹的批評。

上海望平街新月書店發行



Yourievitch 作

像 塑 代 哈

見哈代的四十分鐘

郭有守

我一九二〇年到英國，本是一心一意去學經濟及商業的。找着老同學傅孟真，——我應深深的謝謝他——他勸我讀迭更斯哈代及衛爾斯的小說，同時可以學學英文。我讀了“*Loose*”，這算是我第一次同哈代在書裏認識。覺得這是一本很悲慘的書，心裏受它的感動很深，後來也讀了些別人的著作，但總覺歡喜哈代的。進學堂以後，沒有多少時候讀文學書，直到一九二三年病住醫院時，讀了不少的小說，對於哈代的崇拜，只是一天一天的增加。每一讀哈代的書，有時自己因之發愁。以爲他太悲觀了。也只有哈代的小說，能使我心神向往，如朝山拜佛的人，到了聖廟的山脚，只是一切不顧的，專心想跑到山頂，我一讀哈代，便覺有「得其所哉」的意味。

那年秋天去了瑞士雪山上休養，讀文學書過日子。有意翻譯哈代，又怕自己太不自量，把這念頭打消。但另一種更大的希望產生：就是想去見他本人。因爲遠隔，不易成功。有幾次在夢裏同他談話，談的話很有詩意，可惜醒時不能記下來。這個希望，與別的希望一樣，只要不到絕路時，總是不死心的。去年八月裏回英國，到倫敦的第三天，便簡了捷當的與哈代去一封信。等了好久，沒有回信，心裏有些不好受。正好一位蘇格蘭朋友請我去他家住，

我去司各得的家鄉游歷了十多天。回倫敦時再與哈代去一信。第三天得了一封信，蓋上了道塞司德的郵章，知道是由他那裏來的。我停了一會兒不敢拆開它，怕的他不願接見我。果然是一封失望的信：

先生：

哈代先生抱歉得很，因為他的高年同健康的無定，經醫生的命令，他只得捨去接見生人的愉快。他囑謝先生對他著作親切的稱佩。

（哈代夫人簽名）書記

我的懷裏自然不必說了。哈代前兩年還常出外散步。也許我到他家鄉去時，還可以有機會碰着。我便託朋友寫信到那裏的新聞記者，問問哈代還去外散步不。回信說近來碰不着了。這只算我不行運，沒有看見他的福分了。

十月初我去「筆社」(P. E. N. Club)發現這會中在英國的惟一名譽會員，便是哈代先生。我已經絕路的希望，忽然找出一條路來。會中總書記俄爾德先生，(Ermion Old)願意替我寫一封介紹信，順便報告會中年來的經過。信中說了我有意翻譯他的書。俄先生勸我把這封信寄去，我高興的回寓自己再寫一信，一同寄去，說明日下午三時到他門前求見。……

十月八日的早晨，坐在去道塞司德的車中，那天天氣很清明，雖是秋天，但於我却是最美的新春。我週身的血好像比平常流動得急，心比平常跳得快。我想有了愛情的人去問所深

愛的人的最後答復，所覺得的，也不過如此吧。下午二點一刻下車，找下一個棧房，擦一擦臉，問收拾房子的下女去麥克斯門的路。她說不知道。我很以為奇怪。她解釋她剛由別處來的，我心裏的氣纔消。麥克斯門離城大約有一英里。走了二十來分鐘，看見了像間路時別人告我的地方，不少的樹木，把這座孤單的房子包圍了。四週都是空曠的田野，微風不斷的吹來。牆邊石上刻下 Mr. Tate 兩字，我看看錶，尚不夠三點。在牆外徘徊了五分鐘。如果哈代不見我，這幾分鐘裏，總算至少有一半是希望。最後只得一鼓作氣的推開木欄，走過圍路，到門前按鈴，等看門開。外面草地上及樹木叢中有談話的聲，但却看不見人。一會兒門開了，一位下女出來，說「先生請進」。她引我到右邊邊客堂裏「請坐，哈代太太來見你。」她轉身把門關上。我心裏以為哈代太太代見。我的眼已轉落在客堂中書架裏，正打算把架中陳設著的細看一下。（聽說過哈代收留自己的第一板書不少）哈夫人已進來了。她是年近五十來歲，帶着一半愁鬱一半英國式冷淡的樣子，她對我說「哈代先生不許人照相，不給人墨蹟，如你願意的話，他可以下樓來看你。」我自然願意。

我十分的高興，同時我的情緒非常緊張。樓梯上腳步聲走近，果是哈代先生進來了。他的身材短小，可是精神尚好，決不像八十七歲的人，握手時滿有氣力。我說了幾句抱歉的話，覺得再三再四的求見，心裏不安，不過不久返國，此回又是惟一的機會。「先生，你許可我譯你的小說嗎？」「可以的，你從那本起首呢？」「黛斯，」我說。哈代似乎有些不贊成

的意思。他接着說「你想這本書會不會太長？一篇英文翻成一篇中文會不會比英文長？」我答「看一篇中的字句說話」「是的。你試試譯點我的短詩好不好？它們需要的時間短些。」「那囑那一本呢？」「我的詩選。」這裏哈代先生隱隱表示他對於他的詩，比小說看得重些。他從前對答別人回話：「我死後只委德爲後人常讀之本。」我又問他可以找到衛色克新方言字典不。「只是巴痕斯（Barrow）詩集後面語彙中可以找得。」我又問：「考究先生著作的書，那本最好？」我接着又說「我讀過約翰生的湯麥士哈代的藝術。」他可並不喜歡這一本。「齊爾德的（Harold Child）」小本還好，你在城裏書店中可以買得。」哈代夫人在旁邊，沒有剛才那樣冷淡，扯下一片白紙，把齊先生的書名，出版處，價錢，用鉛筆寫好給我。哈代先生本來性格非常強硬，素不喜接待外客。但他一同你談起話來，可是十分的和藹。使你不拘執。他雖是八十七歲，聽說都很清楚，半點殘疾也沒有。真使我驚佩得很。

原來我要見哈代本有兩件事，他誠懇的待遇引起我往下說：「翻譯先生著作以外，還有第二事請教。就是我想把我的過去，寫一本書，想了好久，總不曉得用那種形式好。」「你曾有過不常的遭遇嗎？」我把我這幾年來想寫的一本東西，提大點說了好幾分鐘。我早前想哈代一定懂得我要見他的苦衷，果然他不等我說完。「是的，怪不得你要看我。」我又說「我嫌時候未到不便於寫成中文或自傳，打算寫成英文，還是用小說寫成嗎？」他問哈代夫人「你記得那位寫自傳的少年的名字麼？他只有二十三歲」哈代夫人，早就同我表同情，

事事替我說話，究竟是女人心軟，容易感動些。他回頭問我「你今年多大？年齡是沒大關係，不過寫成小說也好，最要是真實的描寫，寫成清清楚楚的英文，你可以去見卡色爾斯書店的經理胡盧爾先生，把你的題目說給他聽，要是他不願替你印行，別的出版處也不會要的。」哈代夫人把胡先生住址寫給我。她向哈代說「我們去一封信介紹一下好不好。」哈代沒有回答。他問我還有甚麼事說嗎，我想於他送客的話。「我不久回中國，很願意帶回一點紀念物永遠的想着你」哈代夫人很幫了我的忙，問他：「你的那張從雕刻印成的片子我們有的是，拿一張送他怎樣？」他見哈代沒有說不肯，便跑過對面房子裏，拿了一張來給我。哈代怕我問他要親筆字。一邊說一邊向門後退：「別就誤你回倫敦的車子。」

這算是我一生最不能忘的一天，到沒想到兩個月以後哈代便病臥在床上，臥床一月便死了。但他對人類的貢獻是永遠存在的。登了最高的山不會使你變高。看了最大的詩人，不會使你變大。不過高山上所見的，與同詩人所談的，對你有相當的靈感，使你想到了短促的人生外有一件永久不滅，不盡，不變的東西，各人自己去找去，找着了，便是一生的安慰。

眞美善第十二卷目錄

封面 辰伯
裏封面 同光

△作

草海花 病夫

第二十九回

龍吟虎嘯跳出人豪 燕語鶯啼驚逢通客

傀 儡 (神話小說) 虛白

對於少女日記譯本的商榷(批評) 耀仲

六房山紀遊(遊記) 小瑟

△述

輓 歌 (詩) 英國葛萊作 虛白譯

馬奇的禮物 美國奧亨利著 虛白譯

讀者論壇

復胡適的信 病夫

眞美善書店發行

現代中國第一期要目

發刊詞……………郭昌錦

時評……………

民生史觀……………平凡

中國革命的危機……………亦愚

日本普選與無產政黨……………希真

一九二八年國際形勢……………陳石孚

這一次北伐……………丁時政

沉痛(小說)……………心田女士

陽春書店發行

詩

哈代八十六歲生日自述

志摩譯

He Never Expected Much (A Reflection on my Eighty-sixth Birthday)

好的，世界，你沒有騙我，

你沒有寬我，

你說怎麼來是怎麼來，

你的信用倒真是不壞。

打我是個孩子我常縮

在青草地裏對着天望，

說實話我從不曾希冀

人生有多麼艷麗。

打頭兒你說，你常在說，

你說了又說，

你在那雲天裏，山林間，

散播你那神秘的語言：

「有多人愛我愛過了火，

有的態度始終是溫和，

也有老沒有把我騰起，

到死還是那怪僻。

「我可從不曾過分應承，

孩子；從不過分；

做人紅黑是這麼回事，」

你要我明白你的意思。

正虧你把話說在頭裏，

我不躊躇的信定了你，

要不然每年來的煩惱

我怎麼支持得了？

▲新月書店出版詩集▼

重印 志摩的詩 徐志摩著 本月出版

再版 翡冷翠的一夜 徐志摩著 甲種六角半
乙種五角半

死 水 聞一多著 實價五角半

近世英美詩選 葉崇智選 六月出版

回來

聞一多

我急忙的闖進門來，喘着氣，
打算好了一盆水，一壺滾茶，
種種優渥的稿勞，都在那裏：
我要把一天的疲乏交給她。
我載着滿心的希望走回來，
那曉得一開門，滿都是寂靜——
什麼都沒變，夕陽繞進了書齋，
一切都不錯，只沒她的踪影。

出門了？怎麼？……這樣的湊巧？
出門了，準是的！可是那頃刻，
那徬徨的頃刻，我已經嘗到
生與死間的距離，無邊的蕭瑟：
恐怖我也認識了，還有悽愴，
我認識了孤臣孽子的絕望。

殘春

徐志摩

昨天我瓶子裏斜插著的桃花
是朵朵媚笑在美人的腮邊掛；
今兒它們全低了頭，全變了相——
紅的白的屍體倒懸在青條上。

窗外的風雨報告殘春的運命，
爽鐘似的音響在黑夜裏叮嚀：
「你那生命的瓶子裏的鮮花也
變了樣：艷麗的屍體，誰給收殮？」

「新月」稿紙

是用上等中國毛邊紙印的，
最宜於起稿及繕寫之用。

發行所 上海 新月書店

雲雀曲（雪梨）

李惟寧

慶祝你，快樂的靈魂！

你從來不是隻飛禽，

從天堂附近的田園，

或從天堂，你的歌音

豐饒而自然，傾吐了你的全心。

飛高些，還要再高些，

像一朵火雲的高闊，

你自塵寰踴躍騰起；

在深碧的空中翱翔，

一面高飛又歌唱，歌唱又飛揚。

在那落日的金光裏，

上面的雲朵們那時

■

都變成燦爛；在光裏

你又飄浮，你又飛駛，

像個不受縛的快樂開始奔馳。

灰紫色黃昏的影形

在你的飛奔裏消滅；

似白晝間天上的星，

你是不可見的，是絕

不可見的，但我聽着你的狂悅。

似月兒銀箭的凜潔

一樣的銳利，那銀箭

在曙色裏漸漸消滅，

直到我們不能再見——

■

但我們還覺她依然是在前面。

空中地上，你的歌唱

都響鳴了，像夜靜時

從朵孤單的雲，月亮

散她如水般的流曦。

天空中都瀰滿了澄潔的光曦。

我們不知你是甚麼；

甚麼你才是最像的？

虹霓的雲未曾流過

像這樣明亮的雨滴，

如白你那裏一陣歌聲的浙瀝。

像藏在思想的光裏，

一個詩人，無人命令，

詞

他便歌唱，直到他使

世人對於他們平生

未曾關心過的喜，懼，也表同情：

像一個高貴的女郎

在一個宮中的樓角，

正當那秘密的辰光，

用甜蜜如愛的音樂

慰她滿愛的魂；睡房滿了音樂：

像一個金色的螢蟲，

在多露山谷的地點，

從遮着它的花草叢，

不可瞥見的在發閃

散布出那孤單虛飄的螢燄：

六

像朵藏在綠葉裏的

玫瑰，被那熱風摧殘，

直等到它發出來的

香用太甜蜜的風餐，

使那些笨重有翅的羣賊疲殫

那春季急驟的雨顆

在閃爍的草上高歌，

被雨喚醒了的花朵；

快樂，光明，新鮮，許多

的東西，你的歌聲定能夠勝過。

▽ 教我們，禽鳥或妖魔，

以你那甜蜜的思想；

我從來沒有聽見過

愛的或是酒的讚賞

■

吐過快樂：這樣神聖，這樣決薄。

結婚時合唱的曲調，

或是凱旋時的歌調，

那有你的高尚神妙？

那只是空幻的眩耀，

我們覺得它缺種潛藏的需要。

從什麼淵泉你發育

你的歡歌？什麼田原，

或是水波，或是山谷？

什麼樣的天或平原？

什麼同類的愛？不知什麼苦煩？

你有這明銳的歡樂，

驅走了一切的憂憤：

七

煩悶的影從不寄託

在你的身邊：你戀愛——
但從來不知愛的滿足的慘態。

不論醒時，不論睡時，

「死」的事情，我們凡人
夢到的，你定能判知，

更要深透，更要誠真——
不然，你的歌怎會這樣的清晶

我們瞻前顧後，望住

不滿意的事物長嘅，
我們最真的笑，平素

也載貯些痛苦；我輩
最甜蜜的歌說出最慘的心肺。

假如我們能夠嘲嘍

那「仇恨」，「恐怖」，與「驕恣」；
假如我們生下地時

就本不會流顆眼淚，
我不知我們怎將進你的樂地。

對於詩人，你的技藝

是比一切悅耳的詩
還要好，比書裏一切

所能夠尋着的仙芝
還要好，你嘲笑者，向塵世讚嘍！

教給我一半的快樂，

你定藏在你的心臟；
自我脣間流出孺讕

這合諧的瘋狂，世上
都傾聽我，像我此刻聽你一樣。



Maillol 作

像 塑

阿麗思中國遊記

沈從文

第六章 他們怎麼樣一次花了三十塊小費

他們倆很早的起來，想出去看看。因為早上這個地方是空氣要乾淨一點，這於約翰，傑喜先生則尤為需要。他的需要很好空氣的脾氣，也如需要很體面的衣服一樣，從環境能夠達到他的需要時就養成了。為甚麼說這脾氣是能夠達到這個需要的環境時才養成，這便是說約翰，傑喜先生是一個連在希望上也很可稱讚的正派人。我們是知道有許多許多人生活還不是——一個紳士時也就搭起紳士架子充數的，我們又知道有些人是生活安定按照着一個時代習慣變成悲呀愁呀的人的；——約翰，傑喜先生可是到能作紳士時才作紳士，又如像在小時到餓了才去學找麵包吃的方法情形一個樣。他如今要乾淨空氣，那就很早的起來，不然，就照到中國紳士辦法睡到十二點起床，也很可以。

「傑喜先生」，那時阿麗思小姐正在穿一件絨短褂，她說，「可不可以坐汽車坐得遠一點兒？」

他說：「我很願小姐把這意思說得明瞭一點。」

阿麗思小姐是希望同約翰，傑喜先生到鄉下去，當這個希望經阿麗思小姐解釋明白時，

不消說這一邊的雛喜先生就占成了。

他們下鄉。

把車子開得很快，是爲得可以早到一點。

清早上的世界，只是些在世界上頂不算人的人所享受，這大約是一種神的支配。把上流人放在下午，放在燈下，來活動，來吃喝，黑暗一點則可以把這些愛體面的紳士從黑暗中給別一個看來成爲全是體面的臉。說說話時也可以把說謊話的臉色給蒙糊不清。一面讓另一種下等人，在這樣好好的清晨空氣下，把一切工作的，貢諛的，拉車的，……等等的精力充分預備停妥，到各樣辦好，於是那些上流人就可以起床了。神的支配使人類感到滿意的，實在這事應算一種。當然此外還有很可感謝的，如像……

到出了熱鬧地方時，時間將近八點鐘。

那早上的冷風，是濕的，是甜的，又是像其中揉碎得有橘子薄荷等等芬香味道。阿麗思小姐爲這個享受樂得只在車上跳。兔子先生是一面好好的顧全到車子在這石子路上進行，一面把鼻子擱開着嗅着，一面口上又哼唧唧在唱一隻土耳其看羊人的曲子的。

路上全是一些蟋蟀，好好的，慢慢的，各推了一部糞車在那裏走着。

「雛喜先生，我說你瞧這個，多好玩！」

「他們是這樣整天玩的。」

「我想你把車子開得慢一點，我們同那前面一個班亮螞螂并排走，我要同他說說話。」
就是這麼辦。他們的車子就同那一隻螞螂糞車并排了。

她，阿麗思小姐，看到那螞螂一副神氣，就是作工時流着大顆的汗的神氣，就同儼喜先生說，「這個我們那兒也有。」

「不」，那螞螂否認了以後，且補充說；——

「你們那兒有，是我們那裏傳過去的。」因為這是一個深明國故的螞螂。

「我可不信。」因為阿麗思聽格格依絲姑媽學故事，就學到螞螂推車的話。

「我們這兒人說的！」那螞螂憤然的把這證據搬出。

「是誰？」

「走吧，別耽誤時間！」另一個螞螂就來打岔。

於是那螞螂就不再說一句話顧自彎起個腰推着糞車走了。

「他說我們那兒推糞也是中國傳過去的呢。」

儼喜先生是也相信許多很好的文化全如那螞螂所說搬過去的，就不同阿麗思小姐分辯，只點頭道對，又打着哨子把車開走了。

他們的車子，開到不知道有了多遠。凡是城堡，凡是房子，凡是一切一切市上的好東西都不見到了。越離得遠空氣也越好。最先的空氣若說是橘子的味道，以後就是蜜味道，再後

是……儼喜先生的車若不是觸在一樣東西上，還不知要到甚麼時候才止？

他們的車子是爲一堵斜牆擋着了，正想退，把車倒開回到寬處來，從那牆的一個缺處露了一個瘦瘦的臉。

這臉雖然瘦，可是却爲儼喜先生第一次看到頂和氣像人的臉。雖然從這斗然一現中使他記起了旅行指南上面說的「匪徒」的話，但這和氣的臉却給了他一種對付匪徒的勇敢了。

「怎麼啦？」

「不準走！」那尖臉漢子，忽然變戲法一樣把臉一橫，擊了不知一件什麼東西直逼過儼喜先生這邊來。

儼喜先生並不怕。就因爲第一次他見到過這個和氣的臉，他信是當真這人所有的本色臉子。第二次是假裝的。

「朋友，怎麼啦？放下你的棒子罷，這裏有小姑娘她不大歡喜別人作醜樣子給她看，回家恐夜裏作夢。」

這漢子却忽然又恢復了先前樣子，頹然的退倚到牆邊，棒子是也掉在地下了。

「我聽你先生是瘦得很，怎麼不吃一點藥？兜安氏補藥我吃過，像很好。」

那漢子對這話一點不懂。這不明白處正如約翰，儼喜先生那一次找食物遇到那瑪麗，瓶兒姑娘同他討論口味時一樣。

「怎麼不說？」阿麗思小姐先是驚嚇，這時却見到對面這尖臉漢子可憐的情形來了。

「你是不是那個螻蛄打發你來作那個剛才我們討論的事的證據的人？」

那人說是。其實他不知道答應甚麼。但聽到這外國小姐說是不是，他想或者是說「請安」一類事，就答應說正是螻蛄打發他來的。

那人就走到羅喜先生的車邊來，如一匹瘦狗，身上用一些布片包作一條很有趣味的棍棒形狀，手像一些細竹子作的，但顏色却是蜡。

他說，「我餓了。」

「那你怎麼不去吃飯？」阿麗思小姐奇怪這個人說的話有趣，「你是才來這裏找不到館子吧。」

「不是。」

「那是不歡喜他們作的口味了。」

「也不是。」

「那是——」

「我沒有錢。」

「沒有錢他們不把你吃？」

「是的。」

阿麗絲姑娘更奇怪了。爲甚麼一切吃的東西要錢才能吃？若說要錢買，那許多人養的狗牠們打那兒得錢？她就從不曾見到一匹狗身上有裝錢的口袋。她家中的狗同到吃蔗伯伯家的牧羊狗，全是沒有錢口袋，也不拿過錢。東西却是可以隨便吃。其次是即或說狗是爲人優待，像到人家做客，但是人人都有錢，爲甚麼這漢子又無錢？結果她想必定是這人捨不得用，所以才餓。

難喜先生對這個可瞭然得多了。他明白有些人是一生下來就有許多錢，有許人又一輩子不會剩一個錢的。他又明白有些人不作甚麼事可得許多錢，有些人又作許多事仍然無錢。他又明白錢這東西不單是可以吃飯。譬如說，你有錢，要一個父親，馬上就有二十個人來說他願作這個事業。你要太太，要兒女，也辦得到。拿錢去送人，人就恭維你，這恭維言詞且可以由你自己選擇。總之有錢活着很方便，這個是約翰，難喜先生從自己生活上考究得出的。他聽到這人說是沒有錢，就同情他，問他爲甚麼原故就沒有錢。

「這誰知道？」

「那你自己總比我知道一點。」

那人聽到難喜先生說，才慢慢的來想怎麼樣就這樣窮的原因。不提，當真似乎自己也早把這爲甚麼窮的事忘記了。然而他想起的仍然是不明白。

他說他先是有錢，是能夠把那個錢買飯吃，到後錢完了，也就沒有一個人送他飯吃了。

「你怎麼不找一點兒事作作？」

「找了。」他記起所到各處找事的情形。「全不讓我作。聽他們說招兵地方可以吃飯，我就去，飯是吃了，到後把仗打完又不要我了。我又到外國人辦的工廠作工，到後又不要我了。我去各處請人給我一點事作作，他們倒全很慷慨，立刻給我事情做；可是却無飯給我。我問人甚麼地方可以有吃飯，他們說你有錢就成，也不拘甚麼地方。我又問他們作甚麼可以得錢，他們說出許多方法，譬如說作經理可以，作總長可以，作教員可以，……很多很多。可是我要他們讓我作一下經理，他們却不願。我說，那就小一點，給我一個教書先生吧；（我字是認得到讀過書的）他們也不願。我又看到他們家中養得有狗，養得有雀子，我就說，讓我算一個狗，好不好？他們笑。先生，我是這樣就只好作討飯的了。討飯倒是一件方便事，我不知道你先生信不信？我討了兩年——或者是十二年，我記不清楚，在這一段時間中倒覺得比當兵好些。感謝那些老爺，你喊兩聲他總扔給你一個錢。可是近來討飯也討不到了。各個老爺走得很快，追不上他們。那些人家的大門邊又不能敲。街上討乞的又多，因為多則怕送不得許多錢，就全不送了。雖然不得錢，冬天又冷，我不明白我就活下來了。我要活，我也不明白爲甚麼要活。到昨天我走到一個地方，檢得一張報紙，上面有文章，寫明說是給我們窮朋友的，我就看。看了才知道活不了時我們還可以死。我就照到他那方法來作，如今我想我是已經搶了你，你把我殺了好吧。」

羅喜先生可爲難了。他說，「原來你是要死？」

說，「是的，勞您駕殺了我吧，我真當不來了。那書上說得好好的，說您外國老爺也很願意幫中國人的忙，爲殺中國窮人，我看您先生必定可以作這事，所以我在此搶您。」

「那你並不把我搶！」

「那這書上也說并不一定要搶了東西。不然你把我當作共產黨殺了也好吧。」

「我可對不起，忘記帶刀了。」

「那在那篇文章上又說不一定是刀，您外國先生有槍！勞駕吧，這一點點小事，幫個忙，像脩路搭橋一樣，菩薩會保佑你的。在那文章上說英國人則尤其對這個義務樂於擔任，您先生不正是一個英國人嗎？」

羅喜先生窘得了不得。他記起旅行指南上賭咒一條，就連忙賭咒說自己只是屬於蘇格蘭一個小鎮上的免子，可並不是英國紳士。

這兩個人都爲這事不能得到解決搓着手。阿麗思小姐還算好一點，她記起她小絨褂裏還有兩包朱古力，見到這兩個人情形，忙說「是這樣，這里有點糖，請這位先生吃到一下，充充氣，回頭再商量這事情吧。」這算一個辦法，於是不久那兩包朱古力糖就在那尖臉漢子的白牙齒下嚼成細末隨同唾液咽到胃中去了。

羅喜先生一面望到那漢子吃糖，一面就設計：想跑，不成。想當真就殺死了這個人，又

的確無一把刀或一把槍在身邊。想——想不出。可是他却想起那漢子身邊的那張報紙了，他說，既然你是按照那文章上說的辦法找死，來，把文章給我瞧瞧吧。

那漢子略一思索，就從他那脇邊破布裏尋出了一根紙煤子一樣的東西，他用他那黝黃的手腕抖着展開這一張東西攤給龔喜先生看。

「您先生認得到這個？」

「認得認得。」於是他就接過手來看。這是一篇隨感錄樣的文字。凡是隨筆，龔喜先生就明白這題目也許是很浪漫的不切於實際的。

那一段文字，前面題目寫得是：——

「給中國一切窮朋友一個方便的解決辦法之商榷」

署名是一個挨餓的正直平民。下面是那內容。——

正月初二我餓了一天。這是簡直可以說是一個荒唐不經的事。因為在此時我不應當挨餓！然而人是真餓過了。

爲甚麼要挨餓？無米，無油，無錢，就是那麼餓的。

也不是要故意裝窮，要人憐，故如目下穿洋服住很闊房子自稱無產階級的時行名人。又不是裝窮怕綁票，畏別的親戚朋友「邊匡」。只是窮。窮就非餓不可了，窮了沒有法子吃飯，我是能泰然處之，只要當得下，不至於過不去，找不出要人憐惜以及平空悲憤的。因爲

我的生活目的是在吃飯以外還用一用思想，不至太吃虧，則縱間一兩頓不吃飯，從許多別的幻想上也就能儼然享用過一餐了。在別一個地方，同樣是生就兩隻方腳板，兩隻手，一個滿是白色成粒的牙齒的口，挨餓而至於死的，豈少人？！就在住處附近，（住處是善鐘里）一樣的是人，沒有法子得飯吃，一家束手坐，空了肚子來過這個年，也總有。我們全是人！有飯吃，那倒可以說個也許不是人了，這證明不必舉例。相反的，是因為人若接到一個人的本分活下來，就多數要經過幾段挨餓的日子。果作工才能吃飯，有許多人是一輩子不應得有飯吃；然而這類人都吃得是很好好的飯，因此我們好好的人却全挨餓了。怎麼樣要餓飯，把這個去問問那據說管理著一切人類的命運，人類的良心的主宰吧！設沒有回答，只是一個永遠的沈默，那這就是一個回答了。

我挨餓，居然到這個地方來也會發生，這事為朋友們知道也許又有不解處了。為甚麼挨餓是我自己也不很明白的。只知道，房子中剩下的是一半瓶煤油，（這個倒可以作自盡用。）剩一點兒蒜，剩一點兒鹽，其他可吃的全無，可以去買這類東西來吃的錢是一個不有，時間又是新年，就只好不吃飯了。我在這樣情形下挨餓是當然不算出奇的。

借錢，是「借」，又並不是別人欠我的債，當然我們即或有著那向各處敲詐的勇氣，也決沒有強制人給我一個吃飯機會的蠻氣。我不明白，我的事。既已是如此清楚，但說到這里時眼中還仍有淚。這眼淚，似乎是為那作工無可作，挨了餓以後，人糊塗了，去到別的地方

去，勉強作出嚇人的兇狠樣子，希望藉此得一頓飽。而又終於爲人捉到把頭砍了的漢子流的！在這個時候，我記起我平生會見過的將到四千的在這種情形下結果以後的血污骯髒的頭。這頭是在用刀切下以後，用繩子，或木籠，好好的繫上，懸掛在那有多人走過的地方，好讓那過路的行人昂起活頭來欣賞這死頭的。顏色是慘白的肉與紫色的血相對比，久一點又變成臘黃，或深紫。意思是使人看，知道這個叫法律的尊嚴，與弱者的最後。這辦法，又是中國各處都會作，便簡便，有時還有外國人來幫到辦這事。這樣事，以及把肚子破了，取肝，取胆，我是當真見過有四千次以上了。親眼的，於是使這眼睛常常爲這些頭顱流淚。

其實見到這類頭顱，眼睛多是閉得很好，臉也很少比這人生前還多苦悶的縐紋，一個人望這個東西太久了一點，也許是所感到竟是「與其那樣不如這樣」的吧。

在盡力要使自己活下，各處找工作找不到，居然盡過最後的力得到了的是死以後的恬靜，於社會則也算盡過了「極力減少挨餓份子」的義務，這事又似乎是一件在個人國家兩方面都有着那很大的利益，而應在各處反共的省分內都可以用一種學說來獎勵的事！

也許有人說，好是好，不過這一種事不一定是大家全願意。（我們是知道有好些人是覺得有很好的文化薰陶，寧願老老實實活到世上到處乞討像一隻無家的狗的。）又獎勵這事必定還要消費國家或個人許多錢，（雖說中國目下的兵是如此多，在大地方警察又這樣辦得好，獎勵人去搶劫總有法子把他們捉來殺死，不必怕影響社會治安。）但爲了國家的財政及

個人的私富着想，還是提倡舊有文化，讓他們能夠安安分分活下來，苦下來，且可以設一兩個粥廠，幫助一下他們，使他們常在要死不死要活不活的狀態下好。是的，這個對。

資本家、富紳，以及作官從打仗上賭的東道贏了錢的退位督軍省長，見窮人一般的在好馬路上走路，有時且追到討錢，嫌惡不嫌惡？像是雖然嫌惡却也很願意這類人在世界上不少，也不很捨得這類人全死，大約這算是「人道」，「人道」不止為國粹之一，實為世界的。「人道」是甚麼？是開紗廠的可以發財，開礦的可以發財，辦慈善事業的則在為人頌揚以外仍然發財，政府有公民擁護，軍閥有打仗的兵，社會上有姨太太丫頭，娼妓，有——

一切全有，是挨餓人對人的貢獻。

中國挨餓人貢獻了中國歷史的光榮。中國全盤的文化，便是窮人在這世界上活著而維持下的。

耽心中國文化淪亡，各處有人在，此即所謂愛國之士，遺老中有人，軍閥中有人，少爺小姐以及革命同志中也並不缺少；他們忘食忘寢於文化之失墜，很可感。我們應以謝這關切的還有外國人。日本與英國則尤為盡力。在這樣一種同心協力和作幫忙的情形中，還要耽心中國文化不能保留，真太過慮了。照這幾年情形看來，實則中國舊有文化因不必耽心難於保留，恐怕還只有不少新興文化發生，這新興文化且決不會與固有文化衝突，大有想得益新之妙！

爲了文化的保留：舊一些舊的窮人，造一些新的窮人，這工作是遺老與軍閥兩種人分担。在革命勝利了的區域，也仍然並不缺少關心這文化的人。此時的法國，已成了純民主國家，在自己國裏是繼續戀着那帝國專制時代的文化，也不能公然在國內行使的，於是到中國來就在中國的地面上建築公園，在公園門前來寫上「華人與狗不準入」的字樣，把輕蔑侮辱給我們中國人受，於是在這樣輕視中國人下法國皇族光榮的文化遺緒就保留着了。我們還能夠有餘力替別一國人來保留這文化，則當然許多自己的也一個樣的有意無意捏着了。使我還不很明白的是連年打仗，到底打仗死去的窮人，與因打仗而窮下來的人，兩相比較在數字上是那一方多？若事實是爲得了外國最新式武器，打時僅只花錢多，死人少，則我對這個不必耽心。至於把年青人平空殺死。若爲亂黨則不一定是窮人，還不很要緊。但是對盜賊，則似乎殺得太多，也與文化多少總有點關係。在其他方面（就是說打仗的方面）果無此項新窮人產生，老窮人倒以少殺爲妙；這是我對文化上一點小小貢獻。

至於窮的挨餓的朋友們，我想，我們既沒有飯吃，我們想別的方法來作這維持文化的工作吧。我們在物質方面是叨不了光，只好從精神上享受一條路着想了。所語精神上的路，是我們想法子完成我們窮人生到這世界上的義務。作工，爲紳士當牛當馬，那是當然的。還有的是怎麼來想方法把世界脩飾得美一點：本來不好，來作得好點；本來窮，怎麼想法來富。

我們全都知道了多少好風景地方，全給我們窮人弄髒了。多少大路，因爲我們走得太

多，則別個就不願意出錢脩；有好多戲院子公園，沒有我們到那裏去鬧，則一切全收拾得很好。國家爲管理我們這些無知無識的人，設了無數的官吏，這個每年不知道要耗費多少錢。爲了怕我們偷竊上流人東西，把這些尊貴人多添一種小心。爲了恐我們搶他對他不敬，所以遇頂好的天氣時也不敢坐汽車去鄉下享福。每一家的外牆，本不必花許多錢築得很高，也是爲了怕我們中人有莽撞的隨便進去。爲甚麼近來富人行慈善的一天比一天少？這個便是因爲我們太多，我們人多則凡是從前使富人聽來神清氣爽的恭維話這個時候已經失却效用。爲甚麼要牢獄以及特意花很多錢去外國定製電氣殺人機？那也是爲我們才有這糜費。爲甚麼害得那類上流人常常在口頭說誑話騙人？這個實則却是爲對付我們才要。……

總而言之，我們活到這世界上，無一處不在增加他們上流人麻煩。我們人多的地方就常常害得那些國家高等官吏患失眠症，紳士也爲這個有同樣苦楚，很難於好好睡覺。我們無一處不是罪人，這原因是我們窮。既然這樣的對不起同在一塊兒的中國上流人，我們實應當研究那頂合宜的方法處置自己！

第一，我們可以全體加入到別一個國籍去。這個事，容易辦，現在到中國上海地方，不拘那一國我以爲都有這一種慷慨。只要我們願意，就如朝鮮人作日本奴隸，印度人作英國奴隸，那樣的請他們索性再多盡一點義務，作我們主人。他們全都明瞭我們是文化頂高的國民，我們爲他們牛馬，這爲兩邊有利的請求，我想決不會遭他們拒絕。我們可以爲他們作站

街的巡捕，或者作爲保護他們商業的陸戰隊，再不然外國人也總能大大方方爲我們在中國地方建築大大的工場，好好的利用我們的力量生利。

第二，是我們餓死好了。餓死時雖然免不了要花他們慈善家一筆很大的殮埋費用，但這只是一次的總數，很有限。且特爲我們而設立的慈善機關以後便可全撤，又如北京紅卍字總會那類機關，也可以省却那些總長督辦省長老爺們代我們爲在濟公活佛面前碰頭了。還有那歡喜在打仗上賭東道的中國偉人，歡喜在中國打仗政局變動上投資賭博的歐洲資本家，也可以像在中國跑馬一樣，歡喜在春秋二季打，就在二八月開仗，倒不必費神出告示打通電說是爲我們的原故了。

第三，是上面兩個方法同時都牽涉到別的一些小事，不好辦。譬如英國對中國人，雖有這種慷慨心，日本則正在極力將他們國民在「輕視中國人」一點上好好的加以訓練，至少在最近便預擔負東三省這方面這個義務。然而辦不到的是即或將女的留下，供給上等中國人作姨太太丫頭娼妓，只是恐怕因此一來以後打仗又無人；打仗無人則關乎英日以外的德、美、意等國賣武器借款的利益，當然這事就辦不去了。且照第二方法則餓死似乎需要相當時間，時間一長就會生出別的問題。在實行全部分餓死時有工作的把工一罷，那又得勞國家上等官吏捕押我們，以及勞動外國兵艦上的陸戰隊上陸示威了。

我說其三是我們還是去各自設法讓他們把我們殺死，將頭顱獻給尊嚴的法律罷。這個

事，橫順到這時節是極容易作到的事。也不一定需要我們拿刀拿槍去大模大樣費神找死，容易之至。比如我們是一羣，就是全徒手，「羣的徒手，走到外國巡捕房前去，別人就不吝惜子彈來用機關槍掃射我們。到中國官家機關去，他們也可以用一種理由把我們一一牽來殺死。我們若果還記得上年英國人在中國各地方爲我們作這個義務工作，殺了我們的人數目，以及在近年爲北方南方政府所殺的成績，就可以知道要找死是最好沒有這個容易了。唉，我不相信除了這個以外還有更好法子解決我們生於這世界上的挨餓人的最後問題。

或者說，這個不是反畔麼？是；然而不是。我們所要的是取反畔形勢，找尋我們要找的死。我們徒手去勉強強強裝作強橫樣子，那裏會當真就反？我們既是餓了這樣久，差不過全是賒賒賬賬剩三分人樣，那方面，是無數的精壯的兵，與巡警，加以這邊徒手白挺去同火炮機關槍作鬥，我非常相信在很短時間我們就可以達到那個「恬靜」情形。

我誠心如像那個作育嬰芻議的主教先生全爲愛爾蘭民族着想才作一個這樣忠實穩妥條陳的。其實就照到那個主張，把我們中國所有的挨餓父母養的孩子，好好的如那個方法到在生下以後兩週年殺死，來按着醃火腿法子，揉上一點椒鹽之類，過一月兩月，時間已夠了，就舉出來用很公道的價錢賞給中國上流人以及對於中國感到友誼感到趣味的外國人，何嘗不是一個辦法呢。如此的處置中國窮孩子，我敢斷定凡是目下口口聲聲說要同中國「共存共榮」的黃色人，以及其他白人，只要這小孩子醃鹽時留心一點，莫耽擱，莫損失固有美觀顏色，

則當無不願意花一點錢買中國小孩子肉吃的。我們若果實行這個辦法，因為小子太多，恐怕在未嘗爲他們吃出味道以前銷路上不行，則選出一部分是以爲他們作重工的留下；在中國上流人方面既有了姨太太、丫頭、娼妓，在外人方面又留有重工，……唉，真可以說是「一個頂經濟的辦法！」

約翰，羅喜先生在一種很閉澹的情形下把這個換餓人的建議看完。他首肯。雖然平素無吃小孩子肉的嗜好，但承認這算一個極合經濟原則的辦法。

他說，「這上面還說到贖小孩子的事，怎麼你不先醜你的孩子看看他們要不要？」

「不。」那尖臉漢子說，「我不有小孩，所以不能辦。」

「那你是願意死了。」

「不是願意死，是願意活：活不來，所以我信他的話，找一個人殺我。」

羅喜先生非常抱歉的說可惜他不能按照他希望做。他要那漢子相信，就在衣袋裏各處抓掏，以示連一把裁紙刀之類也不會帶來。但是也不好意思把車開走不顧這漢子，仍然是像先前那麼很爲難。

阿麗思小姐，却不明白約翰，羅喜先生所看的是甚麼東西。她聽到他們談到贖小孩子的話，却疑惑是中國一種規矩。她去問羅喜先生究竟是怎麼回事，那免子却回說這不是小姐明

白的事。然而她非明白不可，就去問那漢子書上寫的是甚麼話。

那漢子見給他糖吃的阿麗思小姐說的很好的官話，像不認得中國字，就一一爲阿麗思小姐說這是從甚麼地方檢拾得來以及其上面所告的話。末了他用一個悲慘的調子，同阿麗思小姐說：「很爲難的是所遇到的這位先生又偏偏不願意殺我，這倒又教我得等候另一個人去了。」說完了時這漢子就走到那斜牆下重新隱藏起來，從牆這一邊看，就全不會料到那一邊還有人在。若果不豫知道是他才從這一處隱藏過去的，在牆的這面的阿麗思小姐，就見到這一段牆，也不過以爲是一段平常荒廢的牆罷了。她相這漢子或者這時就在那牆下哭泣，但這是猜想，隔了一層薄薄的牆什麼事也不容易知道！

「羅喜先生，我們打倒車轉去了罷。」

他答應說是，那車子的後部便突突的冒出汽油的煙，且漸漸向後退了。

「怎麼，又向前？」

的確是約翰，羅喜先生故意又把車子朝前開了，到牆前停止以後，他大聲的喊那尖臉挨餓漢子。說：「出來吧，我問問你。」

那漢子還以爲是要來殺他了，爬起來先露一個又和平又慘列的臉。

「來吧，朋友。不是我到牆裏邊，便是你到牆外邊，咱們才好講話。」

那漢子就如他所說走出來。

「我問你，你就當真把我這衣服剝了，所有的一切拿走，願自坐汽車到別處去，是不是
一個好主張？」

「這那兒能夠？」

「你信我是誠心就能夠了。我看到你走，不作聲，到你走遠時，我同這位小姐再走路轉
去，閣下以爲何如？」

「也不成。他們警察會捉我。」

「我不讓一個警察知道我被搶！」

「那他們一見到我這樣子仍然不放棄，警察是比獵狗還訓練得好的。」

「真是，除了當真找一把刀在他咽喉上割一下以外就決無好法子了！」約翰·薩喜先生
想到這事就爲難得不得了。本來他對中國人的要小費規矩是懂得的，只是平空送人的小費，
則又是一件侮辱人的事情。他最後想起一個送這人小費的事情了，他請那人幫忙把車推到大
路上去，好就此送那漢子一點小費。

他說，「朋友，那是真無法了。只好你爲我把車子推到大路傍去，咱們來作一筆生意
吧。」

那漢子就動手。

結果在這件小工作上他得了這個外國人三十塊鈔票。他說這個太多了，拿去用仍然會爲

人說是偷來的或搶來的。

約翰·健喜先生不再同這個無用處的漢子答話，把車子開動，一面向這漢子點頭說勞駕勞駕，車子是飛快的離開這漢子走了。

到家是已經十二點鐘。他們旅館中的侍者，開出很精緻的午飯來時，健喜先生告他不要火腿香腸一類菜。這體面紳士，他疑心這大旅館裏就已經用過把小孩子醜態這類臘味了。

今天出門所得的，只是確定了中國人打仗是賭得有東道，除了爲這中外有錢人來打以外，這仗火是本可以不必打了。因爲今天從窮漢子所見到那文章上，會有比昨天那錢鋪商人更明瞭的解釋，說中國打仗的事，健喜先生把這件事就記到日記簿上去，邊說是旅行指南忘了這事。不知道只要翻翻老友哈卜君的那本旅行指南，上面早有更詳細的記載了。

第七章 八哥博士的歡迎會

有一天，從一種世界語報紙上阿麗思小姐看到歡迎八哥博士的啟事，啟事作得很動人。啟事上說八哥在目下中國鳥類中是怎樣的難得的一個人物，於社會政治經濟！尤其是語言學文學如何精湛淵博偉大，所以歡迎他是一種不可少的事。參加這歡迎會的也全是一些名望很好的人物。阿麗思小姐，想乘此見識見識，所以先看開會的日子。日子便是在今天晚上，十點鐘開始，地點是一個大戲院，她知道這地方的方向，就是問巡警時巡警不理也不會錯的。

「羅喜先生，我以為我們今天可以去一個頂有趣味的地方。」

「甚麼地方？」

她把這報紙遞給羅喜先生看。她想今天晚上顯然是要早吃一點晚飯再不要又像前一次失敗了。

「我不能夠去，昨天不是蒲路博士約我們到他家中吃八點的便飯嗎？」

「這個我已經拒絕了。」

「那我是好像不去不大好意思。」

阿麗思小姐心想一個人去也成，她就同羅喜先生約下來，說她決去看看那個盛大歡迎會，讓他到蒲路博士家去吃飯，若是落了雨或者他先回，則用汽車來接她。

羅喜先生是認為這樣辦也很好的，就不在這件事上多所討論了。

雖然是不答應陪阿麗思小姐去參觀那歡迎會的羅喜先生，到時候可仍然送阿麗思小姐到那個戲院才獨自沿到馬路步行返家。爲甚麼定要步行？這里有一點秘密，是一個凡是存心預備了到一處有好酒好肉的人家去吃飯的公有秘密，純中國式的，羅喜先生是這樣走着到家的了。

這里說這個盛大的歡迎會。

一切的熱鬧鋪排，恰如其他的大典的鋪排。會場中有好看的燈，有極堂皇的歡迎文字。

這文字，阿麗思小姐已在報紙上面讀過了。又有在歡迎文字上繪有八哥博士的像的，是一個穿青洋服留有一點兒短鬚的青年，樣子并不壞。

沒有開會，會場已擠不下了。有許多是來看這熱鬧，如像阿麗思小姐一樣心情的，有些則為想聽聽這個善於摹仿各地各族方言的博士而來的。又有些是來玩，鬧，如像麻雀之類。這里有各種各樣的鳥。凡是中國產的鳥全有。他們各以其族類接近疎遠，互相作着稠密或敷衍的招呼。因為是開會，穿着全是比较整齊多了的服飾。牠們按着一種很方便的禮節，大家互相來點頭，且互相用目作一種惡意的瞪視。大家是在一種簡直分不出是甚麼聲音的喧吵中度着這開會以前的時光。台上站得有今晚主席貓頭鷹先生，像貌莊嚴，可怕的成分比可愛的成分多，與平常時節貓頭鷹一樣。

「先生，我不認識這個主席！」她搖着那隔座的一個灰色鳥的膀子。

這是灰鸚。像正在悼亡，一個瘦瘦的身材上，加着一些不可擔負的苦惱。然而這憂愁的鳥，望到與他交談的是一個外國小姐，他就告她這主席是怎麼樣的一個人物。

作主席的恐怕台下有聽不懂他說話的，又請出一個燕子來當翻譯。這翻譯是一個女的。到過北方又到過南方，作翻譯的才幹當然是並不缺少了。並且作翻譯的是女人，則聽者縱不全懂，從一種唧唧宛宛的曼聲中也可瞭解一半了。

阿麗思小姐，各處以縱目看，就看到在記錄席上一個穿灰色短褂的大漢子。

「鶴先生，這個我很想知道。」

「那是土鸚哥。用七種語言說明這歡迎會的意義，便是這位所作的。你瞧着，那是一個很老實的鳥。缺少美觀衣裳的，常常有一顆又聰明又正直的心；這就是。」這大嘴憂愁的灰鶴，隨即又感嘆似的爲這個長是幫人作書記的漢子抱屈。阿麗思小姐覺得這個鳥的身心必定是爲憂愁嚼壞了的，所以凡事悲觀。然而要找一句話去勸勸他，又想不出一句適當的話，就不再同他說。再過廿分鐘，時間已到了。

主席站在主席台前，未發言以前先是整理他的花格子呢外衣。

在台下一個座位上，有竹鷄輕輕的說：——

我們主席品貌真好，

單看那頭簡直就是個貓！

阿麗思小姐，聽這話聽在心裏，又去看那個竹鷄，竹鷄見有外國女人覷他，就不開口了。

只聽到一個禾雞在笑竹鷄，說，——

這樣的話也說得出口，

還虧他在竹子林裏不怕出醜！

阿麗思小姐就替這竹鷄難爲情，然而竹鷄反而倒不在乎。

時候到了，由鈴鐘鳥搖鈴。阿羅漢小姐心想這倒比爸爸的禮拜堂打鐘好聽多了。

把鈴搖畢後，就見到會場忽然紛亂一陣又忽然沈靜起來。

主席貓頭鷹，先在講台上用粉刷子擦着黑板，用背對會場的來賓，似乎是在展覽牠的衣樣。過一陣，才掉身來致今晚開會的詞；

我們今天是非常榮幸，

就因為所歡迎的是八哥君；

這八哥君是一個語言博士，

用語言發表主張我們是同志！

下面就拍手。關於拍手我們是很明白，有些地方是專雇得有人來捧場的，又有些人是一赴會場就以拍手為表現義務的，這個地方當然兩種鳥都有。

主席就讓那些拍手的最後一個聲音靜止時，再從從容容的繼續下去。

從議員到瞎子算命，

一張口可以說是萬能！

啄木鳥是個啞子，

命裏是作更夫到死。

○

我們爲甚麼要叫？

問問喜鵲可知道。

他因爲善於觀察人顏色，

人人便都很樂意送他飯吃。

○

任何人有禍患來到，

我同烏鴉君便能相告：

雖因爲多嘴人罵我們缺德，

我們嘲笑人的本領可了不得！

又是拍手。且衆鳥中有把帽子擲起多高表示高興的，主席在捧場中是懂到讓別人盡興的，就又待着。待到那會場中急於要聽下文的烏打哨子制止那擲帽子吠鳴的以後才再開口。

喜鵲若有口受人歡迎，

我有口却也還能夠弄人——

八哥君才識淵博，

使我們更應當相自愧末學！

○

八哥君，那是不用再介紹了，他可用一千種語言嘮叨！

這嘮叨不比田中蛤麻，

一開言包你要打哈哈。

○

諸位且安安靜靜，

坐下來聽個分明：

我在此還應感謝作我翻譯的燕子，

她的話是純粹的動人的吳語。

又拍手，爲後面的一句話拍手。

貓頭鷹先生，用一種韻語把歡迎詞說完後，見拍掌的也拍夠了，却不見八哥博士出頭。事情很奇怪。然而阿麗思小姐，因此就有機會去聽在台下對這歡迎詞的批評的話了。

一匹雲南公雞像個官樣子，見到燕子就不高興，在那裏同一個同鄉說：

那奶奶翻譯聲音真好笑，

所翻得全是些江蘇聲調！

我們又不是來看戲，

要這奶奶來台上扭來扭去!!?

南京鴨子，是一位中年太太，如格格佛依絲太太那樣年紀，却心廣體胖的，對這批評就

加以批評說：——

苗子，你們那裏懂這中間的竅？

只曉得高聲大氣的叫！

可惜這奶奶是瘦了點，

怕是三天不吃過兩頓飯！

關於瘦，有擁護的。水鷗，湖北長江岸旁生長的，牠說；

噫，因為你是別人把飯喂，

你也就永遠不知道米價貴。

若是燕子身體與你一樣胖，

人人不是應當每天吃「板燕」？

南京鴨子：

我聽不慣這輕薄子的輕薄話，

有誰諷刺到我我可要罵！

若說肥不是有福，別說我，

怎麼許多一品夫人又像肉它它？

水鷓不敢作聲了。不做聲：是那怕老太太發氣。凡是老太太，說話都非常固持，且話極多。阿麗思小姐從家中女僕就知道了，故悄悄踹了水鷓一脚，水鷓因此就不作聲了。

在另一邊有麻雀的叫。麻雀聲音好像到處一樣的，就只波波喳喳似乎連自己聽不懂自己的話。

麻雀：

聽，杜鵑，那主席一雙怪眼！

他這人壞也就壞到這上面：

說話時骨碌骨碌，

聽人時耿耿溜溜。

○

說一口假仁假義的話，

好使你見了一點不怕。

有一時他信也不告，

一嘴來會把你頭啄掉。

○

我見過朋友太多了，
全沒有這東西會笑；
笑時只叫你發寒然熱，
還笑你無事忙哭得精疲力竭！

杜鵑：

我自覺心裏非常可悲，
我縱想回家也無處可歸。

別個嘲笑就儘他嘲笑，

我脾氣總不能因怕笑除掉。

小鵲，穿新白絨蘭絨領褂的，衣的式樣正像阿麗思小姐的五妹，坐在阿麗思前兩排，看到貓頭鷹，有點怕，想回家去了，說：

哥，去得了，去得了，

我擔心半夜天氣變不好。

天上雨縱不會下，

纏擱久了家中也要罵！

鵲鵲是小鵲的堂兄，他說：

阿麗思中國遊記

行不得，行不得，

聽完，講演回家也趕得及。

明天早上若無風，

叔叔嬉嬉必在天空中。

小鶴：

不。去了吧，去了吧，

這裏是真叫我坐不下。

大家是吵得這樣兇，

又不是打仗打贏了爭功！

坐在平排的喜鵲就挽留他們。因為喜鵲記到主席的話，很快活。喜鵲說：

坐一坐，坐一坐，也不妨。

左右這時無事何必忙？

莫使我們好主席掃興，

這時節也不是我們應該睏！

烏鴉，被誤解，很不滿意主席的話，就同喜鵲說：

他誇獎了你却笑了我，

我心裏可是真不好過。

尤其是他把我誤解，

我的心可并不比他爲壞。

小魚鶴，笑。

我們的大哥多會說，

罵了人家人家還是樂！

瞧那傻子捧場捧得真妙，

怎麼不跑到池邊去把尊樣照照？

喜鵲：

小夥子你別依恃仗人，

他也并不是你遠親近隣。

你樣子就再標致再好，

也不過到水邊多洗幾個澡！

白鷺發氣了。因爲吵得很兇，一面也因爲吵到關於洗澡的事。愛乾淨是講衛生，是不應當給人挖苦的事！

白鷺說：

我奇怪這里這樣吵鬧的兇，

我耳朵會爲這潮雜聲震聾。

小姐，甚麼地方可以玩玩？

我想我在此久了心裏真煩。

阿麗思小姐，見這個白鷺很有禮貌稱她爲小姐，就臉紅。她可學到他們的說法，試說了兩句。她說：

先生，這里我原是一個陌生人，

問我的地方景致全不在行！

灰鷗輕輕的在阿麗思小姐耳邊告她：

小姐的官話可真說得好，

不過把一個尾音用錯了。

她想起了「行」字麼讀「杭」字才對，就腫腫腴腴的又說：

我很慚愧我說話不經心，

感謝得是爲我糾正的先生！

灰鷗：

外國人從沒有如你給我們的禮貌，

這件事在小姐却不要笑！

白鷺又問別一個請他們告他可以玩玩的地方。

我這心真爲這吵鬧厭煩，

甚麼地方我可以去玩玩？

我一天不玩便要生病，

空氣壞不病人我真不信！

百靈聽到這話就諷刺的玩：

我不問足下貴幹便可以猜，

從帽子從衣服我看你是個老爺：

你雖然不一定是個洋學生相，

你服裝可是巴黎的時新模樣。

白鷺：

你這小子口小倒很會說話，

可惜我素來便不受同人口打架。

我算怕閣下退後一脚，

你有本事你隨我步行過河！

百靈就不作聲了。但一會兒又對那書記加以攻擊。這大概是太會開玩笑了的原故吧。他把那老實的烏刻薄了又自得的很。他同他那同座一個黃雀說；

瞧，那穿灰色大褂的土鸚哥，

道貌儼然的在那兒坐，

我明白他是想拜誰個的門，

哈，再過三天牠們也當得師傅成！

雖聽到了，却不做聲。土鸚哥是老實到太老實了。凡事是一件到無抵抗的爭服時，也無味得很。百靈鳥于是打了在打盹的白鶴一翅子。

吹，閣下怎麼來這兒打盹，

昨夜陪太太陪到五更？

我瞧你先生是有點兒虛，

快快去配一副參茸丸補脾！

丹頂鶴爲百靈鬧醒了，睜開眼看是百靈，就又把眼閉上，自言自語的說：

同這小雜種在一塊，

真沒有一小時可以自在！

這便是主席說長于語言的實可羨企，

這語言用處便在此事！

百靈：

嗓子可真好，唱戲

我若有這身本事不富也貴：

不唱戲就去做官，

做官的相貌全與閣下一般！

黃雀同百靈，是坐在一排的。他們是朋友。至於爲甚麼在阿麗思小姐眼中也看得出，那就難干解釋了。然而當真他們是一對同性戀的，大致是有同樣聰明伶俐而又同樣小身個兒，所以就互相愛慕要好起來了。黃雀比百靈知道丹頂鶴情形許多。他幫忙百靈嘲弄那白鶴。

黃雀說：

老頭兒我知道得清清楚楚，

這是個光棍並沒有後。

他因了樣子好看受人尊敬，

却專一爲人供養在花園裏混。

○

口口聲聲說不日要歸山，

其實行動總離不了花園。

徒生有那一副儼然道貌，

還睡人說將來會成仙得道！

阿麗思小姐，不明白黃雀說那瘦個兒的話的意思，軟聲軟氣問坐在她上手那個蒼鶴。她

說，

甚麼叫作成仙得道我不懂！

那蒼鶴：

這便是我前聲唱高調之一種。

阿麗思小姐，

他是不是個和尚終日念佛？

蒼鶴：

嘴吧長，不一定便會啄木。

啄木鳥可生起氣來了。

我啄木是我自己選來的工作，

主席說我可不配說！

阿麗思小姐見到因了自己的話引起了啄木鳥的質問，恐怕他同蒼鶴吵下去，很抱歉，就

引疚的說：

這誤會全是我外國人的錯處，
我不該把話問這位中年老頭子。

灰鶴又輕輕的在她耳邊說：

別處地方的小姐你話又走了韻，

「子」同「處」我們湖南人讀來不順

她說：

那麼我換韻，把「處苦」押在一處，

我不該因這話使老丈受苦。

阿麗思小姐瞧瞧灰鶴，見到灰鶴點了一下頭，很感激灰鶴。她見到灰鶴那樣子慘慘的，就想起她家中的那位嚴父。她不知道這個人的不爽快是不是也因死了妻子去喝酒的結果。她

問灰鶴：

先生，我想知道的是你有怎麼苦？

我又要知道你可愛的先生住處。

我有一個嚴父他的苦是死了妻，

他發愁喝着酒喝到成癮。

灰鶴見了有人同情他，注意到他的「苦」「處」，就傷心傷心的嘆氣。他說：

我只是一個正直的庸人，

既不如錦鷄好看也沒有配天鵝野心。

得一個最賢惠的女人作妻，

我這愁爲她死也發到成癖。

○

她死去留下了三匹雜鳥，

大冷天我一夜溫暖他們到曉。

天落雪也得爲這些孩子找飯，

單身漢雖勉強真作不慣！

阿麗思：

那你怎麼不再娶一房太太？

難道是你這樣找太太也找不來？

灰鶴：

一者是我們族類有這規矩，

二者是她們都嫌我太陰鬱。

阿麗思：

我想去看看令郎行不行？

我不知這事你讓我能不能？

灰鶴：

這在我是應當說很可感謝，

只怕是到那里沒有怎麼款待。

阿麗思：

我這人頂是隨隨便便，

去玩玩也不必弄茶煮飯。

到明日我邀一個朋友一起，

這朋友名字是叫作儂喜。

到灰鶴家去參觀，且去看看那三個小孩子，阿麗思小姐是高興極了。她就謹謹慎慎把灰鶴爲她寫就的那張地名門牌號數紙放在衣袋子裏去。她相信儂喜先生一到了這憂愁灰色的家中，就能立時把那一家原有失去了的歡樂空氣恢復轉來。她且思量這一去應當送一點怎麼禮才是事，然而想不出一種合宜的禮物來，就只好保留這計畫到回家再與儂喜先生商量去了。

忽然，擲拍擲拍只聽到那匹站在屋頂上打望的公鷄拍翅子，喝着說：

我們所歡迎的烏來了，

一個小夥子收拾得真俏！

他穿得是黑衣服白色襯衫，

眼睛似乎是近視眼一般！

主席貓頭鷹先生，聽到是八哥博士來了，忙又用有毛的手掌去整理大氅的呢，這是平平的抹着，是一種優雅的手法的，從這種從容不迫中也可以看出主席是個受有很好教育的人物。

主席見台下聽到八哥博士已來紛亂得不堪，就彈壓，

請各位莫吵莫鬧，

免得爲別一個尊貴來賓見笑！

台下立時便有一種質問聲：——

那主席話有矛盾，

我們得把主席問問：

究竟是說話好——不說話好？

不作聲豈不是爲來賓疑我們啞了？

灰鷗輕輕的同阿麗思小姐說：

說來賓所指的便是指小姐，

你先時真不應該站起。

這主席我可不大高興他，

他本領就專是掉槍花。

阿麗思：

那可怎麼辦，

會又不即散！

我又不曾說官話，

要我上台可真不好下！

主席：

安靜點，安靜點，安靜點，

博士來時我們且把萬歲喊！

八哥博士的頭已在那衆鳥中露出來了。

羣鳥：

萬歲嘍，萬歲嘍，萬歲嘍！

在萬歲之中，八哥博士跳上講台了。只聽到各樣翅膀聲振動。八哥博士先不作聲，只吻

咖的同各方面打着招呼。且點頭。身是小個兒身材，但精神很佳。他在講台上跳到這邊又跳到那邊，似乎不知在那一個地方是頂好。阿麗思小姐就覺得 博士太活潑了點，樣子倒以為比在場許多鳥還好。她以為他即刻會就要說話了，誰知他先不說。

博士不說話，便有在台下批評這態度的聲音；不知是誰說：

這小子大模大樣，

但生就便是個窮小子相；

跳來跳去心只是不安，

又不是請你來在台上打加官！

然而從此種責難下，博士却忽然開口了。是用一種頂柔頂軟諂媚的聲音。這聲音不是燕子，也不是鷹，也不是天鵝，也不是鶯；燕子是純粹的蘇白，鷹又是秦腔，天鵝則近乎江西布客的調子，鶯是唱小旦的青衣腔。這裡的聲音全不是。明白流暢，是比鸚鵡少爺還更普遍一點的，且所說的是全民的話，不打官腔。偉人的惡習慣，在這個鳥身上全不能找出，因此先是預備在會場中搗亂的百靈之類，也不得不平心靜氣下來了。

在一種極良好的會場空氣下，八哥博士先打了一個比喻。

一個詩人的態度是些甚麼？

是一種安詳的沈默。

在靜中他能聽出顏色的聲音：

在動中他能看出聲音的顏色。

話稍停，便聽到台下對這話所起的影響。

蒼鷹，談英雄主義的脚色，他是對八哥博士的話完全同意了。說：

真不愧為名句難得，

鸚鵡平時專學人說話，就推己及人生一點疑心；

我疑心是抄襲而來。

丹頂鶴，是修仙的，便說；

此言也實可以悟道，

鶴鶴，小心眼兒的。不很服氣，他說；

那全是罵我們心燥！

八哥博士繼續說：

大洋中一汪鹹水似靜實動，

我胸中一顆熱心實輕似重：

這只要微風一壓，

便將見波濤屋大！

灰鶴點頭，或者這只是點頭承認這話的離奇不經。在許多鼓掌聲中阿麗思小姐也隨到他們鼓掌。阿麗思小姐聽到一種抽咽，就抬起頭看，看到那個先前同水鷗鬥嘴的南京母鴨正在流淚，流出來的淚一滴到那老太太衣襟上便凝結成一團，因為淚中全是油，天氣冷，一出眼便凝結了。爲這兩段話便可得這太太一小茶杯油，這在阿麗思小姐爲那八哥博士想設倒很以爲是合算。不過她擔心那老太太太多聽到幾回講，會要消瘦下來，所以又想勸她以後不必再來聽講了。至于眼中流得出油在阿麗思小姐看來倒算不以爲奇怪，如許多怪事一樣。她以爲也許「妬嫉」以及像刀子的鋒利的東西，也能流得出的，她把這問題問過灰鶴，灰鶴只說你若相信我眼中曾流過憂愁，當然也相信你自己的話了。這答話就是說阿麗思小姐的猜想并不錯，她是的確確從灰鶴眼中看出他心上憂愁的。

不久，八哥博士又說了，大約是見到了南京母鴨的樣子：

詩人從他的心上流出真情，

凝結在文字上便成了純金。

慈祥的伯媽真心啜泣，

那眼淚凝結在衣襟上便成了——油漬

全體是哄堂。連白鶴也笑。在沒有把下文說出以前，便全瞭解了。

有些聲音就喊着：打打打。又有些喊打打那喊打的，又有些喊抓出喊打打那喊打

的。一窩蜂，鬧得不得了。主席圓睜起一對大綠眼睛，搜索那叫喊的鳥，又一面極力咆哮着把聲音鎮壓下來。真是一件莫名其妙的熱鬧！

南京母鴨還不明白是怎麼回事，一面在用一條白色手帕擦拭衣襟上的油漬，一面問滿座的杜鵑：

這是說一些甚麼？

大家却只這樣的樂！

杜鵑：

老人家，您哪實在是可以去得了，

在這裡別個鳥全拿您取笑。

有年青的小子在的地方不可玩，

你哪家還是回家去耐耐煩煩！

南京母鴨就聽勸出了會場。阿麗思小姐，看到她出去，在鳥羣中被別個擠擠挨挨的情形，還想過去問問她住址，可是又想起明天要到灰鸚家去，後天有別的事又不能出門就算了。

八哥博士是知道在羣衆中愛嚷愛鬧的，全是一些小雜種鳥類流氓，平空搗一下亂，見到拆台不成也就平息的。果然是這樣的鬧一陳後不久，就有一匹鴿子把一匹山麻雀揪出去了。

會場中是仍然成了原有的沈默。似乎個個全都在這靜中聽出八哥博士所說的顏色聲音。阿麗思小姐，是也在場作着這樣一種體念的。可是她只聽見老野鷄扯瘡時喉中帶痰的聲音，沒有聽到過別的。從這聲音上也看不出甚麼顏色。她記得到野鷄是火紅色，那這聲音也就可以算是火紅色的聲音了。

八哥博士用粉筆在大黑板上寫了這樣的字：——

「戀愛的討論」

又不即說話。因此全體來賓都把視線移到主席身上去。主席是正像一個到路上檢得了一件東西那麼心中湧着歡喜把這歡喜後放出一小部分在臉上四散四竄的。

孤鷺：

我們生一個口兩個眼，

這就是神告我們要少說多看：

我以為凡是講戀愛的鳥，

眼睛在這鳥身上未免太無意義了。

水鴨子很同情孤鷺這主張，牠附和的說，

好朋友，我能認你為同志，

一天玩玩倒很可以過得去。

只是我爲你身體太瘦擔憂，
一個思想家對健康多疎！

孤鷺先是輕輕的不讓水鴨子聽到的說：

他們以爲你嘴吧不很好看，

扁嘴吧作詔諛倒很方便！

我笑他們只是終日無事忙，

像蠶子辛辛苦苦爲他人作糖！

水鴨子還以爲孤鷺不會聽到他滿是同情的話，故重復用一個韻：——

但我每每看到老兄就代爲擔憂，

健康事實不應如此粗疎！

我有種出洋旅行的志，

可聽說太瘦了便不能去。

孤鷺：

我身體是一種天生清相，

作山人的白鶴君便與我同樣。

我宗派是婆羅門宗派，

作苦行自有我心中自在。

鴛鴦聽到孤鸞吹牛皮，且話的驕傲近乎矯情，罵孤鸞聲音小。公鴛鴦說：

我們有得是甜甜蜜蜜結合，

不是你光棍夢想到的快樂！

只要能互相愛愛得久長，

閃起眼抱著睡天場地陷何妨？

孤鸞：

光身漢也有光身漢的好，

我們是洒洒脫脫起來的早。

我肉麻鴛鴦的哥哥妹妹，

除睡覺全不看看世界！

水鷄，是平素與鴛鴦稱同志的，一面是非常懂得孤鸞行爲，就幫鴛鴦的忙，說：

那壞蛋不娶妻只是鬼辨，

我明白其所以永遠爲光身漢：

他每日只知道蹲在水邊等白食，

在鳥中再沒有比他還要懶疲！

孤鸞：

沒有妻，沒有子，我們行動多閑散，
高雅生活那里是你們所過得慣？

丹頂鶴：

老鸞，詩的生活你同他說也不懂，
你分辨，恐怕分辨不清口已履！

百靈：

嗨，看不出，曲高和寡之人有黨到底強，
事到頭來仍然可以幫幫忙。

阿麗思，聽到百靈說派同黨，不明白是不是在家中姑媽與爸爸那麼一個屬於聖公會派，
一個屬於長老會派。她輕輕的同那灰鸞說：

同在水上生活便分幾多派，
這種情形到這地方真算怪。

灰鸞：

小姐，這話隨便講不得，
這里比不得是你外國。

阿麗思：

先生，我這話是不是走了韻？

我誠心盼望你爲我糾正！

灰鶴：

如今是詩歌也不講究押韻了，

我說得是你莫批評他們爲好。

阿麗思小姐，才明白是自己失言。臉是又紅了，但悄悄的去望在座的鳥，似乎連坐在她身邊頂近的鴿子，也不會聽到過她的話，就放心了。她就又去望八哥博士。

八哥博士是像在那里思索第一句的話，很自苦。大約對這題目是也不能感生怎樣興味，但爲一種時行的討論，就把他寫下來了。他去細細的看座上的聽衆，從聽衆中他想抓出幾個顯明例子爲他這一篇講演增一種價值，就望到頂大的駝鳥，因爲身體大，便最先入到他眼中。

在他心裏起了這樣的想頭：

這老兄就只有身體偉壯，

才能夠使我們一見不忘。——

然而這個事與戀愛不對，

另起頭才能使他們有味。

另起頭是很難很難。吃整個的椰子，沒有可以看口的。因為是難到能如其他大演說家一樣開口就逗人笑。他明白給人笑算是人生一種極大的貢獻。

魚鷺：

說呀，說呀，我們待博士為我們說開心話呀！

從魚鷺的質問上，八哥博士忽想起魚鷺的姑媽老鴛起來了。八哥博士就請謙老鴛發見一點意見。很謙卑的說是請老鴛子發揮一點主張。

我想請我們的老嫂嫂先來譚譚，

這一面是我們尊重女權。

老鴛站起來，很不客氣的開教訓。她說：

戀愛，戀愛，戀愛，

這是青年們一碗頂合口的菜。

都知道此中有糖吃來頂甜，

不知道加辣子也可辣碎心肝！

○

我不明白這問題也可以提出討論，

一生世不全是這兒混那兒也混？

看你們成一對作一雙去，

遭不幸守了寡有怎麼趣。

羣衆附掌者有野鷄及二三野麻雀。于是八哥博士開始了論戀愛的甜苦二字。

八哥博士：

論才能當然不止一般，

講物競能活的不限于語言：

孔雀君就只爲生有一副好樣子，

也能够博得他愛人心死。

孔雀私語：

別裝癡又來提到我，

你唱歌願自找你的老婆！

你能幹我再也不妬羨，

講戀愛要她們心願。

八哥博士全不理會孔雀，又說道：

火雞公拙劣又是個白癡子，

仍然是有女人愛彼戀彼。

這樣事也得講錢，

問問他就可了然！

火雞是真如八哥博士所說的很笨的一種鳥，心中明白八哥博士是在損牠，却又不會反對，就悄悄的問孔雀：

大叔，你剛才說得是甚麼話？

我想要把這話借用一下：

我又并不像蓬雀娶親論價買賣，

我不干心他把我來罵得那樣壞！

老鴿勸火雞：

那話語是說你這老爺人好命好，

爲甚麼爲這事也要煩惱？

就讓他唱的歌唱得再動聽，

就送給姐兒們姐兒們也不開心。

八哥博士：

阿鳳是中國遊記

母水鷄身子兒弱得可憐，

愛她的就因為嬌小好玩；

梁山伯身上氣味真香（？）

但是他仍然有奶奶合他同床！

公水鷄同祝英台輕輕的罵：

我疼的是我真心所疼，

懶和你誇嘴光棍稱能！

把牛肉切絲兒來炒韭菜，

香不香臭不臭是我自己所愛！

八哥博士：

爛毛鷄樣子真不怎樣高明，

因勇敢能打架便有太太一羣。

有些鳥歡喜的是這類英雄樣子，

其實是到頭來都是該死！

鷄公在先聽到不提到自己倒以為八哥博士的話真給他樂，此時可忍不住了。

你媽的，你媽的，你下來吧，

你老子這時節便同你打一架！

百靈
黃雀：

說到英雄英雄便想顯本事，

我知道這類鳥是受不得一點氣！

鬧雞，平素是被雞公欺慣了的，見有攻擊雞公的，就同這百靈黃雀說：

也不過揀柔弱的欺侮欺侮，

說他愛戴高帽子倒有點兒譜。

雞公：

你媽的你媽的你下來下來，

今天是你不流血我流血！

貓頭鷹怒聲相凌，是因為仗在場的鳥多，雞公也沒奈何他。他大聲的說：

今天是博士君為我們演講，

你軍官可不能用武力管領思想！

羣鳥輕輕的附掌又輕輕的附和主席喊：

打倒打倒打倒，

把他逐出會場得了。

鷄公氣急了，在會場上用眼睛輪轉着找尋他的仇敵。麻雀盡全閉了眼睛裝作打盹。鸞鸞是冷笑。鴿子打着哨子。黃雀百靈識風頭也不理會。鸞鸞則倒爲這沈默驚醒了；他們是抱着睡的。當那軍官眼睛一瞥溜到阿麗思小姐身邊時，嚇得她只抖。她耽心這誤解，以爲軍官會疑心「打倒」聲音如許多聲音一樣，全是外國人告給這類鳥喊的。其實她就不很明白這文字的意思，然而看出公鷄爲因這小小聲音的怒氣了。

鷄公只是在場中搗亂，也不讓這學術講演繼續下去。

誰說的誰就把他姓名相告，

看老子有本事問他命要不要？！

誰都不敢再作聲。然而誰都在私下笑着。

母鷄怕生事，一面耽心到生兒育女將來活到這世界上的一切，就帶軟帶硬的勸老爺出這會場。

母鷄：

得了吧，得了吧，這時讓他們稱吓嘎；——

今夜輸了我們還有得是明夜。

凡是事情也就依不得許多，

快快回去我們好起窠！

因了太太的勸告，鷄公只好勉強捺着性子，撇着一肚子氣出去。鷄公引了他太太出去時，是打從阿麗思小姐跟前過去的。阿麗思小姐，看到這個英雄穿起有刺馬距的皮靴子，大腳大手的氣派，也就很敬仰，忙立起來行了一個禮。鷄公似乎以為是阿麗思同別一個打的招呼，就不理不睬的大搖大擺過去了。阿麗思小姐覺得是受了辱了。又覺得這是不念過書受過洗的外教地方，也許是這也為一種上流階級待外國人的禮節。到後就心想這只有回家去問健喜先生，或者可以知道。她又聽到已經要擠到門邊了的鷄公鷄母交譚：

公鷄：看咱老子明天晚上又來，

母鷄：那他們當然是排隊迎接！

座中的羣衆，見是這蠻漢已出了會場，就大樂特樂。

高呼：

打倒，打倒，打倒！！

同志們如今是勝利了。

我們應慶祝我們的成功，

這漢子蠻氣力多兇！

鷄自語

這一次又應當論賞爭功，

其實是「打」的氣力倒不如「喊」的兇！

百靈：

若不是我先喊了一聲，

看你們誰個敢哼！

貓頭鷹：

在方纔，我們是打倒了一個反動派，

這時節我覺得我們好自在！

請諸君仍然要規規矩矩，

喊三聲「民國萬歲」來湊湊趣。

羣衆就又如主席所希望來喊萬歲三聲，且喊八哥博士萬歲，主席萬歲。

主席：

八哥博士美妙的演說還不盡，

我們來張起兩個耳朵聽。

八哥博士：

善於唱歌的羣推夜鶯雲雀，

可是他唱的歌也只能使人相樂：

這優鳥不是餓死也嘔血，
到結果對愛情還一無所得！

黃雀：
百靈：

這話真說得是豈有此理，
我們難道都全是癆病鬼？
心肝，你可以同他們一衆說說。
告他們我倆具愛得如何熱烈！

阿麗思問灰鶴：

那兩個名字叫做夜鶯雲雀，
怎麼樣聲音是這樣囉嗦？

灰鶴：

在中國本來沒有這兩位，
他們是糊糊塗塗來冒名頂替。

阿麗思小姐，很奇怪這兩個詩人，且見到他們那狎暱情形，以為真不怎樣好看。且收拾得頭髮很長，分不出雌雄，大致這就是學得歐洲雲雀裝扮了。

鶴大叔，這便是貴國的詩人，

貴國的詩人是頂名換姓也能？

灰鶴：

那並不是算怎麼奇事，

這兩位用本國調子也自然唱得幾句：

這時人他以為還是身價頂大，

難為情的是你們看得出他是假。

八哥博士：

媚於語言的有時只能吃虧，

永遠是孤零也很可悲：

這當然不是說「中國的雲雀夜鶯」，

中國的雲雀夜鶯前途滿是美人黃金！

孤鴻哭：

我不知我這戀人在那一方，

我聽人說到女人便要斷腸。

老鴿：

勸你到我這兒來寬寬心，

包你就有很好的如意美人！

八哥博士：

我不贊成活在這世界上作光棍

光棍活到這世界上也不起勁！

望諸公得方便也可以嫖虎一點，

再莫讓別一個的青春逃過了你的手腕！

孤鴻，灰鶴，以及一匹新寡的燕子，都爲這話暗暗流淚。

鸞鷲是噙着嗽冷笑，老鴇是點頭首肯的微笑。

鴛鴦水鷄是在這感動下親起嘴來了。

百靈說：

唉，這地方可不是水邊，

調情事且放到明天！

主席眯着眼睛看作他翻譯的那一位。那姑娘是已經有了婆家，然而在主席的一雙逗人眼

睛瞪視下，也未嘗不稍稍動心！

一個扁嘴鴨子用肘子觸那穿黑衣的孤鴻：

你先生生活是孤孤零零，

這在我實在是非常同情：

我想我可以同你作伴，

要問你這先生願是不願？

孤鴻：

我將向天涯海角找尋她去，

謝謝你這奶奶一番好意！

扁嘴鴨：

高山平地草是一樣草，

貧窮富貴人是一樣好：

戀愛是只要有一番真心，

你我有甚麼不能相愛相親？

孤鴻：

請你同天鵝試去說說好，

他此時也正是一個新孤老。

扁嘴鴨：

談愛情原只是相等相對，

爲甚麼醜小鴨就單單不配？

我們原可以算是同種，

身雖肥怎麼去戀愛倒懂！

閩鷄同蝙蝠說：

看不出嘴吧扁的也會說話，

無怪乎人都說怕同鴨子相罵

蝙蝠點着頭，不久又同扁嘴鴨說：

他說你想天鵝想得發瘋，

請想想這話語說得多兇！

扁嘴鴨：

他刻薄我我那裏能怪，

他是個公鷄愛母鷄也愛！

講愛情誰能夠及他得的多？

我見過野鷄也稱他爲大阿哥！

野鷄勸閩鷄：

別理他，別理他，

這窮小子是正想到各處用嘴啄！

你若同他交過譚一次，

他就到處說你同他頂相契。

正在親嘴的鴛鴦之類全笑了。鴨子極其傷心的一蹙一扭走出會場，預備想投水，阿麗思小姐，明白她的行爲，就拉着她坐在自己坐邊一個空位子上。說，別傷心了，我們可以看畫眉唱曲子。

灰鸚同南京母鴨是相熟的，這扁嘴姑娘是那太太的姪女，且知道這鴨子的可憐處，就摩她的頭。因爲有憐恤她的，就更覺心中有一種酸東西在湧，她是扁起個嘴吧哭了。

百靈：

我早明白嘴吧扁的會說也就會哭，

只可惜這眼淚不能像姑姑滴成油珠。

灰鸚：

老弟這樣的善於把別個取笑，

我以爲這行爲似乎不很高妙。

百靈：

善風刺據說是一「思想界權威」，

我不學怎麼能實至名歸？

蕭麗鳳主席：

安靜下來，安靜下來，安靜下來！

且聽聽我們可尊敬的先生結束這問題。

八哥博士：

我們已在此地如此久坐，

想必是大家都有一點肚餓：

我感謝今晚上在座諸君，

全能夠很規矩把我話聽！

散會了，還留在台上的八哥博士只是點頭。大家是拍掌。阿麗思小姐也拍掌不止。灰鶴立起來要走，恐怕阿麗思小姐忘了明天的約，又打了一次招呼。扁嘴鴨也站起來，但扁扁膜膜同阿麗思小姐點頭，又像要想說什麼話。

阿麗思小姐就問：

姑娘，有甚麼事情要告？

扁嘴鴨：

有是有，只怕說來要笑。

阿麗思：

不要緊，不要緊，

我這人頂怕含混。

扁嘴鴨：

我見你爲人太溫柔，

我願意作你的丫頭。

她不願再聽阿麗思小姐的回答，只把心思訴過後，就飛跑去了。阿麗思小姐想拉到她問「丫頭」是甚麼東西。然而那醜小鴨已走去了。阿麗思心想：丫頭大約是同帽子洋傘一類用具，也就不想了。

貓頭鷹主席，當散會時把八哥博士拉著不放，私下告他回頭應當同台下儘只搗亂的那兩個中國夜鶯雲雀聯絡一下，省得下一次到別處演說又遇到這搗亂事情麻煩。八哥博士笑笑的全答應下來。於是他們不久就在阿麗思小姐的觀察下握手了。

百靈同黃雀出門時節，阿麗思小姐是在他們後面一點的。就聽到他們討論到適間見面的事。

百靈

八哥博士同我真要好，

他說我們原都是同調！

他又問我是住在甚麼地方，

他說是他不久好去旅行！

阿麗思小姐聽到這詩人押走了韻，就在心中笑，才知道本國人用本國字，下蠻漢也有一時湊不來。但他黃雀同伴却不下批評，又在說，她也就不再去管這個「行」字應改一個甚麼字才妥貼了。聽黃雀：

在先原是一點小小誤會，

這誤會想起也真無味。

見了面也就瞭然，

以後是大可以結伴同玩！

百靈：

請想想此時節同志有幾個？

爲團結大家真應當將私見打破！

黃雀：

只是那壞主席會告他我們一切，

我意思縱携手也莫太露本色。

他們在將分手時，是極其客氣的點頭，說再見，說晚安，且說，——
百靈對黃雀說，

老哥，我勸你還是同時保守了卜課本領，
放棄了去作詩也算大損。

聽到說最近來南征北伐，
還是要離不了你同龜甲！

黃雀：

我也希望你發很學點外國調子，
也好到將來成一個漂亮博士。

出會場，大約是有三點鐘四點鐘光景。天上沒有月，只一些小星星映着眼。阿麗思小姐各處望，找不到儼喜先生的車子，就糊糊塗塗隨到一些回家去的白鶴背後走着。不知在甚麼地方，只聽到像琴鳥的歌聲，——

是如此良夜風清，

回家去請螢作燈！

到後阿麗思小姐，當真就用兩匹螢火虫照路到家的。

西京通信(二)

西澄

幾種並不科學的統計

偶然買了一本「文藝春秋社」出版的「文藝自由日記」，無意中找到了些很感興味的材料，把它綜合理理起來，我覺得，對於日本現代文學同世界學的關係得到的智識，大約不見得抵不上讀一兩篇洋洋灑灑的論文吧，而且也許反倒比較的可考。

這本日記裏附插了一百零五個現代生存着的文學作者的寫真，和每人對於幾個問題的答。這一百零五個作家中，有第一流的文豪，也有二三流的作文匠，有多少年聞名的宿儒，也有剛出茅廬的新進，一言以蔽之，很可以看作日本現代文壇的縮圖。

他們回答的第一個問題是不論東洋或西洋，過去或現在，作答案者最愛讀誰的作品。除了沒有表示或沒有具體表示的二十人左右，我們發見每人同時並舉東西洋的作家的有四十幾個人，單舉西洋作家的有三十人左右，單舉東洋作家的不到十個人。（我沒有寫確實的數目，因為我的對於數目向來很嬌虎。就是下文舉的數目，也不敢說沒有絲毫的出入。）我們再看一看，他們舉出來的是些什麼人。

西洋方面如下：

- Dostoevsky 俄國 陀思妥夫斯奇（舉他的有十八人）
Tolstoy 俄國 契訶夫（十七人）
Tolstoy 俄國 託爾斯泰（十六人）
Turgenev 俄國 屠格涅夫（十一人）
Poe 美國 普阿倫（七人）
Strindberg 瑞典 司德林特堡（六人）
Hugo 法國 魯俄（六人）
Balzac 法國 巴爾扎克（五人）
Schitzler 奧國 顯尼志勞（五人）
Maupassant 法國 莫泊桑（五人）
Artyshashov 俄國 阿志拔綏夫（五人）
Goethe 德國 哥德（五人）
Shaw 英國 蕭伯納（四人）
Zaytsev 俄國 柴策夫（四人）
Philippe 法國 裴立帕（四人）

Jbsen 挪威 伊卜生(三人)

Zola 法國 左拉(三人)

Kuprin 俄國 古普林(三人)

Roland 法國 羅蘭(三人)

此外有二人提出的，俄有 Gorky, Andreev, Ropschia, 法有 Verlaine, 比有 Maeterlinck, 英有 Shakespeare, Wordsworth, 小泉八雲、美有 Jack London,

有一個人提出的，英有 Charles Lamb, George Gissing, Synge, Keats, George Moore, Blake, Hardy, Wells, Lawrence, Dickens, 法有 Rostand, Merime, France, Moliere, Voltaire, Flaubert, Stendhal, Musset, 俄有 Gogol, Lermontov, Kropotkin, 德有 Heine, Hauptmann, Hoffmann, 美有 Whitman, O'Neill, Upton Sinclair, 古代有 Homer, Virgil, Dante. (還有幾個名字，沒有法子寫下來，因為日本書中的外國人名，都用日本字母拼，有些我們想不出是誰來，而且大約有些俄國名字，固陋寡聞的我也實在沒有聽見過。)

東洋方面如下：

井原西鶴 古(十一人)

松尾芭蕉 古(九人)

近松門左衛門 古(七人)

志賀直哉 現(六人)

國本四獨步 現(六人)

一茶 古(六人)

正宗白鳥 現(四人)

夏目漱石 現(四人)

芥川龍之介 現(四人)

樋口一葉 現(三人)

德田秋聲 現(三人)

川端康成 現(三人)

此外二人提出的日本方面有田山花袋，幸田露伴，永井荷風。森鷗外，廣津和郎；橫光利一，菊池寛，人磨，清少納言，正岡子規，白井喬二等，中國方面有杜少陵，李太白，王摩詰。

一人提出的日本方面岡本綺堂，佐藤春夫，岸田國士，石川啄木，十返舎一九，里見弴，谷崎潤一郎，島崎藤村，紀貫之，紫式部，坪内逍遙，有島武郎，二葉亭四迷，蕪村，瀧澤馬琴，小川未明，近松秋江，宇野浩二等。中國方面有陶淵明，施耐庵。

第二個問題是不論內外的名著，作答者以為那一本最可以引文學志望者的青年上文學之途的。對於這一個問題，有五十七人沒有切實的答覆，一人同時並舉東西洋作家的有二十人，單舉西洋作家的有二十一人，單舉東方作家的只有六人。

西洋方面，最多數又是俄國的三個人：

託爾斯泰（二十人）有八人特別舉他的“Anna Karenina,” 四人舉“War and Peace”

此外舉到的有“Resurrection,” “What is Art? What Shall We Do?”

陀思陀夫斯奇（八人）舉特別出的書名有“*The Brothers Karamazov*,” “*Crine and Punishment*.”

契訶夫（四人）

此外三人提出的有屠格涅夫（「獵人日記」），普阿倫，盧騷（*Confession*）「聖經」。二人提出的有克魯泡特金（“*Russian Literature*”），巴爾扎克（“*Pere Goriot*”），哥德（「少年維特之煩惱」）司德林特堡，羅蘭（“*Jean Christophe*”）莎士比亞（*Hamlet*）。一人提出的有但丁（“*Divine Comedy*”）蕭伯納，莫里哀，波特萊爾（“*La Fleur der Mal*”）莫泊桑，左拉，蕭伯納，Whitman, Upton Sinclair, George Eliot, “*Journal of Amiel*,” “*Decameron*,” Ropschis（「灰包馬」）Brandes（“*Malis Courante of 19th Century Literature*”）Merezhkovsky（“*Tolstoy and Dostoevsky*”）Guyau

(「L'Art au point de Vue socio logue」)等。

東洋方面：

西鶴(六人)「好色一代女」

近松(三人)

漱石(三人)「草枕」，「文學論」，「全集」。

二人的有「源氏物語」，「萬葉集」子規(「仰以漫錄」)芭蕉。

一人的有「今昔物語」，菊池寬(「冷眼」)，志賀直哉(「夜之光」)北原(「白秋詩集」)，廚川白村(「近代文學十講」)蕪村，坪内逍遙，馬琴，二葉亭，泉鏡花(「高野聖」)等，加上中國的「詩經」「水滸」「杜詩」「老子」。

看了這樣的一個統計，雖然不能斷定某一作家在日本的號召力——尤其是日本本國的作家，例如川端康成，橫光利一是新進的作家，舉他們的也就是他們同派的新進作家——可是普通一般的趨勢却很可以給我們一個把握。我們可以看出，日本現代文學所受的影響，西洋比東洋方面重要得多，而西洋方面，最受歡迎的是俄國，其次是法國，至如英國，除了愛爾蘭的蕭伯納外，沒有一個夠有被三個人以上提出的資格。我們又可以看見，所謂西洋文學，實在只是十九世紀以來的西洋文學。被三人以上提出的，只有哥德可以算是一半十八世紀的人，此外數十人中也只有莎士比亞，莫里哀，但丁，佛其爾，荷馬，服爾德，勃來克等寥寥

六七個人是十九世紀以前的人。同時中國文學的影響是微乎其微了，而舉出的四五個中國作家，却除了施耐庵外，沒有一個不是唐及唐以前的。

日記後的附錄中有四百四十文士的略歷。我們一翻這極簡略的略歷，又很驚異的發見四百四十人中，有二百八十餘人是進過大學，四五十人到過歐美。他們在大學時所選的科目，沒有一一說明，可是單就說明的來計算，二百八十餘人中，却有一百三十人左右選的是外國語，而英文又占了一百以上——曾在早稻田大學英文科肄業的就有八九十人。——此外沒有入大學而在外國語學校肄業的又有二三十人，在高等學校或相當的學校讀過書的更多，我們一想日本高等學校出來的學生就常常可以讀兩種外國文的參攷書，那麼我們說日本的作家，即使不能人人都讀原文的外國著作，十分之八九總可以不用依靠本國的翻譯才能與世界作家接近，大約不是不近情理的計算吧！

十七，四，八，佛生日。

若遜久孀新彈詞

鄧以整譯

實價一角二分
現已出版

「若遜與久孀」是莎士比亞的傑作之一，其中的「園會」一場，尤其蕙媚纏綿，令人百讀不厭。現由鄧以整先生用彈詞的新調，把有情人的心曲極委婉的表現出來，花前月下，人手一編，相與共讀，那末莎翁名劇的流風餘韻，一定更可以叫我們倍增快樂。加之這本小書印刷精良，插圖珍貴，裝訂美麗，拿它做饋贈的禮品，尤其清雅別致。

上海望平街 新月書店 發行

新月書店出版章程

甲 抽版稅辦法

- 一·稿件去取由本店編輯部稿件審查委員會定之
- 二·稿件得由本店商同作者刪之
- 三·版權歸作者保留但發行權則歸本店
- 四·最先二千部版稅由審查委員會酌定以百分之十五至百分之二十計算此後每二千部增加百分之二以加至百分之二十五爲止
- 五·支付版稅於本書出版後每四個月結算一次
- 六·作者如欲預支版稅得與本店協商但其數目不得過每版版稅總數四分之一
- 七·本書出版時每版送作者十部過此數時作六折計算所取之書概無版稅
- 八·印刷方面如作者須特別講究而定價不能過高或不易銷售者其版稅另議
- 九·作者如因特別原因欲取回原書時須得本店同意且須遵守下列二項
 - A 須待已印之書銷完
 - B 須算還排版及打紙版之費用紙版由作者收回

乙 賣版權辦法

- 一·書稿交來後須經本店編輯部稿件審查委員會審定去取
 - 二·稿件得由本店商同作者刪改之
 - 三·書籍由本店發行版權即歸本店所有
 - 四·稿費每千字自三元至八元（但曾經發表過之稿件其稿費得酌量減少）由審判委員會酌定之
 - 五·稿費支付日期由作者與本店商定之
 - 六·書本大小格式定價及部數等概由本店規定之但作者亦得參加意見
 - 七·本書出版時每版送作者十部作著購買本書按六折計算
- （附註）本章程得隨時修改之

通訊處

上海

法租界
華龍路

新月書店編輯所

新 月 書 店 出 版

國 劇 運 動	余上沅編	實價五角五分
再 屬 人 的 藝 術	秋 郎 著	實價三角五分
白 話 文 學 史	胡 適 著	甲種一元六角 乙種一元三角
小 青 之 分 析	潘光旦著	實 價 五 角
左 傳 真 偽 攷	陸侃如譯	實價四角五分
國 民 外 交 常 識	陳耀東著	下 月 出 版
中 國 之 家 庭 問 題	潘光旦著	甲種九角五分 乙種八角
人 文 生 物 學 論 叢	潘光旦著	實價六角五分
蘇 俄 評 論	世界室著	實價五角五分
近世資本主義發展史	胡鴻勳譯	實價六角五分